

凱旋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要什麼啊？」侍者問雷維克道。

「給我一杯——」

「一杯什麼？」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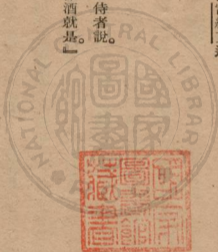
「我不明白你，先生，」侍者說。

「隨便什麼。給我一杯酒就是。」

「卑爾諾酒好嗎？」

「好的。」

雷維克闔上了他的眼睛。却又慢慢地睜開了。那個人還坐在那兒。這一次總不會看錯。



了。

哈蓋坐在門口的一張桌子邊。祇有他一個人，正在吃東西。桌子上放着一個銀盤，裏邊盛着兩個半隻大海蝦，和一瓶浸在冰桶裏的香檳酒。一個侍者站在他桌邊，正在拌着萵苣和番茄的生菜。這些情形，他看的太清楚了，彷彿在他眼睛的背後，鏤上了一塊封蠟的浮雕。當哈蓋伸手去從冰桶裏拿出那瓶香檳酒來的時候，他還看見他手上的紅寶石名字戒。他記得這個戒指，也記得這一隻白胖的手。那是在刑訊過後昏迷的夢魘中看見的，當時他在笞刑台邊暈厥之餘，便從昏迷之中給擲到了強烈的燈光下——哈蓋站在他面前，小心翼翼地退後了一步，免得讓澆灌雷維克的水，沾濕了整潔的制服——他曾伸出了那張白胖的手，指着他用一種柔和的聲音說道：「那還祇是開始呢。還沒有開始多少呢。現在你總可以以把那些人的名字告訴我們了吧？是不是還要我們繼續用刑？我們還有許多種刑罰。你的指甲還沒有受傷啊，我看見的。」

哈蓋抬起了頭來。他凝望着雷維克。雷維克鼓足勇氣，坐着不動。他拿起了那杯卑爾諾酒，呷了一口，勉強將視線移到了生菜上，彷彿調製得很能引起他的興趣似的。他不知道哈蓋會不會還認識他。驀然間，他覺得自個兒的背上，一下子全給濕透了。

8435-3
37
V.3
隔了一會兒，他又望了望那張桌子。哈蓋在吃着大海蝦。他吃着的時候，眼望着他的碟子。他那光禿的頭頂，反耀着電燈的光芒。雷維克望了望四周。這地方擁擠得很。什麼事都不能做。他身上既沒有帶武器，而且萬一撲到哈蓋的身上，一下子就會有十來個人把他推回去的。於是兩分鐘之後，警察也會趕來。除了耐心地等着，停會兒跟蹤哈蓋之外，便沒有別的辦法了。首先要找出他的住址。

他勉強地抽着烟，不再向哈蓋望，直到他吃完了。然後他慢慢地，彷彿尋找什麼人似的，瀏覽着四周。哈蓋剛把大海蝦吃完。手裏還拿着一塊食巾，正在抹嘴。他不是用一隻手抹的，却用兩隻手在抹。他把食巾捏得很緊，然後輕輕地抹着他的嘴唇；先抹上唇，再抹下唇，彷彿女人在抹掉嘴上的口紅。在那麼抹着的時候，他又凝望着雷維克。

雷維克把視線移開了。他覺得哈蓋還在凝望着他。便招呼侍者，再要了一杯卑爾諾酒。另外一個侍者，其時正忙着在哈蓋的桌子上侍候。他把大海蝦完什麼的收拾了起來，將空杯斟滿了酒，又送了一碟牛酪給他。哈蓋指着一塊放在草墊上的融解的乾酪。

雷維克又抽了一枝烟。隔了一會兒，他從眼角上又瞟到了哈蓋在瞞他。這決不是偶然的事。他覺得自己的皮膚在皺縮。也許哈蓋還認識他——他在侍者過身時便招呼住道，

「你能把卑爾諾酒送到外面去嗎？我想坐到花壇上去。那邊涼快點兒。」

侍者踮腳了一下。「假如你在這兒付了賬，那比較方便點兒。在外面招呼的是另外一個侍者。然後我把你的酒杯，送到外面來給你。」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從口袋裏掏出一張鈔票。「那我可以在這兒喝掉這一杯，到外面再去要。這樣就不至於攪不清楚了。」

「那也好的，先生。謝謝你，先生。」

雷維克還是慢慢地把那杯酒喝乾了。哈蓋在傾聽着，他知道雷維克在說話的時候，他曾經停下來不吃。現在，他又繼續在吃東西了。雷維克又緘默了半晌。假如哈蓋還認識他，那麼惟有一個辦法：裝作不認識哈蓋的樣子，繼續偷偷地看住他。

隔了幾分鐘之後，他便站起身來，閒散地蕩了出去。外面，幾乎每一張桌子上都坐滿了客人。雷維克立了一會，纔找到了一張可以望得見裏面哈蓋的一角的桌子。哈蓋他自己看不見他，可是他要是出去，雷維克却可以望得見他的。他要了一杯卑爾諾酒，立刻把眼付掉了。他想隨時可以出去跟蹤的。

「雷維克——」有人在他旁邊招呼了。

他陡然的一怔，彷彿有人打了他一下似的。原來是瓊恩站在他旁邊。他便向着她瞪視。

「雷維克——」她又重複地招呼着。「你還認識我嗎？」

「哦，當然囉。」他的眼睛，還望着哈蓋的桌子。侍者站在那兒，把咖啡送來了。他屏息着。

時間還來得及。「瓊恩」他費力地說。「什麼風兒吹你到這裏來的啊？」

「什麼話！什麼人都可以每天上福奎來的。」

「祇有你一個人嗎？」

「是的。」

他發覺她還是站着，可是他自個兒却坐着。便一骨碌立起身來，然而站的地位，還是可

以斜覷到哈蓋的桌子。「我說不出所以然。可是你必須離開我。」

「我要等着。」瓊恩坐了下來。「我倒要看看那個女人是怎樣的。」

「什麼女人？」雷維克摸不着頭腦地問。

「你等着的那個女人。」

「那不是女人。」

「那麼還有什麼人呢？」

他望着她。「你竟然不認識我了，」她說。「你要打發我走開，你很興奮——我知道一定有什麼人的。那我就看看到底是個什麼人。」

五分鐘呢，雷維克想。也許竟要十分鐘甚至一刻鐘吧，咖啡纔會喝完。哈蓋也許會再抽一枝紙烟。也許抽一枝雪茄。他一定要把瓊恩先打發開的。

「好的，」他說。「那我也沒有辦法。可是請你坐到別的地方去。」

她沒有回答。她的眼光變得更尖利，臉色也變得更緊張了。

「那不是女人，」他說。「就說是女人，鬼知道也跟你有什麼關係啊？別再自鬧笑話了，你自個兒跟戲子在鬼混，却還裝作這麼吃醋呢。」

瓊恩並沒有回答。她轉到他剛纔在張望着的方向，企圖發現他在張望着的那個人。「不要那樣，」他說。

「她難道跟另一個男人在一起嗎？」

突然雷維克坐了下來。哈蓋一定聽到他剛纔所說的，要坐到花壇上來。假如他還認識他的話，他一定會懷疑，一定會找他在哪兒的。真要是那樣，那麼跟一個女人坐在這兒，不但

無妨，反而更見得若無其事了。

「好的，」他說，「你就就在這兒。你所想的，完全無稽。我到相當時候，就會立起身來出去。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招呼出差汽車，可是不要跟着我走。你也辦得到嗎？」

「你爲什麼這樣神祕啊？」

「我不是神祕。這兒有一個多年不見的熟人。我想知道他的住址。就是這麼回事。」

「那麼，不是一個女人了？」

「不是。那是一個男人，可是我不能再告訴你什麼。」

侍者站在桌邊。「你要喝點兒什麼？」雷維克問。

「蘋果白蘭地酒。」

「一杯蘋果白蘭地酒。」侍者蹣跚着走了。

「你不想也來一杯嗎？」

「不。我正在喝這個酒。」

瓊恩端詳着他。「你不知道，有時候我真是多麼的恨你。」

「那也許是。」雷維克眺望着哈蓋的桌子。酒杯，他想。震顫的，流動的，閃爍的酒杯。那街

道，那桌子，那人羣——都沉溺在抖索的酒杯的膠液裏。

「你很冷酷，你很自負——」

「瓊恩，」雷維克說，「我們過些時候再談這個吧。」

侍者把酒杯端到她面前的時候，她沒有說什麼話。雷維克立刻就付了賬。

「你把我弄成了這樣，」她於是挑釁似地說道。

「我知道。」這一下他看見哈蓋的手攔在桌子上，那隻白胖的手伸出去拿糖。

「都是你！不是別人，都是你！你從沒有愛過我，祇是玩弄着我，你明知我愛你，却從沒有

認過真。」

「那是確然的。」

「什麼？」

「那是確然的，」雷維克這樣答道，連望也不望她一眼。「可是過後就會兩樣了。」

「哦，過後！過後！到那個時候啊，什麼都翻倒了。那個時候啊，就太遲了。這是你的過失。」

「我知道。」

「不要跟我這樣子說話！」她的臉色，蒼白而忿恚了。「你甚至連聽都沒有聽我呢！」

「我是的。」他望着她。講吧，談點兒什麼，不管說的是什麼事。「你跟你的演員打過架嗎？」

「打過的。」

「那就會過去的。」

騎角上騰出一縷藍色的烟霧。侍者又在斟着咖啡。哈蓋彷彿在防備。「我應該可以否認的。」瓊恩說道。「我應該可以這麼說，我是偶然到這兒來的。可是我沒有。我真是在找尋你。我要離開他了。」

「那便是一個人常常想做的事。那是一部分的事。」

「我真是怕他。他恐嚇我。說要打死我。」

「什麼？」雷維克突然抬起頭來。「什麼話啊？」

「他說，他要打死我。」

「誰啊？」他剛纔祇聽到了一半。這時候纔恍然了。「哦，原來如此！你不必相信的，可不是嗎？」

「他的脾氣纔可怕呢。」

「胡說！嘴裏這樣說的人，事實上就不會這麼做的。至少一個演員是如此。」

我在說着些什麼啊？他想。這些都是什麼啊？她到這兒來幹嗎？一種聲音，一張臉，掩蓋了喧騰於我耳際的咆哮。這又與我什麼相干啊？「你爲什麼儘告訴我這些個事情？」他問。

「我要離開他了。我要回到你這兒來了。」

假如他搭上了出差汽車，那麼等我招呼一輛的時候，至少還要幾秒鐘的時間，雷維克想。等我的出差汽車開動，也許已經太遲了。於是他站了起來。「等在這兒。我去一下就回來的。」

「你要作什麼——」

他沒有回答。

他急急地穿過了街道，招呼了一輛出差汽車。「這兒是十法郎。你能等我幾分鐘嗎？裏邊我還有點兒事情。」

那司機看了看錢。然後又望了望雷維克。雷維克擠了擠眼睛。那司機也擠了擠眼睛。他慢慢地把鈔票捲了過來。「那是額外的，」雷維克說。「你知道爲什麼——」

「我懂得。」司機微笑着。「好的，我就停在這裏。」

「你停得可以一下子就開動的。」

「好的，頭目。」

雷維克又從人叢中推擠了回去。突然他的喉嚨緊張了。他看見哈蓋站在門口。他沒有聽見瓊恩說的話。「等一下！」他說。「等一下！祇要一會兒！祇要一秒鐘！」

「不。」

她立了起來。「你會懊悔的！」她幾乎要哭了。他却勉強地微笑着。他緊緊地捏着她的手。哈蓋仍然站在那兒。「坐下來，」雷維克說。「一秒鐘。」

「不！」

她的手，在他緊握中倔強着。於是他鬆開了。他雅不願發生什麼事情。她急急地離開，擠過門口邊的那幾排桌子。哈蓋盯視着她。又慢慢地回過頭去瞧雷維克，然後再望瓊恩出來的方向。驀然間，他那太陽穴裏的血液，轟響了起來。於是他打開了皮夾，裝作找尋什麼東西的樣子。他注意着哈蓋正在桌子的行列間慢慢地走着。便若無其事地望着相反的方向。這個方向，哈蓋一定得經過的。

他等着。時間彷彿過不完似的。突然他給一陣灼熱的恐怖劫住了。萬一哈蓋轉過身去，

怎麼辦呢？於是他倏然地轉過了頭。哈蓋果然已經不在那兒了。不在那兒了。這一會兒，彷彿一切都在他周圍打轉。『你允許我嗎？』有人在他旁邊問。

雷維克却並沒有聽到。他望着那扇門。哈蓋並沒有回進酒店裏面去。跳起來，他想，追踪他，還是應該設法釘住他的。其時那聲音，又在他背後響着了。他轉過頭去，瞧着原來哈蓋從他背後繞了個圈子，已經站在他的旁邊了。他指着那把瓊恩坐過的椅子。『你允許我嗎？』別的桌子都已經客滿了。』

雷維克點點頭。他沒有能力說什麼話。頭裏的血，已經乾涸了。血在衰退着，衰退着，彷彿流到了椅子下，離開他軀體，讓他祇賸一隻空皮囊。他將自個兒的背緊壓着椅子的背。面前還放着他的酒杯。還有乳白色的液體。他便拿了起來，喝着。酒杯很重。他望望那個酒杯。酒杯還是好好地在他手裏。震顫的，原來是在他的血液裏哪。

哈蓋要了一杯攪着利口酒的白蘭地。一杯很陳的酒。他說的是法語，却雜着很重的德國口音。雷維克招呼了一個報童。『巴黎晚報。』

報童小心翼翼地望着那門口。他知道那個販報的老太婆，就站在那兒。他把報紙摺疊着，遞給了雷維克，彷彿出於偶然似的，抓起銅子，一溜烟出去了。

他一定認識我的，雷維克想。否則他爲什麼來呢？他倒還沒有想到咧。現在啊，他祇能耽着，再瞧哈蓋的動靜了。

他檢起了那份報紙，看着大標題，又放回到桌子上。哈蓋望着他。「好晚色啊，」他用德語說道。

雷維克點點頭。

哈蓋微笑了。「眼光不壞呢，呢？」

「當然囉。」

「我在裏邊，就已經看見你了。」

雷維克凝神而又冷淡地點點頭。他簡直緊張到了極點。他想像不出哈蓋的用意。哈蓋不會知道雷維克在法國是非法的。可是也許祕密警察連這個都知道呢。不過縱然如此，也還是來得及的。

「我一下子就認出你了，」哈蓋說道。

雷維克望着他。「那個疤痕，」哈蓋說着，便指了指雷維克的額角。「是學生團的團員。所以你一定是在德國讀過書的。」

他笑了起來。雷維克仍然望着他。這是不可能的！這太可笑了！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氣，突然覺得寬慰了許多。哈蓋還一點也不知道他是誰。他以為他額角上的疤痕，乃是決鬥時留下來。於是雷維克也笑了起來。他跟哈蓋一起譁笑着。他不用指甲刮着自己的手掌，來止住不停的譁笑。

「對不對啊？」哈蓋問道，露出一種傲然的愉快。

「是的，對極了。」

他額角上的疤痕。是在秘密警察總部的地窖裏，他們把他毆打出來的，原是哈蓋目擊的事情。鮮血迸流到他自己的眼睛和嘴裏。而現在，哈蓋就坐在這兒，却誤認為決鬥時留下來的疤痕，而他自己還這樣地誇說着。

侍者把哈蓋的白蘭地送來了。哈蓋彷彿一個鑒識家似地聞嗅着。「這是這兒的好東西！」他說道。「多好的高涅克！否則——」他向雷維克擠了擠眼。「一切都不堪。盡是些坐獲漁利的傢伙。他們但求安全和舒適的生活，此外便不需要什麼了。跟我們比起來，真是無可救藥啦。」

雷維克想，他是不能說話了。他想，假如他說話，他一定搶過他的酒杯，擲在桌子的邊緣。

上碰碎了，撿起一角尖銳的碎玻璃，挖進哈蓋的眼睛。他便小心翼翼地，費力地拿起了酒杯，喝乾了酒，却又輕輕地放下。

「那是什麼啊？」哈蓋問。

「卑爾諾酒。苦艾酒的代替品。」

「哦，苦艾酒。使法國人陽萎的便是這種酒嗎？」哈蓋微笑着。「原諒我！倒不是故意對個人有什麼不敬。」

「苦艾酒是禁喝的，」雷維克說。「這是一種沒有害處的代替品。據說，苦艾酒足以使人不育，倒並不是陽萎。所以苦艾酒是禁喝的。這是大茴香。味道有點兒像甘草水。」

倒是有效的，他想。倒是有效的，一點兒也沒有興奮。他能夠輕鬆而流利地應對着。在他心靈的深處，固然翻騰着騷動，嘈雜而黑色的——可是在表面上，却還是顯得很甯靜呢。

「你住在這兒嗎？」哈蓋問。

「是的。」

「你住在這兒很久了嗎？」

「常住的。」

「我知道了，」哈蓋說道。「一個僑居在外的德國人。生在這兒的嗎？」

雷維克點點頭。

哈蓋喝着他的白蘭地。「我有幾個很好的朋友，都是生在外國的德國人。我們元首的代表，生在埃及。羅生柏格，生在俄國。戴萊是從阿根廷來的。那是政治的感召，可不是嗎？」

「就是哪，」雷維克答道。

「我也覺得如此。」哈蓋的臉上，露出一種滿意的光彩。於是他隔着桌子微微地鞠了一躬，而同時，彷彿他的腳跟在桌子下立正。「再說——還沒有請教尊姓大名——我是叫

豐·哈蓋。」

雷維克也照樣禮貌一番。「霍恩。」這是他從前的假名之一。

「豐·霍恩嗎？」哈蓋問。

「是的。」

哈蓋點點頭。他顯得更親熱了。原來邂逅了一個跟他同樣世第的人。「你對於巴黎一定很熟吧？」

「還好。」

「我不是說那些博物院之類。」哈蓋彷彿一個江湖漢似地猶笑着。

「我知道你的意思。」

這個阿利安種的超人，居然想狎遊了，可是他却不知道門徑，雷維克想假如我把他帶到什麼隱僻的角落裏去，一家生意清淡的小酒店，或者一家冷落的娼寮——他一定會立刻加以考慮的。有些地方，他不至於被驚擾被麻煩的。

「這兒，什麼有趣的玩意兒都有的吧，呢？」哈蓋問道。

「你到巴黎很久了吧？」

「我總是隔這麼一星期來這兒兩三天。一種偵查的任務，很重要的。我們在去年，來這兒建立了幾件工作。進行得很好。我當然不便說出來，可是——」哈蓋笑了起來——「你在這兒啊，差不多什麼東西都有得買。真是一個腐敗的地方。我們所要知道的事，也差不多都知道了。我們簡直可以不必找什麼情報的。他們自個兒會送來。叛國的工作，彷彿愛國工作那樣地在做。這便是黨派制度的結果。每一個黨派，爲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出賣別人，出賣祖國。可就便宜了我們。在這兒，我們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們有相同的政治信仰。在最有地位各種圈子裏。」他拿起了酒杯，一看是空的，便又放下了。「他們甚至都沒有武裝。他們以

爲，要是他們解除了武裝，我們就不會要求什麼的。假如你知道了他們的飛機和坦克的數目，對於這批自殺候補者，一定會笑痛肚子呢。」

雷維克傾聽着。他聚精會神地傾聽着，可是一切都在圍着他蕩漾，彷彿一個清醒前的殘夢。那些桌子，那些侍者，那種夜生活的甜蜜的騷擾，那些汽車的閃耀的行列，那顆屋子上空的月亮，那些屋子前面的彩色霓虹燈——以及坐在他對面，戕害他身體的，這個惡貫滿盈的饒舌的兇手。

兩個穿着短裝的女人走過了。她們向雷維克微笑着。那是奧雪里斯的伊凡蒂和瑪茜。她們今天也是例假。

「妙啊！Donnerwetter！（德語：原義雷雨，借作驚人的呢！）」哈蓋說道。

一條岔路，雷維克想。一條湫隘的僻靜的岔路——祇要我能夠把他帶到那兒。或者，帶他到「森林」裏。「那兩個是靠愛情維持生活的女人，」他說。

哈蓋盯着她們看。「她們倒是很漂亮的呢。這兒的人，都知道這一套的嗎，是不是啊？」他又要了一杯白蘭地。「我能敬你一杯酒嗎？」

「多謝，我還是喝這種酒。」

「這兒大概有很迷人的娼寮吧。那些演奏音樂和表演這一類玩藝的地方。」哈蓋的眼睛裏閃着光。這光芒，正如他幾年以前，在地窖的陰森燭光下，閃着的一樣。

我不應該再去想它了，雷維克想。不應該在現在。「你會去過一個地方嗎？」他問。

「我去過好幾個地方。當然囉，爲了觀察。去看看那些人們，到底沉淪到什麼程度。可是，一定不會是最標準的所在。當然我也得鄭重將事。可能是給指點錯誤的。」

雷維克點點頭。「那你無需乎害怕的。那些個地方啊，旅客們就不會去。」

「你知道那些個地方嗎？」

「當然囉。知道得很多。」

哈蓋喝着他的第二杯白蘭地。他變得更親熱了。以前他在德國的那種顧忌都沒有啦。

雷維克覺得他完全沒有懷疑了。便跟哈蓋說道：「今夜我倒很想去溜躑溜躑。」

「真的嗎？」

「真的。我常常那樣。一個人對於什麼事情，都應該儘可能地學習。」

「對的！完全對的！」

哈蓋向他凝睇了一下。讓他喝醉吧，雷維克想。假如沒有其他的辦法，倒還是讓他喝醉

了，拖他到什麼地方去。

哈蓋的樣子又改變了。他還沒有酒意，他祇是在沉思着，「說也可憐，」他最後纔這樣說道。「我倒真想跟你一塊兒去呢。」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他要避免一切可能引起哈蓋懷疑的形跡。

「今夜我必須回柏林去。」哈蓋望望他的錶。「還有一個半鐘點。」

雷維克十分鎮靜地坐着。我必須跟他同去，他想。他一定住在旅館裏的。決不會是一家私人的公寓。我必須跟他一起到他的房間裏，然後在那兒算計他。

「我在這兒，等着我的兩個朋友，」哈蓋說道。「他們隨時會來的。他們預備跟我一塊兒回去。我的東西，早已經送在車站上了。我們就從這兒，逕直去上車。」

糟了，雷維克想。爲什麼我不帶一枝手鎗呢？爲什麼我竟那樣的愚蠢，近幾月來就一直把以前所發生的事情，認爲是一種錯覺呢？否則我就可以在路上打死他，穿過地下鐵道的入口，設法逃跑啊。

「真是可憐見的，」哈蓋說道。「不過，也許我們下一次可以去。兩星期之內，我還要回來的。」

雷維克又鬆了一口氣。「好的。」他說。

「你住在哪兒？我可以打電話給你。」

「在加爾太子旅館。祇要穿過這一條街。」

哈蓋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本記事冊，留下這一個地址。雷維克望着那張柔弱的俄國紅皮的豪華封面。鉛筆是很細的金桿。這記事冊裏一定記着什麼東西的，他想。大概是叫人家受刑，叫人家死難的那些情報吧。

哈蓋把記事冊放回了口袋。「你剛纔跟她說話的那個女人真是個尤物，」他說。

雷維克給楞住了一秒鐘。「哦，哦——是的，很美的。」

「拍電影的嗎？」

「差不多。」

「相好吧？」

「不過如此。」

哈蓋彷彿沉思似地凝視着前面。「困難在這兒——要跟那些個美妙的女人們攪熟。既沒有足夠的時間，又沒有適當的機會——」

「那倒是可以安排的，」雷維克說。

「真的嗎？你沒有興趣了嗎？」

「對什麼沒有興趣啊？」

哈蓋狼狽地笑了起來。「譬如說，對那個你剛纔跟她說話的女人？」

「沒有一點兒興趣。」

「Donnerwetter，」那可不壞啊。她是法國人嗎？」

「我想是義大利人。還夾雜着一點別的血統。」

哈蓋猶笑着。「不壞。當然囉，我們在德國是決不能這樣攪的。可是到了這兒，一個人就

可以相當的匿名匿姓啦。」

「你是嗎？」雷維克問。

哈蓋愕然了一會兒。然後他猶笑着。「我知道的！當然不是對那些內行人——否則，就

要絕對的匿名匿姓了。再說，我倒想起一件事情來了——你跟那批難民，有沒有來往？」

「很少的，」雷維克小心翼翼地說。

「那真是可憐見的！我們倒很想有點兒——你知道的，情報——我們還可以花點兒

錢——」哈蓋伸起他的手來。——當然囉，你的情形是沒有問題的！即使是最小的新聞

……」

雷維克注意到哈蓋一直在瞧着他。「那是可能的，」他說。「你也說不出來——總有什麼時候會發生的。」

哈蓋把他的椅子搬得更靠近着他。「我的使命之一，你知道的，便是設法裏應外合。有時候真不容易着手。我們有許多人在這兒工作呢。」他彷彿示意似地揚了揚眉毛。「在我們看起來，這是另外一回事，當然囉。這是光榮的事。這是祖國，是不是啊？」

「當然囉。」

哈蓋抬起了頭來。「我的朋友來了。」他把眼目加疊起來以後，又在磁碟裏放了幾張鈔票。「把價錢在碟子裏註明，倒是很方便的。我們也可以到祖國去倡導。」他站起身子，伸出了一隻手。「Auf Wiedersehen, Herr von Horn (德語：「再會，豐·霍恩先生。」)我很高興，跟你相識。兩星期之內，我再打電話給你。」他微笑着。「謹慎點兒，當然囉。」

「當然囉。不要忘記哪。」

「我什麼都不會忘記的。不會忘記一張臉，一個約會。我不能夠忘記。那原是我的本份

啊。」

雷維克站在他面前。他覺得伸出自己的手去，彷彿要穿過一道水泥的牆壁似的。接着他又覺得，哈蓋的手已經握在他自己的手裏了。那隻手是瑣小而柔韌得異樣的。

他站在那裏，猶豫了半晌，然後目送着哈蓋。於是他又坐了下來。突然地覺得自己在哆嗦。隔了一會兒，他付了賬走了。他向哈蓋出去的方向走着。可是驀然又記得，哈蓋和那兩個人一起跳上一輛出差汽車的。也便無意再去驅車追蹤了。哈蓋早已把旅館裏的東西收拾好。要是再在什麼地方碰到他，反而要引起他懷疑了。便轉過身來，走回國際旅館。

「你很敏感，」莫洛索夫說道。他們坐在圓中心的一家咖啡館前面。

雷維克望着自己的右手。他已經用酒精不知洗過多少次了。明知是很傻的，可是他禁不住。現在，這手上的皮膚，簡直乾得像咖啡的果實。

「假如你真有什麼行動，那你真是發瘋了，」莫洛索夫說。「幸而你沒有帶武器。」

「是的，」雷維克沒有理解，却這樣漫應着。

莫洛索夫望着他。「你總不會是那麼一個傻子，企圖犯一件兇殺案，或者犯一件未遂

的兇殺案吧？」

雷維克不則聲。

「雷維克——」莫洛索夫把酒瓶重重地放到桌子上。「不要做一個幻想者！」

「我沒有。可是你也瞭解我，失掉這個機會使我多麼的難過嗎？祇要早道麼兩個鐘頭，我便可以把他拖到什麼地方去——也許已經有所作爲了——」

莫洛索夫斟滿了兩個酒杯。「喝這個！伏特加酒。過後你還是會弄到他的。」

「也許不能。」

「你會弄到他的。他還會回來。那樣的傢伙，一定會回來的。你已經騙得他上鉤了。囉！」

雷維克喝乾了那杯酒。

「我還可以到北火車站去。看他有沒有走掉。」

「當然囉。你還可以在那兒打死他。至少要坐二十年的感化院。你還有其他這樣的念頭嗎？」

「是的。我可以去看看，他到底有沒有走掉。」

「給他發現，就什麼都完事了。」

「我可以問他，就擱在哪一家旅館。」

「徒然使他懷疑而已。」莫洛索夫又斟滿了他們的酒杯。「你聽我說，雷維克。我知道你現在坐在這兒，覺得一切都做錯了。可是你千萬不要那麼想！假如你真覺得那樣，那麼你就摔掉一點兒東西好啦。摔掉一點兒大的可是並不值錢的東西。我所想的，倒是國際旅館的棕櫚園。」

「我一點兒也不想。」

「那麼你就講吧。講得你生病。講得你神經失了常。講得你自個兒罷休。你不是俄國人，否則你就會瞭解了。」

雷維克挺了下身子。「鮑列斯，」他說。「我知道耗子應該被剿滅，而且一個人又不能

跟它們對打對咬的。可是我不能講。於是乎，我就祇能想了。我要想出一個辦法來。我要準備像施行手術一樣地準備。在時間還來得及準備的時候。我要習慣。我有兩星期的時間。那就好了。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我要習慣那鎮定的心理。你是對的。一個人可以講到老死，然後會安閒鎮靜，從容不迫。然而，一個人也可以想到老死，獲得同樣的結果。憎恨。冷靜地，抱定宗旨地想到老死。我要在思想中常常轉着殺人的念頭，那麼等他回來時便有了殺人的習慣了。

一個人做第一次做的事情，比做第一千次做的事情，當然更從容更鎮靜。那麼現在就讓我們談吧。談點兒其他的事情。要是你高興，就談談那些個玫瑰花吧！你瞧它們啊！在這樣鬱熱的夜晚，它們真像是積雪呢。又像是夜晚的洶湧的驚濤，飛濺起來的白色的泡沫。你現在滿意了嗎？」

「不，」莫洛索夫說。

雷維克緘默着。

「我們講這麼幾百次，我纔會滿意呢，」莫洛索夫又說。

「好的。仔細地瞧這個夏天吧。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有點兒硫磺的味兒。玫瑰花倒像是今冬萬人塚上的積雪。雖然如此，我們却還是很自得其樂的，是不是啊？不干涉的世紀萬歲！道德本能硬化了的世紀萬歲！今夜，就不知道進行着多少殺人的勾當，鮑列斯。每一夜多少殺人的勾當！都市在焚燒着，垂死的猶太人在什麼地方呻吟，捷克的民衆在森林裏悲慘地掙扎，中國人在日本的汽油裏灼斃，給鞭笞得奄奄一息的無辜，在集中營裏爬行——難道，當我們可以剷除一個兇手的時候，反變成了婆婆媽媽的神經質的女人了嗎？我們要找到他，消滅他，那就得了，我們跟那些無辜的人們，打的交道也已經夠多啦，那些個人啊，祇跟

我們在制服上有點兒差別——」

「是的，」莫洛索夫說。「也許更好一點兒。你也知道，一把刀子的用處嗎？刀子倒不會有聲音的。」

「今夜，可不要再拿這些個事來打擾我了。我必須睡覺。鬼知道我能不能夠那麼做，雖然我現在裝得很鎮定的樣子。你瞭解這個意思嗎？」

「是的。」

「今夜我要殺人，殺人。兩星期裏，我會變成一個自動玩具。問題是，我怎麼能夠渡過這個時間。就是從此刻到睡覺的時間。酒醉沒有用。打針也沒有用。我必須甜甜地睡覺。然後第二天纔會支撐得起來。你懂得嗎？」

莫洛索夫緘默地坐了一會兒。然後說道：「那麼，你去找一個女人。」

「那怎麼會有用呢？」

「有用。跟女人在一起，總是睡得着的。你去打電話找瓊恩。她會來的。」

瓊恩是的，她剛纔就跟他在一起。她跟他談過什麼事情。可是他已經忘記了。「我不是

俄國人，」雷維克說。「還有什麼別的建議嗎？」

「那是簡單的辦法。祇有這些最簡單的辦法。」

「那可並不簡單哪。」

「我的天哪！不要那麼自尋煩惱了！不要受女人的糾纏，最簡單的辦法，莫過於難得找她們來睡一次覺。不要讓你的幻想着了魔。誰願意將自然的戲劇，再加以戲劇化呢？」

「是的，」雷維克說。「誰願意啊？」

「那麼就讓我去打個電話，」莫洛索夫岔斷了他的話。「我可以替你想辦法的。我這個看門人，可不是全無用處的哪。」

「就在這兒。這樣也是挺好的。讓我們喝着酒，看看這些玫瑰花。在圓月底下給機關鎗掃斃的死人的臉，就是這樣蒼白的。有一次，我在西班牙看見過。那時候啊，有一個五金匠工名叫潘勃洛·諾拿斯的，他就說過，天堂是法西斯蒂所發明的。他祇有一條腿。他跟我很不痛快，因為我沒有把他的另一條腿浸在酒精裏保存起來。他覺得四分之一的肢體給葬送了。實在他不知道，那條腿却給一羣野狗偷去吃掉了——」



范勃爾走進了更衣室。他向雷維克做了個手勢。他們便一起出去了。「杜俞來電話。他要你立刻上他那兒去。大概有很特別的病症，或是很特別的事故。」

雷維克望着他。「那就是說，他又弄錯了手術，要把責任卸到我身上了，是不是啊，呃？」

「我想不至於。他很激動。顯然是覺得無所措手的樣子。」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范勃爾却緘默着。「他怎麼會知道我已經回來了？」雷維克問。

范勃爾聳聳他的肩膀。「我不知道。大概是一個護士告訴他的。」

「他爲什麼不打電話去找皮諾呢？皮諾是很能幹的。」

「我也告訴他的。他說，這是一個特別麻煩的病症。是你專長的科目。」

「胡說。任何特別的科目，巴黎都有很高明的醫生。爲什麼他不打電話去找馬濤呢？他

是個全世界有名的外科醫生啊。」

「你想得出什麼道理嗎？」

「當然囉。他不願意在同行面前，坍自個兒的台。找一個非法的難民醫生，那情形就不同啦。他不能不祕而不宣的。」

范勃爾望着他。「事情很急。你肯去嗎？」

雷維克解開了他外衣的帶子。「當然囉。」他說。「我還有什麼辦法呢？不過，你一定要跟我同去，我纔去。」

「好的。就搭我的汽車好了。」

他們走下了樓梯。范勃爾的汽車，在醫院門前的陽光下閃爍。他們走進了車廂。「祇有你同在的時候，我纔做我的工作。」雷維克說。「要不然啊，天知道這傢伙會怎麼樣陷害我。」

「我以為他不至於那麼想法的。」

汽車開動了。「我已經見識過各種的花樣啦。」雷維克說。「我知道柏林有一個年青的助理醫師，他具備了一切高明外科專家的條件。有一次，他的教授在施行手術，喝得有點

兒醺醺然了；開錯了刀；他不說什麼；就讓助理醫師做下去；他也沒有覺察出什麼；半分鐘之後，那教授居然演了一場活劇；竟抓住了年青助理醫師，要他負責開錯的一刀。病人在手術中死了。年青醫師在第二天也死了。他是自殺的。以後這教授，還是施行他的手術，還是喝他的酒。」

他們在馬索路停靠了下來；一長列卡車，沿着加里略路在轆轤地駛着。灼熱的陽光，從車窗裏照射進來。范勃爾捺了一下遮泥板上的電紐。車頂便慢慢地向後倒下了。他很自負地望着雷維克。「這是我最近纜裝上去的自動的機關。居然會想出這樣的裝備，真是了不起呢，是不是啊？」

微風打從敞開的車頂上吹下來。雷維克點點頭。「是的。真是了不起呢。最新的發明，聽說還有磁性地雷和水雷。昨天我在什麼地方看到這消息。如果錯過了轟擊的目標，它們會自動地轉了個圈子，重新找到的。我們真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善於想像的族類哪。」

范勃爾轉過那張紅紅的臉，朝着他。容光煥發地顯出一種和藹的性格。「你，跟你們的戰爭，雷維克！我們跟戰爭，是離得彷彿跟月球一樣地遙遠的。現在大家紛紛議論着的，僅僅是一種被壓迫的政治作用，毫無其他的意義，你相信我——」

那皮膚是螺細似的青色。臉是灰白的。在這周圍，照耀於手術燈的強烈白光底下的，乃是一大簇美麗的金髮。這金髮，簇擁在灰白色的臉的周圍，顯得如火如荼的，簡直有點兒淫蕩。這是唯一尚有生氣的東西，發着閃光，作着聲響——彷彿生命早已離開了身體，如今祇爬在那頭髮上了。

這個躺着的年青女人，確是很嬌艷的。身材纖細而頰長，一張臉兒，即使那沉迷不醒的陰影，也沒有損傷它的妖冶——一個生活於繁華，生活於愛情中的女人。

女人祇流出了一點兒鮮血。太少了。」你把子宮割開了嗎？」雷維克跟杜俞說。

「是的。」

「怎麼呢？」

杜俞沒有回答。雷維克抬起了頭來。杜俞便凝視着他。

「好的。」雷維克說。「我們現在可以不需要護士。我們是三個醫生，已經很夠了。」

杜俞做了個手勢，點點頭。幾個護士和一個助理醫師都退出去了。

「怎麼呢？」她們走了以後，雷維克就這樣問。

「那你自個兒瞧吧。」杜俞答道。

「不。」

雷維克瞧着；可是他要杜俞在范勃爾面前說一句話。比較安全點兒。

「懷了三個月的孕。出血症。必須施行刮除的手術。刮子宮的手術。內壁顯然是受傷

了。」

「顯然嗎？」

「那你自個兒瞧吧。是的，內壁受了傷了。」

「怎麼呢？」雷維克仍然這樣問。

他望着杜俞的臉。那臉上充滿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憎恨。他總是恨我這樣的，他想。尤其

因為給范勃爾也聽到了。

「穿了一個孔。」杜俞說。

「用刮除器嗎？」

「當然啦。」半晌杜俞纔說。「還用什麼別的器械呢？」

出血早已完全停止了。雷維克還在默默地繼續檢視着。然後他挺立起來。「你替它穿

孔。你却沒有注意呢。你在穿孔的時候，把一圈腸臟拖出裂口了。你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你一定還以為是一塊胎衣呢。於是把它刮掉了。是你把它弄傷的。對不對啊？」

杜俞的額角上，突然滲滿了汗珠。面罩背後的鬚髯，這時候在頻頻地扭動，彷彿嚼着一大口東西似的。

「也許是的。」

「手術施行多少時候了？」

「在你到來以前，一起三刻鐘。」

「這是內出血。小腸受了傷。最危險的血中毒。現在，小腸必須縫合起來，子宮必須割掉。迫不容緩的事。」

「什麼？」杜俞問。

「你自個兒知道，」雷維克說。

杜俞的眼睛在映動着。「是的，我知道。我不是要你來這麼告訴我的。」

「那麼一切我都能辦的。招呼她們進來工作。我勸你趕快動手。」

杜俞還是在咀嚼着。「我太慌亂了。你能替我代施手術嗎？」

「你不知道我在法國是非法的，沒有施行手術的權利。」

「你——」杜俞說了半句，却又緘默了。

卑賤的人，沒有畢業的醫科學生，推拿手，助理醫師，他們在這兒都說是德國名醫——

雷維克還沒有忘記杜俞跟藍瓦爾說的這一句話。「藍瓦爾先生曾經跟我說過的。」他說。「在我被流放之前。」

他看見范勃爾抬起頭來。杜俞却還是不說話。「范勃爾醫生可以代你施行手術的。」雷維克說。

「你也代我施行過不少的手術了。假如那價錢——」

「價錢倒無所謂。我這次回來以後，已經不想再施行什麼手術了。尤其對於那種沒有徵得施行這手術的同意的病人。」

杜俞瞧着他。「你現在不能夠叫這個病人從麻醉中醒來，讓你去問她啊。」

「哦，你可以的。否則你就得冒血中毒的危險。」

杜俞的臉全濕了。范勃爾望望雷維克。雷維克點點頭。「你的護士可靠嗎？」范勃爾向杜俞問道。

「哦——」

「我們可以不需要助理醫師，」范勃爾跟雷維克說。「我們這兒有三個醫生，兩個護士了。」

「雷維克——」杜俞又緘默了下來。

「你應該招呼皮諾的，」雷維克說。「或者梅隆。或者瑪得爾。他們全是第一流的外科醫生啊。」

杜俞不則聲。

「你肯在范勃爾面前，承認你自個兒穿了一個孔，將小腸誤認爲胎衣，因而將小腸弄傷了嗎？」

隔了好一會兒，杜俞然後用一種沙啞的嗓音，這樣說道：「是的。」

「你也肯承認你請范勃爾施行子宮摘出和血管接合的手術，把我當作他的助手，因爲我偶然到這裏來嗎？」

「哦。」

「對於這一次的手術，和手術的結果，以及沒有通知病人，沒有徵得同意的責任，你能

夠完全担負嗎？」

「哦，當然的，」杜侖嘎聲地說着。

「好的。那麼招呼護士們進來。我們不需要你的助理醫師。你就跟他說，對於這一次複雜而特殊的手術，你已經允許范勃爾和我來幫助你了。這是你給我們的宿諾，諸如此類的飾詞。你可以自個兒管制麻醉劑。你以為還需要那些消毒的護士們去重行消毒一下嗎？」

「不需要了。昆連着的那個房間，也消過毒的。」

「那更好啦。」

腹部的窟窿敞開着。雷維克把那圈腸臟，慢慢地萬分謹慎地從子宮的小孔裏拉了出來，一點一點地，裹在一塊消毒過的繃帶裏，使它分開了腹膜，最後將那個受傷的地方完全拉開了。於是他用紗布遮住了子宮。「在子宮外面呢，位置不正的妊娠，」他向着范勃爾的方向囁囁着。「瞧這個——一半在子宮裏，一半在輸卵管裏的，確也不能太苛責他的。實在很少見的呢。不過無論如何——」

「什麼？」杜侖在手術枱的遮着頭部的木板背後問。「你說什麼？」

「沒有什麼。」

雷維克把小腸剖了開來，截去了一節。然後急忙地縫合。他將外層的表皮，這邊那邊地翻裂着，旋了過來，也仔細地縫合了。

他祇覺得工作時的緊張。已經把杜俞也忘記了。他將輸卵管和血管都紮好，於是割掉了一端。然後再把子宮也摘出了。爲什麼這裏反而流血不多呢？他想。爲什麼像這樣的東西，反而比心臟流血更少呢？當一個人割掉了生命的奇蹟，却還有能力活下去的。

躺在這兒的這個美人，已經死了。她可以活下去的，可是現在却死了一棵世系的樹上，一根死了的枝柯。開着花，可是失却了結實的神祕。在業已變成煤塊的森林裏，那些猿似的巨人都經歷過幾千的世系，奮鬥着他們的生路，埃及人建築過那些廟宇，海勒斯在這兒繁育過；血液，神祕地向上奔流，向上奔流，最後創造了這麼一個人類，可是現在却彷彿一顆空癟的稻穗，不能夠生育了，她的血液，已經流不到她的男嬰或女孩。這鏈索，已給杜俞的一雙蠢笨的手折裂了。可是假如數千的世系沒有產生這個杜俞，假如海勒斯和文藝復興沒有開過什麼花，結過這麼一個尖鬚鬚的老朽呢？

「造反了，雷維克說。」

「什麼？」范勃爾問。

「什麼事情都造反了。」

雷維克挺立了起來。「完工了。」他望望那張金髮覆額的可愛的蒼白的臉。又望望那隻盛放着血淋淋的一塊東西的提桶，這塊東西會使她臉兒這麼美麗的。於是他望着杜倫。「完工了。」他又重複着說。

杜倫停止了麻醉。他沒有向雷維克望。祇是等着兩個護士把手術枱推出了房間。自己也默不作聲地跟着她們出去。

「昨天啊，他一定會告訴她，他自己怎麼救活了她的生命，」雷維克說。「而且，一定會向她多要五千法郎。」

「此刻他不像會有那樣的打算。」

「一天的時間，原是很長的呢。而懺悔的時間，却是很短的。尤其當這件事情成了一樁買賣的時候。」

雷維克洗着手。在他對面那個白色洗盆架邊的窗子外，他看見一個窗臺上，開着幾株殷紅的天竺葵花。一隻灰色的貓，蹲踞在盛開的花下。

那天晚上，一點鐘，他打了個電話給杜侖的醫院。那是在希海拉柴特打的。夜班護士告訴他，那個女人正在沉睡著。前兩個鐘頭，她變得很煩躁。范勃爾就在那兒，給過她一點輕微的鎮靜劑。一切都彷彿很順利。

雷維克推開了電話間的門。一股強烈的香味兒，衝進他的鼻管。一個長着黃裏帶白的頭髮的女人，傲然地沙嘎地說着話，目空一切地走進了女廁所。醫院裏那個女人的頭髮，纔是天然的金絲髮。發着紅光的金絲髮！他點了一枝紙烟，回進了希海拉柴特。那個永遠不變的俄國合唱隊，正在唱着那支永遠不變的「烏沉沉的眼睛」。一齣綿亘二十年的悲劇，往往會發生令人覺得可笑的危險。雷維克想，悲劇的時間，應該是短的。

「抱歉得很，」他跟凱蒂·海格斯特朗說。「可是我，不得不打一個電話哪。」

「一切都沒有什麼問題嗎？」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問題。」

她爲什麼這樣問呢？他想，有點兒惱。怒了。跟她在「一塊兒」當然一切都不會沒有問題的。

「你到這兒需要的東西，都已經有了嗎？」他指着那一大玻璃杯的伏特加酒。

「沒有。」

「沒有。」

凱蒂·海格斯特朗搖搖她的頭。

「這是夏天，」雷維克說。「在夏天啊，一個人不應該坐在夜總會裏的。在夏天，一個人應該坐在街上。靠近一株大樹，不論它怎樣的衰老，假如需要，還可以圍上一重鐵的藩籬。」

他抬起頭來，望見了瓊恩的眼睛。她一定在他出去打電話的時候進來的。這以前，她還沒有進來。她坐在對面的那個角落上。

「你還想往什麼地方去嗎？」他問凱蒂·海格斯特朗。

她搖搖頭。「不，你呢？到衰老的樹邊去嗎？」

「在這樣的地方，伏特加酒也是衰老的呢。這一種纔是挺好的。」

合唱隊停止了歌聲，音樂也使改變了調子。樂隊開始演奏着勃魯斯舞曲。瓊恩站了起來，步下舞池。雷維克沒有看清她。也看不清她到底跟誰在一起。祇是那縷淺藍色的燈光，時不時掠過舞池的地板，於是她在燈光下顯現了，可是一下子便又消失在隱約的幽晦中。

「你今天又施行過手術了嗎？」凱蒂·海格斯特朗問。

「是的——」

「施行過手術以後的晚上，在夜總會裏坐着，你覺得怎麼樣啊？是不是好像從戰場回到了城裏？還是好像從疾病回到了健康？」

「不常是那樣。有時候，你祇覺得無限的空虛。」

瓊恩的眼睛，映照在慘澹的燈光下，彷彿半透明似的。她正在望着他。使人跳動的，不是那顆心，雷維克想。而是那個胃。胃彎神經網的震撼。對於這個事，早經寫下過千萬的詩篇。可是這個震撼，決不是從你那兒來的，你這個香汗淫淫，美艷地舞着的肉體——却是從我腦子的幽室中發出來的——那不過是一種偶然的事，鬆弛的關節，感受了強烈的光流，自然會變得敏感起來了。

「常常在這兒歌唱的，是不是就是那個女人啊？」凱蒂·海格斯特朗問。

「是的。」

「她還在這兒歌唱嗎？」

「我想不在了。」

「她很美麗呢。」

「她嗎？」

「是的。她還不止是美麗呢。那張臉兒，彷彿生命就書寫在上面，給大家瀏覽似的。」
「也許是。」

凱蒂·海格斯特朗從她眯狹了的眼角上，瞟視着雷維克。她微笑了。這微笑，說不定過後會流淚的。「再給我一杯伏特加酒，我們就走吧。」她說。

他站起身來的時候，覺得瓊恩在望他。他便挽住了凱蒂的手臂。原是不需要的；她可以一個人走着；可是他覺得，讓瓊恩看見也無妨啊。

「你肯給我賞光一次嗎？」當他們走進朗卡斯忒旅館她的房間裏的時候，凱蒂·海格斯特朗便這樣問。

「當然囉，凱蒂，雷維克心神不定地答道。「祇要我能夠。」

「你肯跟我一起參加蒙福爾跳舞會嗎？」

他抬起頭來。「什麼？爲什麼我可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跳舞會啊？」

她坐在假火爐旁邊的一張椅子上。這椅子彷彿太大了。她坐在裏邊，更見得纖弱，好像

一個中國舞孃的塑像似的。她兩頰的皮膚，也比往常更來得緊張。『蒙福爾跳舞會，乃是巴黎夏季的盛舉，』她說。『下星期五，在路易·蒙福爾的花園住宅裏舉行。你覺得沒有意義吧，是不是啊？』

『沒有意義。』

『你肯跟我一塊兒去嗎？』

『那樣的情形，我也能夠去嗎？』

『我可以設法一份請柬給你。』

雷維克望着她。『爲什麼呢，凱蒂？』

『我很想去。可是我又不願意獨個兒去。』

『你一定要我一塊兒去嗎？』

『是的。我又不願意跟任何我所熟識的人去。我再也受不了他們啦。你懂得嗎？』

『是的。』

她微笑着。便是她的微笑也彷彿兩樣啦，雷維克想。那好像是一重閃爍的薄網，臉蛋兒和暈絡在下面，沒有一點兒改變。『在每年夏季的巴黎，這是最後也是最好一次的園遊會。』

了，「她說：『最近四年來，我是每次都去的。你肯給我賞光一次嗎？』」

雷維克知道她爲什麼要他一塊兒去。她會覺得放心點兒。而他也便無法拒絕了。

「好的，凱蒂，」他說。「你不必要他們再補一份特別的請柬。祇要他們知道有人跟你一塊兒去，那就夠了，我的主張是如此。」

她點點頭。「當然囉。多謝你，雷維克。那我明天就打電話給蘇菲亞·蒙福爾。」

他站了起來。「那麼，等我到星期五打電話給你。你預備怎樣打扮啊？」

她抬起頭來睨他。燈光在她梳得很緊貼的頭髮上，強烈地反耀着。彷彿一匹壁虎的頭呢。雷維克想。像這樣一個纖弱、乾燥、風雅、而瘦削的嬌軀，健康是決難獲得的。「那個我還沒有告訴你呢，」她踮腳了半晌纔說。「那是一個化裝的跳舞會，雷維克。裝成路易十四宮中的園宴。」

「天哪！」雷維克又坐了下來。

凱蒂·海格斯特朗笑着。突然彷彿孩子似地笑着。「那兒有很好很陳的高涅克酒，」

她說。「你也需要喝點兒酒嗎？」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虧他們想得出來的！」

「他們每年都有諸如此類的一套。」

「那麼我必須——」

「一切我會準備的，」她即刻岔斷了他的話。「你可以不必費什麼神。我會端整你的服裝。比較簡單點兒的服裝。而且連試也無須乎試的。祇要你告訴我身材尺寸就行了。」

「我想我真的需要一點兒高涅克酒，」雷維克說。

凱蒂·海格斯特朗把酒瓶推到他面前。「現在可不要再說不字了。」

他喝着高涅克酒。還有十二天呢，他想。哈蓋回到巴黎，還有十二天。這十二天，必須打發過去的。十二天，他的生命彷彿就祇有十二天，十二天以後的事情，他也不能去想了。十二天，以後好像裂開着一個深淵。他怎麼去消磨這十二天，那是毫無出入的。一次化裝的遊宴——可是在這縹緲的兩星期中，究竟什麼是荒唐的事呢？

「好的，凱蒂。」

他又到了杜倫的醫院裏。那個金髮的女人，還熟睡着。額角上滲着豆大的汗珠。她的臉，已經露出了一點兒色彩，她的嘴，也微微地張開了。「體溫怎麼樣？」他問護士道。

「好的。」他彎下身子，檢視那濕漉漉的臉兒。他可以感覺到她的呼吸。已經沒有醇精的味兒了。那是呼吸，彷彿麝香草一樣地新鮮。麝香草，他記了起來——在黑森林裏的一片山地的草原上，在烈日底下屏息地蠕行着，追踪者的吆喝，從下面什麼地方喧騰起來——於是聞嗅到一股麝香草的醉人的香味兒。奇怪，怎麼一個人把一切都忘記了，却還沒有忘記這股味兒。已經是二十年了，這股味兒還留在他塵封了的記憶的角落裏，現在又從那天他逃入黑森林的逝影中發掘出來。不是在二十年中吧，他想——在十二天之內。

他穿過鬱熱的城市，走回他的旅館。光景是三點鐘了。他爬上了樓梯。一張白信封，躺在房門口的地板上。便檢了起來。上面寫着他的名字，却既沒有郵票，也沒有郵戳。是瓊恩的吧，他想，便拆了開來。一張支票掉落到地上。原來是杜侖送給他的。雷維克對着那個數字，漠然地望了一下。接着又看了一會。他真是不能夠相信。這不是照例的兩百法郎。却是兩千法郎呢。他一定感受到很大的威脅，他想。杜侖自動地拿出兩千法郎——這倒是天下第八個奇蹟呢。

他把支票藏進了皮夾，然後拿一大疊書放在牀邊的桌子上。這些書是兩天前買來的，

爲的是，睡不着覺的時候可以看。說起這些書啊，也真是夠奇怪的——現在對於他，好像逐漸地變得重要起來了。它們不復是一切東西的代替品，反而進入了一切東西所不能進入的境界。在最初幾年中，他是從來不看什麼書的；因爲比了實際發生的事情，它們顯然是太無生氣了。可是現在，它們却變成了一道牆，即使不能夠防禦，至少也可以撐撐手。它們固然沒有多大的幫助；可是在驅入黑暗的時候，它們可以不使人絕望。那就夠了。一度被思索過的思想，今天已經被蔑視被嘲笑；然而既然被思索過，那就永遠是活着而且有生氣的，也就夠了。

他還沒有開始看書，電話鈴便響了起來。他沒有拿起聽筒。鈴聲響了很久。幾分鐘以後，鈴聲停止了，他纔拿起聽筒，問門房誰打電話來的。「她沒有說出她的名字。」那個人說着。雷維克聽出他還在吃東西。

「是一個女人嗎？」

「是的。」

◎ 天下第八個奇蹟：歐美相傳世界上有七大奇蹟如埃及之金字塔，中國之長城等，此言第八奇蹟，甚言其

足以與七大奇蹟相埒也——譯者

「口音很特別的嗎？」

「那我就知道了。」那個人還是在吃着。雷維克打電話給范勃爾醫院。那邊沒有人打電話給他。杜倫醫院裏也沒有。他便打給朗卡斯忒旅館。女接線員告訴他，沒有人從她那兒撥過這個號碼的電話。那一定是瓊恩了。也許她從希海拉柴特打來的。

一小時以後，電話鈴又響了。雷維克攔開了書。起來走到窗前。他把肘子撐着窗臺，儘在等候。微風吹來百合花的香味。難民惠生霍夫把那些枯萎的荷蘭石竹搬開了，換上了百合花。現在這屋子裏的氣息，彷彿葬禮的教堂或是夏夜寺院的花園。雷維克却不知道惠生霍夫這樣的裝置，純粹是對於老頭兒戈爾特堡的悼念呢。還祇是因為百合花在木盆裏生長得好些。電話鈴聲又沉寂了。今夜，我也許能夠睡着了，他想，便回到了牀上。

瓊恩在他睡着的時候走了進來。便立刻開亮天花板上的電燈，却仍然站在房門口。他睜開了眼睛。「你一個人嗎？」她問。

「不。趕快關滅了電燈，走。」

她猶豫了一下。然後走到浴室那邊，推開了門。「騙人，」她說着，便微笑了。

「走你的吧。我疲倦得很。」

「疲倦嗎？怎麼會這樣疲倦的？」

「疲倦得很。再會。」

她走近了過來。「你纔回來哪。每隔十分鐘，我都打電話給你的。」

她瞋着他。便躺下來，他也沒有說什麼話。她已經換過了衣服。一定跟那個傢伙睡過了覺，叫他回家，而現在，便走到這兒來嚇我，她以為凱蒂·海格斯特朗一定在這兒，因此想讓凱蒂知道我是一個冶遊的狎客，女人深夜還會上門來，使她覺得還是避開的好，他想。於是他違心地微笑着。這樣顧慮周到的行動，不幸地往往會使他油然生敬的，即使這敬意完全違反他自個兒的意志。

「你笑什麼啊？」瓊恩機警地問。

「我在笑。就是這麼一回子事。把燈關了。你在燈光下顯得多可怕。你走吧。」

她沒有理會。「跟你在一塊兒的那個娼婦是誰啊？」

雷維克把身子挺起了一半。「給我滾出去，否則我拿東西來擲你。」

「哦，我知道了。」她端詳着他。「原來如此！已經到那步田地了——」

雷維克拿了一枝紙烟。「你不要自個兒鬧笑話。你跟別人在同居，却到這兒來，裝成吃醋似的樣子。趕快回到你的戲子那兒去，讓我一個人在這裏！」

「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

「當然囉。」

「當然囉，事實不是這樣的！」她突然咆哮了起來。「你很知道，事實不是這樣的。有些個事情，我也不能負責啊。我對這件事，又不是愉快。不過，木已成舟，我也不知道怎麼——」

「事情往往會發生的，誰都不知道怎麼——」

她瞧着他。「你——你老是這樣的肯定。你總是這樣的不肯苟且，真叫人瘋狂啊！實在也沒有什麼足以使你喪失自信的！我就憎恨你這副不可侵犯的高超脾氣！我常常憎恨！我需要熱烈！我需要一個人對我瘋狂！我需要一個人，沒有了我便不能夠生活！你沒有了我，也能夠生活的。你總是能夠的！你並不需要我。你那麼冷酷！你那麼空虛！你壓根兒就不懂得愛情！你從來沒有跟我融洽過！我前次跟你撒過一次謊，我說因為你離開了兩個月，事情纔會那樣發生的！其實，即使你在這兒，事情也會那樣發生的！不用笑我！我知道這中間的區別，我知道這一切，我知道那個人沒有智慧，也不像你，可是他把一切都獻給了我，除了我以外，

便沒有一樣在他覺得是重要的，除了我以外，他便不想任何的事，不要任何的事，也不知道任何的事，那便是我所需要的！」

她站在他牀前，急促地喘息着。雷維克伸手過去拿了一瓶蘋果白蘭地酒。「那你爲什麼還到這兒來呢？」他這樣問。

她沒有立刻就回答。隔了一會，纔用低沉的聲音說，「你知道的。爲什麼再要問呢？」他斟了一杯酒，遞給她。「我不要喝，」她說。「那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一個病人。」雷維克反正也毫無睡意了。「一個患着重病的女人。」

「那是假的。你還是撒一個好點兒的謊。生病的女人，是在醫院裏的。不會在夜總會裏的。」

雷維克將酒杯放了下來。真實的事情，往往都像是不可能的。「那是真的，」他說。

「你愛她嗎？」

「這個與你有什麼相干啊？」

「你愛她嗎？」

「這個與你，真有什麼相干啊，瓊恩？」

「相干的！你沒有愛上任何人的時候——」她踟躕着。

「你剛纔把那個女人稱作娼婦。那麼，還成什麼愛啊？不愛的問題呢？」

「那我祇是說說而已。我一下子就看出她不是個娼婦。那便是我所以那麼說的原因。真是個娼婦，我也不會來了。你愛她嗎？」

「關滅了燈，你快走吧。」

她更走近了一點。「我知道的。我看見的。」

「去你的吧。」雷維克說。「我很疲倦。去你的吧，你這種自以為從來沒有人玩過的平庸的把戲——一個人是你所熱戀的，猝然的愛情，或許也爲了你的事業——另一個人呢，你說是愛得更深，愛得兩樣的，却把他當作有時候的安身所，當那隻傻驢不跟你在一塊兒的時候。滾你的吧；你的戀愛方式，也就太多了。」

「那是不確的，不像你說的那樣。那是兩樣的。那是不確的。我要回到你這兒來。我正在回到你這兒來了啊。」

雷維克又斟滿了他的酒杯。「你想回來，那是可能的。可是那也不過是一個幻想。這幻想，也許使你自個兒的心裏，覺得舒服一點。你是決不會回來的。」

「我會！」

「不。至少還要過一個時候。那時候啊，便有另外的人，又來追求你了，他啊，除了你，不要其他的一切的，於是又照例的來一套了。這便是我光明的前途。」

「不！不！我要跟你耽在一塊兒。」

雷維克笑了。「瓊恩，」他差不多很和藹地說着，「你不會跟我耽在一塊兒的。一個人，關不住風。也關不住水。假如給關住了，它們就毀了。給囚閉的風，便成了陳腐的氣。你是天生不會在任何地方耽住的。」

「你也耽不住哪。」

「我嗎？」雷維克喝乾了他的酒。早晨那個金髮的女人，然後那個凱蒂·海格斯特朗，肚腹裏躲藏着死神，皮膚彷彿絲似地脆薄，現在又是這個無思無慮的女人，充滿着生的慾望，好像仍然不認識她自己，却又好像比任何人更認識她自己，質樸而機敏，好像忠實得詫異，却又好像跟她母親大自然一樣的不忠實，漂蕩着，給驅策着，想要抓住，同時却又鬆開了

——「我嗎？」雷維克便重複地說道。「你知道我些什麼？打入於一個什麼都發生問題的人生？那種愛情，你知道些什麼啊？跟那種愛情比較起來，你這平庸的熱戀，算得了什麼啊？」

當那限落的東西突然改變了方向，當那無窮的疑問變成了最後一個你，當感情彷彿沙漠上的豎樓，驀然地升將起來，成了個形態，而血液的幻覺，也個強地變成了一片風景的時候，於是一切睡夢，不都覺得灰色而平庸嗎？一片銀色的風景，一個珠寶細工和玫瑰石英的城市，彷彿血花的反光那樣地閃耀着——你知道些什麼啊？你以為這種事情，誰都可以輕易地談的嗎？你以為一片如簧之舌，就可以一下子把它壓成了言語甚至感情的模印嗎？你知道些什麼，那些敞開着的墳墓，以及一個人怎樣害怕着那些過去的黑夜，沒有色彩的空虛的黑夜——可是現在却敞開着，裏邊沒有白骨，祇有土壤，土壤肥沃的種子，和早已苞苗的新綠。這些事情，你知道些什麼呢？你愛熱戀，你愛征服，你愛願意死在你身上，却決不會死的另一個你，你愛血的暴風雨似的欺騙，可是你的心裏仍然是空虛的——因為一個人不能把不在自己心裏生長的東西，保存起來。它在暴風雨裏，也不會怎樣的生長。祇有在寂寞的空虛的黑夜，纔會得生長的，如果一個人不絕望。你知道些什麼啊？」

他說得很慢，也沒有望瓊恩，彷彿已經將她忘記了。此刻他纔向她看了一眼。「我在說着些什麼啊？」他說。「陳腐的愚蠢的事。我今天喝得太多了。來，也來喝一杯，然後再走。」

她坐在牀沿上，拿起了酒杯。「我已經瞭解了，」她說。她的臉色改變了。彷彿一面鏡子，

他想時不時反映着一切放在它前面的東西。現在這臉兒變得甯靜而美麗了。「我瞭解了。」她說。「有時候，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可是雷維克，你爲了珍惜你的愛情，愛你的生命，常常把我忘記了的。我是一個分歧的交點，你會走往你的銀色的城市，而從此就不再會想起我了。」

他望了她好一會兒，然後說道：「也許是。」

「你總是祇想到你自己，你在自己身上發現了許多，却把我放在你生命的邊緣上。」

「也許是。可是你也不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哪，瓊恩。你自個兒也知道。」

「你想信賴嗎？」

「不。」雷維克在略一思索之後，便這樣說。接着他就微笑了。「當你從那永久的一切中流亡出來，有時候你會進入一種奇特的境界。你會做出許多奇特的事情。不，當然我也不要那些的。可是祇有一條羊的人，有時候也會用它來做很多的事情的。」

這暗夜，突然充滿了甯靜，又彷彿千年萬世之前，瓊恩睡在他身邊的那些暗夜。城市離得很遙遠，很遼遠，祇有天末傳來的營營的市聲，鐘點的鎖鏈脫節了，時間好像站定了似的沉寂。天下最簡單而最不可靠的事情，又變成真實了：兩個人傾談着，彼此細訴着衷曲，而這

聲音，所謂言語也者，便在腦門背後那塊忐忑着的東西上，形成了同樣的形象，同樣的感情，而在聲帶的毫無意義的顫動，以及在黏性的灰色的回轉部上所發生的不可索解的反應之中，又驀然出現了一片天空，在那兒燭照出雲啊，小溪啊，往事啊，生長啊，敗壞啊，以及難以征服的智慧。

「你愛我，雷維克——」瓊恩說着，這祇是問題的一半。

「是的。可是我正在用各種的方法，跟你扯離呢。」

他說得很鎮靜，彷彿說着與他們全不相關的事情似的。她沒有去理會。「我真不能想像假如以後我們不會在一起了。是的，一個時期。可是不是永遠。不是永遠。」她重複地說着，一陣震顫通過她的皮膚。「永不」是一個可怕的字眼兒，雷維克。我就不能想像假如以後永不跟你在一起了。」

他沒有回答。「讓我就在這兒，」她說。「我再也不願意回去了。再也不了。」

「你明天就會回去的。你總知道。」

「當我就在這兒的時候，就想像不出不在這兒時的情形。」

「那是一樣的。你也總知道。」

時間中間的空隙。這間光亮的斗室，還是跟從前一樣的——也還是愛着的那個人，可是說也奇怪，却不復是同樣的那個人了，假如伸出胳膊，還是可以撫摸到她，然而再也接觸不到她了——

雷維克放下了酒杯。「你知道你又會離開我的——明天，後天，總有一天的——」他說。

瓊恩微微地俯下了頭。「哦。」

「假如你回來了——你知道你常常會再走的——」

「哦。」她仰起了她的臉。臉上滂沱着眼淚。「怎麼回事啊，雷維克？怎麼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呢。」他微笑了一下，却又立刻收斂了笑容。「有時候，戀愛也不是挺愉快的，是不是啊？」

「是的。」她瞧着他。「我們又爲什麼覺得這樣了呢，雷維克？」

他聳聳他的肩膀。「我也不知道啊，瓊恩。也許因爲我們都沒有一樣可以執着的東西。從前，一個人是有着很多的東西的——安全啊，展望啊，信仰啊，抱負啊——所有這些東西，都彷彿是親熱的欄干，每當我們給戀愛震撼的時候，就可以執着它們的。可是現在，我們就

什麼都沒有了——至多有一點兒絕望。一點兒勇氣，否則便是內在的和外在的生疏。於是假如戀愛飛翔了進來，便彷彿乾柴上的烈火。於是除了戀愛，便沒有其他的東西了——情形就不同啦——變得更粗野，更重要，更有破壞性了。他斟滿了酒。「一個人對於這些個事情，不宜想得太多的。我們目前的情形，也不應該太多想的。多想了，徒然使你沒有用。而我們都不願意成爲無用的，可不是嗎？」

瓊恩搖搖她的頭。「不。那個女人到底是誰啊，雷維克？」

「一個病人。以前我也跟她去過那兒一次。那時候，你還在裏邊歌唱。彷彿一百年以前的往事了。你現在還擔任什麼工作嗎？」

「一點兒工作。我想我也做得不挺好。可是賺來的錢，足夠使我自立了。我希望隨時能夠擺脫。我本來也沒有什麼大志咧。」

她的淚眼已經乾了。他喝乾了那杯蘋果白蘭地酒，然後站起身來。樣子很疲倦。「我們爲什麼這樣呢，雷維克？爲什麼啊？一定有什麼理由的。否則我們也不必問了。」

他悽苦地微笑着。「這是個人類最陳舊的疑問，瓊恩。爲什麼——這疑問，到目前爲止，一切的邏輯，一切的哲學，一切的科學，都在這疑問上面粉碎了——」

「我現在就走啦。」她說道，瞧也不瞧他。她從牀上檢起了她的東西，走向門口。

她走了。她走了。她已經走到門口了。什麼東西，却住了雷維克的心。她走了。她走了。他便挺立起來。驀然間，這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祇要再這麼一夜，這一夜，再讓她睡着的頭枕在他胳膊上，明天再可以奮鬥的，再讓她的呼吸噓在他身邊，再讓那溫柔的幻覺，甜蜜的欺騙，隕落一回；不要走，不要走，此外我還有什麼呢？我的那份倔強的勇氣呢？我們漂蕩在哪兒啊？祇有你，纔是真實的！最光明的美夢！湮沒中的日光蘭的草原！再這麼一次，再這麼一次，這永恆的火花！我這樣吝惜着自己，到底爲了什麼人啊？爲了什麼抑鬱的事啊？爲了什麼黝黯的飄忽啊？埋葬了吧，忘懷了吧，我的生命祇有十二天了，十二天和以後的虛無，十二天和今天這一夜，光滑的肌膚，爲什麼你在今天晚上來啦，從繁星上撕裂下來而漂浮着，給宿夢所翳障，爲什麼你衝破了今夜的堡壘和城寨，在這中間，除了我們就沒有誰是活着的呢？「瓊恩，」他說。

她轉過身來。她的臉上突然瀰漫着一種熱烈的屏息凝神的光彩。她讓她的東西掉落下來，向他撲了過去。

汽車在伏基拉爾路的拐角上停住了。「什麼事啊？」雷維克問。

「示威的行列。」司機沒有回過頭來。「這一次是共產黨人了。」

雷維克望了一下凱蒂·海格斯特朗。嬌小而纖弱，她穿着一套路易十四時宮女的衣服，坐在座位的角落裏。她的臉上，抹了一層厚厚的脂粉。可是還掩蓋不了蒼白的本色。鬢腳和臉頰上，高聳着鱗峒的顴骨。

「倒不壞呢，」他說。「一九三九年七月五分鐘以前，火十字會的人舉行了一次法西斯蒂的示威，現在，又是共產黨人的示威——而我們兩個人，却穿着偉大的十七世紀的古裝。倒不壞呢，凱蒂。」

「那也沒有關係哪。」她微笑着。

雷維克望着他的薄底鞋。這情形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他也不再想起會有什麼警察來抓他了。

「要不要我試試另外的路呢？」凱蒂·海格斯特朗的司機問。

「你現在也掉不過頭來了。」雷維克說。「我們後面，還擠塞着不少的汽車哪。」

示威的行列，靜靜地穿行着街道，跟他們成了個直角。他們執着旗，擎着標語的木牌。沒有人唱歌。一大批警察警衛着這個行進的行列。在伏基拉爾路的拐角，叫人冷不防的，却站着另一批警察。他們都有機器腳踏車。其中的一個，在街道上逡巡着。他望了望凱蒂·海格斯特朗的車廂。沒有什麼表情，便自願自走開了。

凱蒂·海格斯特朗看見雷維克在瞧她。便說，「他不會奇怪的。他知道。警察是什麼都知道的。蒙福爾的跳舞會，乃是夏季的盛舉。那邊的住宅和花園，四周都有警察在警戒呢。」

「那我完全可以放心了。」

凱蒂·海格斯特朗微笑着。她根本不知道雷維克的處境。「這麼多的珍貴飾物，一下

子再也不會在巴黎聚得起來的。真的古裝，真的珠寶。警察也打不了主意。客人中間，還有好

幾個偵探呢。」

「也穿着古裝嗎？」

「可能的。爲什麼你這樣問啊？」

「知道的好。我想偷盜洛特柴爾德的翡翠呢。」

凱蒂·海格斯特朗把車窗旋了下來。「那一定叫你討厭了，我知道的。可是，這一次你却毫無辦法。」

「倒不是叫我討厭什麼的，凱蒂。相反的。我想知道還有些什麼花樣兒。那邊的酒，備得很多吧？」

「我想，一定很多的。可是我可以暗示那個廚房的頭目。我跟他很熟呢。」

一個人可以聽得見，示威行列踏在鋪道上的脚步声。他們並不在整隊地前進。倒是在凌亂地走着。所以那聲音，彷彿疲憊的獸羣雜沓着過去似的。

「假如由你自個兒選擇，雷維克，你願意生在哪一個世紀？」

「在這一個世紀。否則，我早已死掉，給別的饑子，穿起我的服裝去參加什麼舞會了。」

● 洛特柴爾德 (Rothschild, Maier Amschel 1743—1812) 德國銀行家，世界的金融資本家洛特

柴爾德世系之祖。其第五子雅各 (Jakob R. 1792—1868) 則在巴黎，此或指其第五子而言——譯者

「我可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你願意在哪一個世紀裏，重過你的生活？」

雷維克望望他身上這襲古裝的衣袖。「也一樣啊，」他說。「在我們這世紀。這是最多虱子的，最血腥的，最腐敗的，沒有顏色，儒怯，而骯髒的——可是，雖然如此，我却願意再過我的生活。」

「我不願。」凱蒂·海格斯特朗緊壓着她的手，彷彿哆索似的。那柔軟的錦緞，在她纖細的腕節上閃爍。「在這一個世紀，」她說。「在十七世紀。或者還早一些時候。任何一個世紀——祇要不是我們這世紀。我這個念頭，總祇有幾個月的時間。以前，我從沒有想到過。」她把車窗都旋下了。「好熱的天氣！又好潮濕哪！示威行列過去了沒有啊？」

「哦，那邊在過來的，已經是結尾了。」

一聲鎗響，那是從坎勃隆尼路的方向傳過來的。於是拐角上的那些警察，立刻都騎上了機器腳踏車。一個女人在尖叫。接着便是一陣突如其來的羣衆的隆隆脚步声。大家在奔逃了。警察們踏動了踏板，衝進了人羣，揮舞着木棍。

「怎麼回事啊？」凱蒂·海格斯特朗吃驚地問。

「沒有什麼。車胎的爆裂。」

司機回過頭來。他的臉色已經變了。「那是——」

「開上去，」雷維克打斷了他的話。「現在你穿得過云。」

岔路口已經空無一物了，彷彿給疾風掃過似的。「上去！」雷維克說。

坎勃隆尼路那邊傳來了尖叫聲。還有第二聲鎗響。那司機祇是駕着汽車在急駛。

他們站在面臨花園的花壇上。這時候，到處都是古裝了。在黝黯的樹影下，玫瑰花正在盛放着。遮着燈罩的燭台，發着搖曳的火光。在一個涼亭裏，一個小小的樂隊，正在奏着米奴埃特舞曲。這一切的情形，看來彷彿是華多^①的活生生的畫面。

「可愛嗎？」凱蒂·海格斯特朗問。

「是的。」

「真的嗎？」

「真的，凱蒂。至少從遠處看來是可愛的。」

① 華多 (Watteau, Jean Antoine, 1684—1721) 法國畫家，代表十八世紀法國之豪華趣味。代表作

「風雅的宴會」或與此處所描寫者相彷彿也。——譯者

「來。讓我們在花園裏走一下。」

在那些高大的古樹下，展開了一幅不真實的畫景。許多燭台的搖曳的火光，照着那些銀色和金色的錦緞，和那些珍貴的穗色的寶藍、緋紅和海綠的絲絨，漏出一種柔和的微光，蕩漾在結着的假髮，和赤裸着的敷滿脂粉的肩膀上，而在這些肩膀的周圍，却洋溢着提琴的細樂。一對對，一簇簇的客人，在花園的小徑上蹣跚，刀柄在閃着光，噴泉在濺着水，那重密樹葉成的籬籬，便成了個黑魃魃的時式的背景。

雷維克又注意到所有的僕役，也都穿起了古裝。於是他假想到偵探們一定也都穿着古裝的。他想，假如給莫里哀●啊拉辛●啊抓到了，那倒也不壞呢。再不然，給一個宮中的侏儒抓到了。

他抬起頭來，一顆溫暖的粗大的雨點，滴在他手上。殷紅的天空，這時候早已經墨黑了。「天要下雨了，凱蒂，」他說。

「不至於的。這花園——」

●莫里哀：(Molière, Jean 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 法國劇作家——譯者

●拉辛：(Racine, Jean Baptiste 1639—1699) 法國悲劇詩人——譯者

「真下雨啦！快點兒來吧！」

他攙住了她的手臂，拉她逃進了花壇。纔一進來，大雨即刻傾盆而下了，水在奔瀉，燈罩裏的洋燭熄滅了，幾分鐘之後，桌布都像沒有顏色的破布，零落地拖掛着，於是大家狼狽得很。那些侯爵夫人，公爵夫人，和宮女們，都撩起了錦緞的古裝，衝到花壇上去；公爵，大使，和元帥們，都想保護他們的假髮，亂哄哄地互相推撞着，彷彿一羣彩色斑斕的受驚的鷄雛。雨水沖進了領子和列領胸衣的頸項，洗淨了粉黛和胭脂，一縷慘白的電光，灑落在花園的各處，接着便是一陣霹靂的雷響。

凱蒂·海格斯特朗動也不動地站在花壇的篷幕下，緊挨着雷維克。「這樣倒還沒有碰到過呢。」她狼狽地說。「我常常到這兒來的。這樣倒還沒有碰到過呢。無論哪一年都沒有碰到過。」

「真是個盜劫翡翠的好機會哪。」

「是的。我的天——」

穿着雨衣的僕役，又張着雨傘在花園裏奔跑着。他們的緞鞋，露出在雨衣底下，看來很刺目。他們把最後一批濕漉漉的狼狽的宮女，送進了花壇，然後再去找尋那些失落的頸巾。

和東西。一個僕役檢來了一雙金色的女鞋。女鞋很鮮豔，他在巨大的手裏拿得很謹慎。雨水沖蕩着空洞的桌子。它在整潔的篷幕上，發着隆隆的響聲，彷彿老天在用水晶的鼓錘，敲着晨興的信號。

「我們還是進去吧，」凱蒂·海格斯特朗說。

屋子裏幾個房間，容納這麼許多客人，委實顯得太小了。顯然地，誰都料不到天氣會這樣地突變的。白天的鬱熱，仍然充塞着這些個房間裏。而一大批客人，又增加了不少的熱氣。女太太們寬博的衣衫，都給摺皺了。綢緞的裳裾，也給踐踏得碎裂。大家都動彈不得地擠着。

雷維克跟凱蒂·海格斯特朗站立在門口。擋在他前面的，是一個豐滿嬌媚的蒙德斯邦侯爵夫人。她那編結辮條的頭髮，已經是濕漉漉的了，這時候正在吁吁地喘着氣。在她毛孔很粗的頸項裏，掛着一條梨形鑽石的項鍊。這時候，她却宛如狂歡節日一個雨淋了的酒館裏的女人。在她旁邊，站着一個沒有下巴的禿頂的男人，正在咳着嗽。這個人，雷維克是

● 蒙德斯邦侯爵夫人 (Marguerite de Montespan, Françoise Athénais 1641—1707) 註註註

十四之寵妾。曾嫁蒙德斯邦侯爵，故稱侯爵夫人。——譯者

認識的。這是外交部的白朗奇，穿着柯爾倍爾[●]的衣服。兩個美麗的纖細的女人，側影頗像兩匹目銳足疾的靈提的，站在他前面；在她們旁邊，還有一個胖胖的猶太男爵，戴着一頂鑲着珠寶的帽子，顯出不很文雅的體態，撫弄着她們的肩頭，彷彿十分賞識似的。有幾個化裝着侍從的南美洲人，目不轉睛地瞧着他，顯出很驚奇的神情。在他們中間，站着一個扮成拉·瓦利厄爾夫人[●]的貝林伯爵夫人，臉兒頗像一個下凡的天使，佩着很多的紅玉。雷維克記得兩年前這位太太，在杜侖的診斷之下，曾經由他動手割掉過卵巢。這也是杜侖的一個老主顧。

雨的氣息。一種令人窒塞的鬱熱，混和着脂粉、肌膚、和濕漉漉的頭髮的味兒。那些給雨淋過的臉孔，在假髮底下，比了他們不穿古裝的時候，更覺得觸目了。雷維克望了望四周。他看見了美麗的體態；他也看見了機警而懷疑的神色；可是他的眼睛，原是受過診察細微症象的訓練的，所以不容易給完整的表面所蒙蔽。他知道社會上有些階層，是幾世紀來總是

● 柯爾倍爾：(Colbert, Jean Baptiste 1619—1683) 法國財政家、政治家——譯者

● 拉·瓦利厄爾夫人 (La Valliere, Louise Françoise de Labanme, Leblanc, Duchesse

de 1644—1710) 法王路易十四之側室——譯者

一樣的；可是他也知道，患的是什麼熱疾和什麼腐症，他知道它們的徵候。冷淡而雜混；弱點的容忍，無能而作弄；不善明辯的聰明，僅僅爲談諧的談諧；血液疲乏了，把它的火花浪費在譏嘲，在小小的冒險，在微微的貪婪，在文飾得好好的宿命論上，完全是漫無目標的。憑了這些，那是救不了這個世界的，他想。然而，到底又有誰能夠拯救這個世界呢？

他望着凱蒂·海格斯特朗。「你不會有酒喝了，」她說。「那些僕役們不會照顧得到的。」

「那也沒有關係。」

慢慢地他們擠進了隔壁的房間。沿牆排列着許多的桌子，上面放了急速地搬進來的香檳。

什麼地方的幾個枝形燈架，已經點亮了。在柔和的燭光中，外面的電光在閃爍着，把那些個臉，都映照出鉛色的鬼似的死相。接着一陣響雷，掩蓋了一切的聲音，迴旋着，威嚇着，直到那柔和的燭光又亮了起來，纔帶來了生氣和鬱熱。

雷維克指點那張放着香檳的桌子。「要我拿點兒給你嗎？」

「不，太熱了。」凱蒂·海格斯特朗望着他。「好的，這便是我的舞會。」

「也許雨就要停止了。」

「不，即使停止——這舞會也已經給破壞啦。你知道我打算怎樣嗎？走了——」

「我也這麼想。這倒像法國革命的前夕。大家都在時刻期待着無褲漢呢。」

他們推擠了很久的時候，纔算走到了出口處。凱蒂·海格斯特朗的古裝，簡直彷彿穿着睡了好幾個鐘頭的樣子。外面，雨在傾盆地下着。對過那些個屋子，都好比隔着一家花店的滝水的窗子似的。

汽車開過來了。「你想往哪兒去啊？」雷維克問。「回到你的旅館裏去嗎？」

「還不想回去。可是，穿着這樣的古裝，也不能到什麼地方去啊。還是讓我們坐着汽車，兜會兒風吧。」

「好的。」

汽車慢慢地駛行着暗夜的巴黎。雨點打在車頂上，把其他一切的噪音都掩蓋了。凱蒂門出現在銀色的急雨中，看去是灰茫茫的，一會兒却又消失了。窗戶通明的上林苑，倏忽地

馳過。圓中心蕩漾着花朵和清新的氣息，彷彿喧囂中一陣色彩愉悅的波浪。然後出現了康可迪廣場，好比海洋一樣地遼闊，矗立着半人半魚的海神，[●]和一些海中的鬼怪。里奧立路駛近了，一些通明的拱廊，彷彿威尼斯的街景，前面是盧浮宮，灰色而千古不變似的，有着一望無垠的場地，和黯淡無光的窗口。於是乎那些碼頭，那些橋樑，在雨色中搖曳着，彷彿都是些假的。安放在一條拖船上的燈塔，給人以莫大的慰藉，好像隱藏着千萬個人家。賽納河和那些林蔭路，充斥着公共汽車，鬧聲，人羣和店舖。盧森堡的鐵柵欄，這背後的花園，宛如一首李爾克的詩篇。蒙帕拿西公墓，岑寂而蕭索。湫隘而古老的街道，擁擠在一起，展開了沉靜的方場，羅佈着屋宇，樹木，歪斜的建築物，教堂，和風雨侵蝕的碑碣。街燈在驟雨中閃眼，公坑彷彿小小的堡壘似的從地面上矗立着，岔道兩旁的旅館，這時候還可以借得到房間，夾在純粹十八世紀式的街道中間，那些旅館的大門，幽暗的大門，微笑着，頗似普

● 半人半魚的海神 (Tritons) 據希臘神話，此為 Poseidon 與 Amphitrite 之子，半人半魚。

其特殊屬性係一貝殼喇叭，吹之以興波或止浪，其後神學者想像為侍候海神之多數 Triton。

譯者

● 李爾克 (Rilke, Ruiner Maria 1875—1926) 德國詩人。——譯者

凱蒂·海格斯特朗沉默地坐在角落裏。雷維克正在抽着烟。他祇瞧着紙烟的微光，却並不在抽吸那烟味。好像他坐在黝黑的車廂中，抽着一枝無形的紙烟，漸漸地一切都似乎變得不真實的了——這汽車，這輛無聲地在急雨中行駛的汽車，這些掠過的街道，這個坐在角落裏的沉默的女人，穿着古裝，給反光閃耀着，這雙早已給死神做着記號的手，一動不動地擱在錦緞上，彷彿一輩子不會再動似地——這是一輛幽靈似的汽車，穿行着幽靈似的巴黎，交織着一種結束了一半的意念，和一種沒有發出來的毫無意義的離情。

他想起了哈蓋。他想鄭重地考慮一下應有的行動。他想起了那個施過手術的金髮女人。他又想起了在塔勃爾·洛遜堡邂逅的那個業已忘懷了的女子，想起了艾森赫特旅館，還想起了不知從哪一個窗口裏傳出來的提琴聲。他記起了一九一七年在佛蘭德斯的罌粟田塍上，給雷雨殞斃的羅姆伯——那一次的雷雨啊，可真是厲害得駭人，好像上天討厭了人類，用機關鎗掃射着大地似的。他又記起了在霍烏索爾斯特一個海軍拉奏的手風琴，那聲音簡直壞極了，好像在嗚咽，好像充滿着一種忍受不了的渴想，羅馬的風景閃過了他。

的心胸，展現出一條在盧昂過去的濕漉漉的街道；十一月的淫雨，灑落在集中營的屋面上；西班牙農夫的屍體，張開着的嘴裏積滿了雨水；卡蘭兒在臨終以前，那副潮潤的清晰的音容；到海特爾堡的大學去的路上，瀾漫着紫丁香花的馥郁的味兒——好神秘的過去的燈哪，一連串無窮無盡的過去的畫片，彷彿外面的街道那樣地馳掣着過去，揉雜着毒素和安慰——

他把紙烟熄滅了，挺起了身子。夠了。太把過去想多了，會叫人變成什麼，或者掉落到巖下去的。

現在這汽車，爬上了蒙瑪特爾的街道。雨已停止。銀色的雲塊，滯重而迅疾地掠過了當空，彷彿懷孕的母親趕着分娩似的。凱蒂·海格斯特朗叫汽車停了。他們走了出來，轉了個彎，爬上了幾條街道。

突然，巴黎展現在他們的腳下。這廣漠的，閃爍的，濕淋淋的巴黎。交織着街道、方場、夜色、行雲、和月亮的巴黎。羅列着林蔭路的羣卉、坡道、尖塔、和屋面的慘白的閃光，黑暗直刺着光明的巴黎。天際落下來的風，地面閃爍着的光，黑暗和光明交織成的橋，賽納河那邊看不見的遙遠的陣雨，無數車燈的巴黎。傲然地跟黑夜搏鬥着，這喧擾生活的巨大的蜂巢，建築在

千千萬萬罪惡製造者的身上，通明的燈光照耀着隱藏了的惡臭、毒瘤和巴黎的黑熱病。

「等一下，凱蒂，雷維克說：『我去給我們買點兒東西。』」

他走進一家最近的小酒店。一股血臘腸和肝臘腸的味兒，直刺進他的鼻管。誰都沒有注意到他身上的古裝。他買了一瓶高涅克酒和兩個酒杯。老闆把酒瓶旋開了，却又把軟木塞蓋上。

當他進去的時候，凱蒂·海格斯特朗依然站在外面。她穿着那一套古裝，襯托着陰曇的天空，顯出一個苗條的身影——彷彿她從別個世紀裏賸落了下來，又彷彿她不是一個波士頓來的瑞典口音的美國女子。

「這兒，凱蒂。這是消寒、祛雨、防禦太沉靜的氣氛的妙法。讓我們到那下面城裏去喝吧。」

「好的。」她接過了酒杯。「我們開上到這兒來，真是好極了，雷維克。這比天下任何的跳舞會，都更有意思呢。」

她喝乾了酒。月光瀉落在她的肩膀，她的衣服，和她的臉龐上。「高涅克，」她說。「倒也是很好的。」

「是的。祇要你這樣承認了，一切都有頭緒了。」

「再給我一杯。然後再開到下面去，待我換好了衣服，你也換好了衣服，我們同去希海拉柴特，我要狂歡縱飲一番，讓我自個兒感覺得遺憾，從此脫離這一切最膚淺的生活，打明天起，我要讀哲學書，寫下我的遺囑，做出些適合於我環境的行爲。」

雷維克在旅館的樓梯上，碰到了房東太太。她便攔住了他。「你有功夫嗎？」

「當然囉。」

她引他走上了二層樓，用百靈鑰匙開進了一個房間。雷維克發現這裏邊還有人住着。

「這是什麼意思啊？」他說。「爲什麼你開進這兒來了呢？」

「魯遜斐爾特住在這兒，」她說。「他要搬出去了。」

「我可不願意調換。」

「他要搬出去了，却欠了三個月的房金沒有付。」

「他的東西都在這兒。你可以沒收的啊。」

房東太太將那隻攤開在牀邊的破舊手提皮包，鄙夷地踢了一下。「這兒會有什麼東

西啊？全都不值錢的。腐蝕的纖維。襯衫已經破損了。他的衣服——這兒你可以看他祇有這麼兩套。一起賣起來，還值不到一百法郎呢。」

「是的。那跟我有什麼相干啊？」

「那些圖畫。倒也是他的東西。他說那些都很值錢的。他說，祇要把那些東西賣掉，幾倍的房金都可以抵償呢。現在就請你看一看！」

雷維克原沒有注意到牆上的東西。這時候纔抬起了頭來。就在他面前，牀頭的壁端，掛着一幅萬·戈黑●在全盛時期畫的埃爾斯風景圖。他便走前了一步。這幅畫倒並不是膺品，確實是真蹟。「壞極了，是不是啊，呢？」房東太太問。「也算是樹的，那些個彎彎曲曲的東西！你再瞧那一張吧！」

那一張是掛在洗盆架上面的壁端的，是一幅高根●的作品。畫的是一個南海的女郎，

● 萬·戈黑 (van Gogh, Vincent 1853—1890) 荷蘭畫家，在法國活動者與 Cézanne 及 Gauguin

同稱為後期印象派畫家——譯者

● 高根 (Gauguin, Paul 1848—1903) 法國畫家，與 Cézanne 及 Gogh 同稱為後期印象派畫家。

背後是一片熱帶的風景。「那兩條腳啊！」女店主又說。「腳踝骨像一頭象。瞧那張呆笨的臉。瞧她那副站在那兒的神態！還有，他還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

那幅未完成的作品，乃是賽尚[●]所畫的賽尚夫人像。「瞧那張嘴！彎的。頰上還差一塊顏色。他居然把這些個東西，來欺騙我！你看我的畫——那些纔是畫呢！忠於自然，真切而正確的。那幅雪景，還有在 *salle à manger*（法語：餐廳）裏的那隻鹿。可是這些個廢物啊——好像他自個兒畫的。你以為對嗎？」

「哦，差不多。」

「那便是我要知道的事情。你是一個讀書人，你懂得這一套事情的。而且，那些圖畫，連鏡框也沒有一個。」

那三幅圖畫，雖然沒有配鏡框。它們掛在醜陋的糊壁紙上，彷彿幾扇開到另外一個世界裏去的窗子。「祇要配着金鏡框就好了！那可以把鏡框拿下來。可是這個！我想先把這些個廢物扣下來，讓他再來找我。這還是挺客氣的辦法！」

● 賽尚 (Cézanne, Paul 1839—1906) 法國畫家。與 Gauguin 及 Gogh 同稱為後期印象派畫家。

「我想你可以不必拿掉這些畫。」雷維克說。

「那我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

「魯遜斐爾特會把錢設法給你的。」

「怎麼會呢？」她向他瞥視了一眼。臉色陡然改變了。「難道這些個東西還值錢嗎？有時候啊，就是這些東西倒反值錢的！」一個人可以看得見那些思想，躍進她蠟黃的前額背後。「我祇要扣下它一張，抵作一個月的房金，就不去再麻煩了！你以為扣哪一張牀頭的那張最大的嗎？」

「一張也不要扣。等魯遜斐爾特回來再說。我相信他一定會帶錢回來的。」

「我纔不等呢。我是旅館的主人哪。」

「那你為什麼讓他積欠這麼久呢？你往常都不肯這樣的啊。」

「諾言！他允諾我的東西！你知道這兒是怎麼個行規。」

突然，魯遜斐爾特出現在門口了。一個短短的個子，沉默而鎮靜地站着。不等房東太太開口，他就從口袋裏掏出了錢來。「這兒——這兒是我的房金。你可以收下把我的帳註銷了嗎？」

房東太太愕然地望着那些鈔票。然後又望了望圖畫。然後又望着那些鈔票。她彷彿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她却說不出來。「你還可以收進點兒找頭。」她最後這樣說道。

「我知道。現在你就可以給我嗎？」

「哦，好的。我這兒可沒有。錢櫃在樓下。讓我到下面去兌換。」

她出去了，彷彿受了很大的侮辱。魯遜斐爾特望着雷維克。「我很抱歉，」雷維克說。「那個老太婆把我拉上來的。我不知道她打的是什麼主意。原來她要知道你那些圖畫的價值。」

「你告訴了她嗎？」

「沒有。」

「好的。」魯遜斐爾特望着雷維克，露出一種古怪的微笑。

「你怎麼會把這些圖畫掛在這兒的？」雷維克說。「它們可保過險嗎？」

「沒有。可是圖畫不會給偷盜的。博物院裏，二十年中最多給偷盜一次。」

「這個地方也許會發生火災的啊。」

魯遜斐爾特聳了聳他的肩膀。「這個險可不能不買了。保險費太大，我也擔負不起。」

呢。」

雷維克仔細地欣賞着萬·戈黑的畫。這幅畫，至少值一百萬法郎。魯遜斐爾特也跟着他在細看。

「我知道你現在正想着些什麼。一個人要是藏得起這麼一幅畫，應該有錢可以保險的。然而，我真是沒有，我是賣畫爲生的。想慢慢的出賣，却不願意一下子就把它們全都賣掉了。」

在賽尙的圖畫底下，一隻酒精爐子放在桌子上。旁邊還有一盒咖啡，幾塊麵包，一罐白脫，幾隻紙袋。這房間既破陋，又狹小。可是在牆壁上，却展覽着世界的偉觀。

「我是懂得的，」雷維克說。

「我自以爲可以應付得了的，」魯遜斐爾特說。「我應付過一切的開支。火車票，船費，一切的費用，就祇付不出三個月的房金。我沒有花過多少的伙食，却還是付不出房金。護照的簽署，時間費得太長了。今天晚上，我不能不賣掉一幅摩納的畫。一幅維多爾的風景畫。我原想還可以帶着走的。」

「你把畫帶到別的地方去，還不是一樣要逼着出賣嗎？」

「是的。可是爲了美金哪。帶到那邊去賣，可以多一倍的美金。」

「你要到美國去嗎？」

魯遜斐爾特點點頭。「現在是，可以離開這兒的時候了。」

雷維克望着他。於是魯遜斐爾特又說，「「死神之鳥」也已經走啦。」

「什麼是「死神之鳥」啊？」

「哦，是的——就是那個瑪古斯·梅埃。我們叫他做「死神之鳥」。他可以開得出氣

息，知道誰應該逃跑了。」

「梅埃？雷維克說，「就是那個矮小禿頂的個子，常常在「墓穴」裏彈鋼琴的嗎？」

「是的。從普拉格起，我們就叫他做「死神之鳥。」」

「倒是個挺好的名字。」

「他總是聞嗅氣息的。在希特勒秉政以前的兩個月，他就離開了德國。納粹進軍以前

的三個月，他就離開了維也納。納粹佔領以前的六星期，他就離開了普拉格。我一路跟着他

逃亡。常常是如此的。他總開得出氣息。那便是我所以帶出這些圖畫的原因。錢是帶不出德

國的馬克早已給凍結了。我有一百五十萬，存放在那邊。原想提清的。可是納粹來了，也就來不及啦。梅埃可比我機敏得多。他居然偷運出了一部份的資產。我沒有那樣的膽量。而現在，他已經動身去美國了。所以我也想離開。賣掉摩納的畫，原也是很傷心的呢。」

「可是你把餘下來的款子，也可以帶着走的。法郎還沒有凍結哪。」

「是的。可是假如把摩納的畫，帶到那邊去脫手，還可以靠着多活些時候。這樣下去，不久就連那幅高根的畫，也會犧牲了。」

魯遜斐爾特摸索着酒精爐子。「這是最後的一批畫了。」他說。「祇有這麼三幅了。我要靠着它們維持生活的。職業的事情——我就從來不作此想的。那是一個奇蹟。祇有這麼三幅了。少了一幅，就無異於少了一段生活。」

他寂寞地站在那隻手提皮包的前面。「在維也納——五年，那兒倒還不怎麼費，我生活得很便宜，可是也累我賣掉了兩幅雷諾[●]的和一幅戴嘉[●]的着色墨筆畫。在普拉格，我又吃掉了一幅薛斯萊[●]的和其餘五張畫。誰也不願意花錢來買畫——那五張是兩幅戴嘉的，一幅雷諾的彩色，兩幅戴拉克洛亞[●]的烏賊墨顏色。要是在美國，我至少可以靠着活一年。你瞧吧。」他傷心地說着。「而現在，却祇剩了這麼三幅了。昨天還有四幅的。那張護照

的簽署，花了我兩年的生活費。且不說是三年的生活費吧。」

「也有許多人，連賴以維持生活的圖畫都沒有呢。」

魯遜斐爾特聳聳他瘦削的肩膀。「那也不足以安慰我的。」

「不，」雷維克說。「那倒是確實的。」

「這些圖畫，要維持我度過這次戰爭的哪。這一次的戰爭，看來是時間很長的。」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那位「死神之鳥」這樣說的，」魯遜斐爾特說。「他甚至還不敢斷定，美國是不是安全。」

「那麼，他預備往什麼地方去呢？」雷維克問。「現在是，不賸幾處安全樂上了。」

① 雷諾：(Renoir, Auguste 1841—1919) 法國畫家，喜描女人裸體畫——譯者

② 戴嘉：(Degas, Hilaire Germain Edgard 1834—1917) 法國畫家，普通被列入印象派中——譯者

③ 薛斯萊：(Sisley, Alfred 1839—1899) 法國畫家，與 Pizarro 同以印象派之理論為主之風景畫
作者——譯者

④ 戴拉克洛瓦：(Delacroix, Ferdinand Victor Eugène 1799—1863) 法國畫家，浪漫派代表——

「他目前還不知道。他想去海地。他不相信一個黑人共和國，也會參加戰爭的。」

魯遜斐爾特的神色，十二分嚴肅。「或者去洪都拉斯。那是南美洲的一個小小共和國。

或者聖·薩爾瓦多爾。或者紐西蘭。」

「紐西蘭嗎？那是很遙遠的，是不是啊？」

「遙遠嗎？」魯遜斐爾特說着，悽然地微笑了一下。「打哪兒算起啊？」



一片海，一片澎湃着的黑暗的海，在他耳際轟鳴，於是一陣尖銳的響聲，從走廊裏傳來，彷彿一艘將沉的船隻，那響聲——而黑夜，那扇熟稔了的灰白的窗戶，闖進了將醒的睡夢，還是那響聲——電話。

雷維克拿起了聽筒。「喂——」

「雷維克——」

「什麼事啊？你是誰？」

「我。你不認識我了嗎？」

「哦。現在。什麼事啊？」

「你一定要來的！趕快！立刻就來！」

「什麼事啊？」

「來，雷維克！發生了一點兒事情。」

「發生了什麼事情啦？」

「發生了一點兒事情。我嚇壞了！來！立刻就來！幫幫我的忙！雷維克！來！」

那邊的電話鏗鏘地響了一下。雷維克還等着。表軌聲已經響了起來。瓊恩把電話掛斷了。他攔好聽筒，呆望着沉沉的黑夜。吃了安眠藥片纔入睡的，醒來還覺得頭腦昏沉。哈蓋，還以為是他。哈蓋——直等到他認清了窗戶，知道自個兒在國際旅館，不是在加爾太子。他望了下手錶。夜光的針指着四點二十分。突然他跳下牀鋪。當他碰到哈蓋的那天晚上，瓊恩曾經說過什麼的——關於危險啊恐懼啊這一類的話。假如——真是可能的話！他已經看見過最奇怪的事情。於是他急急地把最必要的東西捆紮了起來，穿整了衣服。

他在拐角上招呼了一輛出差汽車。那個司機帶着一隻粗毛小狗。小狗爬在他的頸項上，活像一條皮領頭兒。汽車搖擺，小狗也搖擺了起來。這把雷維克可攪昏了。他真想把那隻小狗摔到座位上。可是他很知道巴黎出差汽車的司機們的脾氣。

汽車穿行着七月的溫暖的暗夜。一些蠢艱地呼吸着的葉簇，吐着一股幽微的香氣。花

叢，菩提樹，陰影，繁星羅列的素馨花似的天空，一架乍明乍滅着紅綠燈的飛機，彷彿一隻螢火蟲羣中的兇惡而猙獰的甲蟲，黯然而無色的街道，營營作聲的虛空，兩個酒鬼的歌唱，一家地下室裏傳來的手風琴聲，而突然，一陣跣跣，一陣驚怖，於是風馳電掣的急駛着：也許太遲了——

那座房屋冷然無溫而昏然欲睡的黑暗。電梯爬下來了。爬着，宛似一頭爬得很慢的發光的昆蟲。當他正想改變主意退回來的時候，電梯却早已開到了第一層樓面。縱然爬得慢，畢竟還是太快了哪。

巴黎這些玩具似的電梯！輕飄的牢獄，輾轉着，咳嗽着，頂上是空的，四邊是空的，祇有一塊底，幾根鐵柵，一顆電鈕觸露在外面，慘澹地閃着光，另一顆電鈕鬆鬆地旋進在裏邊——最後升到了頂層。他把梯門推開，撤着門鈴。

開門的是瓊恩。他凝望着她。沒有流血——她的臉色依然，一點兒也沒有什麼。「什麼事啊？」他說。「那裏是——」

「雷維克你來了！」

「那裏是——你有過——行動嗎？」

她倒退了回去，他便搶前了幾步。望着房間的四周。沒有一個人。「哪裏啊！在臥室裏嗎？」

「什麼？」她問道。

「有人在你房裏嗎？有人跟你在一起嗎？」

「沒有。爲什麼啊？」

他望着她。「可是當你來的時候，我總不願意有誰跟我在一起。」她說。

他還是望着她。她站在那兒，健康得很，向他微笑着。「你怎麼會有這些個念頭的？」她

微笑得更深了。「雷維克，」她說着，他彷彿覺得一陣夾着冰雹的暴風雨打在他的臉上，好像看出她以爲他在妒忌，在尋樂。於是，他手裏的藥包，突然覺得加重了一噸。就放在一把椅子上。

「你這個可惡的騙子，」他說。

「什麼？你怎麼攪的啊？」

「你這個可惡的騙子，」他又重複地說着。「你這個蠢驢，居然害我落進了圈套。」

他提起了藥包，轉身想走。她立刻搶到他身邊。「你預備怎麼樣啊？不要走！你不能留我

一個人在這兒的！要是你留我一個人在這兒，我簡直想像不出會發生什麼事的！」

「撒謊者！」他說。「可憐的撒謊者！你撒謊也無所謂，可是你撒着這樣平庸的謊，可真是令人作嘔的。這不是玩花樣的事情哪！」

她把他從門口邊推開了。「可是，你爲什麼沒有仔細看看這四周呢？事情是，的確發生了！你自個兒瞧吧！你瞧他發脾氣時的行徑！我就祇怕他再會回來！你不知道他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

一把椅子橫倒在地板上。還有一盞燈。幾塊破玻璃。「你這樣走來走去，必須穿上鞋子，」雷維克說，「纔不會戳破你的腳。那是我給你的唯一的忠告。」

在破玻璃塊中間，還有一幀照片。他把破玻璃用腳踢開了，將照片檢了起來。「這兒——」他把照片扔在桌子上。「現在，你可以讓我安靜一點了。」

她站在他面前。瞠着他。臉色忽然改變了。「雷維克，」她用一種低沉而抑制的聲音，這樣說道。「我不管你怎麼罵我。我是常常撒謊的。而且還繼續在撒謊。你們都需要我這樣。」她把照片推在一邊。照片便打桌子上滑過，落在一個雷維克可以看得見的地方。這一幀照片，却不是在金鐘俱樂部裏跟瓊恩在一起的那個人。

「誰都需要我撒謊，」她說道，一副鄙夷的神氣。「不要撒謊，不要撒謊！要說老實話！可

是真說了老實話，他們可又忍受不住了。誰也忍受不住了！然而我是不常向你撒謊的。對你，我就不撒謊。跟你，我也不願意——」

「好的。」雷維克說。「我們不必談這些個事情。」突然他彷彿奇特地動了心。什麼事情，感動了他。他忿怒了。他不願意再被感動了。

「不跟你，那也不需要。」她說着，幾乎懇求似地望着他。

「瓊恩——」

「而且我，現在也並不在撒謊。我不在撒謊，不在全篇的撒謊，雷維克。我打電話給你，因為我實在很害怕。幸而我把他攆出了門外。我把門鎖上了，他在外面嚷着，鬧着——所以我打電話給你的。這是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情。難道就錯了嗎？」

「當我進來的時候，你可平靜得古怪，好像沒有什麼事似的。」

「因為他已經走了。也因為我以為你來了可以幫助我的。」

「好的。那麼現在一切都平靜了，我可以走啦。」

「他再會來的。他嚷着，他要回來的。他一定坐在什麼地方喝酒。我知道的。要是他喝醉

了回來，那可不會像你那樣了——他是不会喝酒的——」

「夠了」雷維克說。「別說了。太可笑啦。你的門是好好的。以後可不必再做這樣的事。」

她站着不動。「我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她突然咆哮了起來。

「沒有辦法。」

「我打電話給你——三次，四次——你老是不接。後來你接了，又說要我讓你一個人在那兒。那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那個意思。」

「就是那個意思？怎麼——就是那個意思？我們難道是一副自動玩具，可以隨意開關的嗎？一夜恩情，於是就突然……」

她望着雷維克的臉，默不則聲。「我知道那果然來了，」他低低地說道。「我知道你就想好好利用它的。真有的！你那時候原也知道，那是最後的一次，你應該讓它適可而止的。你那時候跟我在一起，祇因為是最後的一次，那原是很好的，那是分別的一次，以後大家可以各奔前程，留着一點兒回憶；可是你，你就彷彿商人那樣，利用了它，竟提出新的要求，企圖造成一種優越的形勢，一種長着翅膀的，蠶行的拖延時間。而因為我置之不理，於是你現在

就施展出這種令人作嘔的詭計，對於不屑齒及的事情，一個人總得要鄭重考慮的啊。」

「我——」

「你知道的！」他岔斷了她的話。「不要再撒謊了！我不願意再複述你的話。我現在也不能夠再做的了！你知道我們大家都知道你不願意再回來的。」

「我也並沒有再回來哪！」

雷維克瞧着她。他費力地克制着自己。「好的。那你打電話——」

「我打電話給你，因為我害怕！」

「哦，天哪，」雷維克說。「那太傻了！我不談了。」

她便慢慢地微笑着。「我也不想談了，雷維克。你不看見我祇要你就在這兒嗎？」

「那也是我所不願意的事情。」

「爲什麼？」她還是微笑着。

雷維克覺得失敗了。她一味的表示不明白他，要是他開始向她解釋啊，誰知道怎麼纔能夠結束呢？「那是一種可恨的腐敗，」他最後纔這樣說。「這些事情你不會明白的。」

「我會的，」她慢條斯理的答道。「也許是。可是爲什麼跟上星期又兩樣了呢？」

「那時候也一樣的啊。」

她望着他。「我不管那一套理論。」

他沒有回答。他祇覺得她怎麼會使他好了起來的。「雷維克，」她說着，便更接近了他。「是的，那時候我談過，這是終結了。我說，你不會再聽到我的消息了。我說，這都因為你要我那樣。可是我並沒有那樣做——你難道不瞭解嗎？」

「不，」他粗聲厲氣地答道。「我所瞭解的，就是你要跟兩個人睡覺。」

她還是不動。「不，」她然後說。「可是，即使那是真的事情，與你又有什麼相干呢？」他凝視着他。

「這到底與你又有什麼相干呢？」她重複地說。「我愛你。那不是夠了嗎？」

「不。」

「你不必妒忌的。別人可以。你却不必。而且，你也從來沒有——」

「真的嗎？」

「不，你甚至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當然不囉。因為我不會像你那個年青人一樣做戲啊——」

她微笑了起來。「雷維克，」她說。「妒忌是跟那個人呼吸的空氣同時開始的。」

他沒有回答。她站在他面前，瞧着他。她瞧着他，默然無語。這空氣，這狹窄的走廊，這慘澹的燈光——突然這一切都彷彿充溢着她了。充溢着期待，充溢着一種屏息了的輕微的壓迫的力量，彷彿一個眩暈地憑靠着高塔的低矮欄干上的人，給大地引誘着一樣。

雷維克是覺得的。可是他推拒着。他不願意給它所牢籠。現在，他倒不再想走了。假如他走了，它還是會緊跟着他的。他就不願意給它緊跟着。他需要明明白白的終結。明天，他需要一切都弄清楚了。

「你這兒有白蘭地嗎？」他問。

「有。你要的是哪一種？蘋果白蘭地嗎？」

「高涅克白蘭地，要是你有的話。假如你歡喜，蘋果白蘭地也好。任何一種都沒有關係的。」

她急急地走到一個小櫃那邊。他就盯着她看。這個靈活的撒謊者，這道看不見的射光，這種迷惑的魅力，這個「讓我們在這兒建築我們的茅舍，」這種古老的永恆不變的欺騙——彷彿從鮮血中茁長的和平，還不止一夜似的。

妒忌。他難道不知道所謂妒忌嗎？可是，他難道連不完全的愛情都不知道嗎？妒忌，豈非比私人的閒愁，更是一種陳腐而不易鎮壓的痛苦嗎？豈非因為知道一個人會比另一個人先死，纔會開始的嗎？

瓊恩並沒有將蘋果白蘭地拿來。她拿來的是一瓶高涅克。好的，他想。有時候，她也頗有幾分悟性呢。他把照片推開，將酒杯放下了。然後他又把照片拿了起來。這是戳破一個女人圈套的最簡單的辦法——去看一個人的後繼者。「奇怪，我的記憶力可真壞透了，」他說。「我覺得這孩子彷彿兩樣啦。」

她把酒瓶放了下來。「可是那不是他呢。」

「哦——原來早已又是一個了。」

「是的一切就都爲了這個哪。」

雷維克嚇了一口高涅克。「你真是太不機警了。前一個愛人來的時候，不應該把什麼照片放在外面的啊。而且照片什麼的，就不應該放在外面的。也太不雅致了。」

「那倒不是放在外面的。那是被他找到的。他到處搜索了一下。再說，一個人總不免有幾張照片。你不瞭解。女人纔會瞭解呢。我原不希望他看見的。」

「現在，你畢竟吵起架來了。你靠他生活嗎？」

「不。我有我的合同。訂得有兩年。」

「是他替你找的呢？」

「爲什麼不是呢？」她老實地驚愕起來了。「那也緊要嗎？」

「不。可是，確有一些人對於這類事情看得很嚴重的。」

她聳起她的肩膀。他看見了一種回憶。一種戀鄉病。這雙肩膀，那一次在他身邊睡覺，輕勻地呼吸着的時候，也這麼聳起過的。殷紅的夜空中，羣鳥飛逝似的行雲。遠嗎？有多少遠呢？說啊，你這個看不見的管帳員啊！這是埋藏了的，還是最後飛逝過去的回憶呢？誰知道啊？

他把放在桌上的照片，檢了起來。一張臉。任何人的臉。恆河沙數的人羣中的一張臉。

「合同什麼時候開始的呢？」他問。

「還沒有多久。我們在一塊兒工作。幾天以前。後來你不——在福奎飯店的——」

他舉起了他的手。「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假如那天晚上，我——你知道那是不確的

她遲疑了一下。「不——」

「你知道的。不要撒謊也無須這樣傷促不安啊。」

他要聽些什麼話呢？爲什麼他這樣說呢？難道他就要聽她一句謊話嗎？「這是確實的，也是不確實的，」她說。「我自個兒也沒有辦法哪，雷維克。我給它追昏了。彷彿忘掉什麼東西似的。於是我抓住它，我必須有它，結果卻沒有。於是我又摸索着新的什麼東西。我也早知道結果還是一樣的，可是我却不能掙它在一邊。它追着我，蕩着我，它會滿足我一個很短的時間，然後又拋撇了我，讓我再覺得空虛起來，彷彿飢餓似的，於是又那麼做了一次。」

什麼都完了，雷維克想。現在是，真的澈底的完了。沒有錯誤，沒有糾葛，沒有醒悟，也不會回來的了。索性知道了，也是好的。當幻想的水汽又要障礙知覺的水晶體的時候，這樣知道了也是好的。

這是輕柔而堅決的，沒有希望的化學作用哪！溶流在一起過的血液，即使用相等的力量，也不能再溶流在一起的。控制着瓊恩，使她時不時還想回到他那兒來的，乃是尙未給她滲透了的他的一部分。要是連這一部分也給她滲透了，那她就再也不會回來的了。誰願意等到這麼一步田地呢？誰願意讓人家滿足呢？誰願意那麼犧牲呢？

「我希望我能夠跟你一樣的堅強，雷維克。」

他笑了。現在果然她這麼說了。「你比我堅強得多呢。」

「不。你可以看見我怎樣追求着你。」

「那固然可以證明的。可是，你可以那麼做。我却不能啊。」

她仔細地端詳他好一會兒。於是浮在她臉上的那重光彩，消失了。

「你不會戀愛，」她說。「你不肯全神貫注的。」

「你常常是全神貫注的。所以你常常會得救啊。」

「你不能夠跟我談得正經一點嗎？」

「我跟你談得很正經哪。」

「要是我常常得救的，那麼我為什麼不能離開你呢？」

「你完全可以離開我啊。」

「別說了。你知道那是毫不相干的。假如我能夠離開你，我就不會再來追求你了。別人

我都忘記啦。忘記不了的，祇有你。為什麼啊？」

雷維克啜了一口酒。「也許因為你還沒有把我澈底地踩在你腳下。」

她給怔住了。於是搖搖她的頭。「我原不想把他們全都踩在我腳下，像你所說的。有些人，根本就沒有。而我，却都把他們忘記了。我很不愉快，可是我已經忘記了他們。」

「你也會忘記我的。祇是時間還太短了一點。」

「不。你使我神魂不定，不，永遠不會的。」

「你總不相信一個人會忘記得怎麼多的。」雷維克說。「這是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不幸。」

「你始終沒有告訴我，我們怎麼會弄成這樣的。」

「這是，我們誰也不能解釋的。我們可以盡情的長談。可是愈談，就愈糊塗了。天下確有許多不能解釋的事情。還有一些是，一個人不會瞭解的。祝福我們中間有着一片的林莽。現在我要走了。」

她立刻站了起來。「你不能留我一個人在這兒的。」

「你又要跟我睡覺嗎？」

她瞞着他，不說一句話。「我希望你不是，」他說。

「你爲什麼那樣問我啊？」

「要鼓舞我自己。快上牀去睡覺吧。外面已經亮了。沒有演悲劇的時間了啊。」

「你不願意再耽着嗎？」

「不。而且我永遠不會再回來。」

她默默地站着。「永遠不會嗎？」

「永遠不會。你也永遠不要上我那兒去。」

她慢慢地搖着頭。然後又指着桌子上。「就爲了這個嗎？」

「不。」

「我真不瞭解你。我們能夠畢竟——」

「不！」他搶着說道。「不是那個。那是友誼的公式。那是在死去的情感的火山上，一座

小小的菜園。不，我們不能夠那樣做的。我們不能。小的事情，也許還可以。即使在那個時候，事

情也是做錯的。戀愛可不能給友情污辱的呢。要終結便終結了。」

「可是，爲什麼就現在——」

「你說的對。應該還要早呢。當我從瑞士回來的時候。可是，誰也不是無所不知的。而且有時候，也不願意什麼都知道。那是——」他突然自己打斷了話。

「那是什麼？」她站在他面前，彷彿有什麼事她不明白，却又急切地想要知道似的。她臉色蒼白，眼睛雪亮。「那是什麼啊，跟我們雷維克？」她囁嚅着。

在她椅子背後，那條幽晦的走廊，在微光下搖曳着，彷彿引進一個遙遠的礦坑，那兒一切的諾言都黯然失色了，好像給世世代代的熱淚，和隨生隨滅的希望，的迷霧所沾濕了。

「愛情——」他說。

「愛情？」

「愛情。所以這就應該是終結了。」

他走了出來，把房門關上了。電梯。他捺着電鈕。可是他等不及爬上來的電梯。以爲瓊恩會追上來的。便急急地從樓梯上走下去。他很驚奇，竟不聽見門響。他走下一層以後，便站着在傾聽。沒有一點兒響動。也沒有人下來。

出差汽車仍然等候在門口。他自個兒倒已經忘記了。司機拉拉他頭上的便帽，心照不宣地猶笑着。「多少錢啊？」雷維克問。

「十七個半法郎。」

雷維克付了錢。「你不要坐回去嗎？」司機愕然地問道。

「不。我要走回去。」

「很遠的咧，先生。」

「我知道。」

「那你必要我在這兒老等啊。白花了十一個法郎啦。」

「那無所謂。」

司機的褐色而潮濕的上嘴唇上，貼着一個烟蒂兒，這時候他又想點上了火。「好的，我希望那是值得的。」

「很值得的呢！」雷維克說。

那些花園露在寒冷的晨光裏。空氣已經很溫暖了，可是晨光還是很寒冷。紫丁香花叢，在薄暗中顯得很灰黑。靠背的長椅，在一張長椅上，睡得有一個人，用一份巴黎晚報遮住臉。這一張長椅，就是那天下雨的晚上雷維克也坐過的。

他望望那個躺着的人。一份巴黎晚報，很有節奏地在那給遮住的臉上起伏着，彷彿這一份不值錢的報紙有着一個靈魂似的，又彷彿這是一隻蝴蝶，隨時會帶着驚人的消息飛翔。

到空中。粗體鉛字的第一條緊要新聞，輕柔地呼吸着：希特勒宣佈，除波蘭走廊外，不作其他領土的要求。下面是女裁縫用灼鐵謀殺親夫。一幀銅圖裏，一個穿着星期日服裝的豐滿的女人，在凝睇瞪視着。旁邊又有一幀照片：張伯倫宣佈，和平尙有可能，銅圖裏是一個銀行員似的人，拿着一柄洋傘，臉兒活像一隻快樂的綿羊。在他腳底下，有一行幾乎不容易找尋到的小字：數百猶太人，在邊陲被棒棍擊斃。

這個傢伙，就用這麼些新聞遮着夜霧，擋着晨光，居然安恬地直睡到此刻。

他穿着一雙破爛的帆布鞋，一條褐色的羊毛褲，一件襤褸的短外套。這些在他都無所謂。他是那麼的貧困，這些都已經無所謂了——彷彿一條深海裏的魚，對於海面上的暴風雨啊都無所謂似的。

雷維克走回到國際旅館。他很清醒，也很舒泰。他既沒有拋撇什麼，也並不需要什麼。現在，已經用不到那些擾亂他心緒的東西了。他今天就可以上加爾太子去。固然是，太早了兩天，可是爲哈蓋而準備，太早總比太遲來得好咧。



雷維克走下樓去的時候，加爾太子的應接室裏還沒有什麼人。一架手提收音機，靜靜地放在桌子上。兩個收拾房間的女人，正在角落裏擦洗。雷維克急急地不引人注意地穿行了過去。他望望門口對面的鐘。這時候纔清晨五點。

他走上喬治五世路，踏進福奎飯店。那兒也沒有一個人。這家飯店已經打烊很久了。他站了一會兒，便又招呼了一輛出差汽車，開到希海拉柴特。

莫洛索夫站在門口，懷疑地望望他。「沒有什麼，」雷維克說。

「我原說如此。今天你就別想會等到的。」

「會的。今天已經是第十四天了。」

「你不能祇等一天的。你是一直等在加爾太子嗎？」

「是的。從早晨到現在。」

「他明天會打電話給你，」莫洛索夫說。「也許他今天還有別的事情，也許他隔一天就要走。」

「明天早晨，我還要施行手術呢。」

「那他也不會這麼早就打電話給你的。」

雷維克沒有回答。他望着一輛出差汽車，裏邊跳出一個穿着白色小禮服的舞男。跟着他下來的，還有一個臉色很白牙齒很闊的女人。莫洛索夫為他們開着車門。突然這街道上洋溢着一種香水的味兒。那女人有點兒跛腳。舞男付過了車錢以後，也懶洋洋地跟着她走。女人在門口等他。給燈光一照耀，她的眼睛顯得很綠。而瞳孔也收縮得很小。

「這麼早的時間，他當然不會打電話給你的，」莫洛索夫回來的時候，便這樣說道。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

「假如你給我一個鑰匙，我到八點鐘還可以上你那兒來，」莫洛索夫說。「從那時候起，我可以等到你回來。」

「你應該睡覺哪。」

「無所謂。假如要睡，我也可以睡在你牀上。沒有人會來找的，可是祇要你方便，我可以那麼做。」

「我去施行手術，要到十一點鐘纔了呢。」

「好的。那你給我一個鑰匙。我倒不希望你替聖·日耳曼郊的一位太太縫合卵巢的時候，因為心神興奮而縫到她的胃上去。她也許還會懷孕的。你帶着鑰匙嗎？」

「帶着在這兒。」

莫洛索夫把鑰匙塞進了口袋。然後掏出一盒薄荷錠，遞給雷維克。雷維克搖搖頭。莫洛索夫便拿出了幾片，扔進嘴裏。一下子就在他的髭鬚背後不見了，彷彿幾隻小小的白鳥飛進了樹林。「清涼一點兒。」他說。

「你有沒有在天鵝絨似的洞窟裏，坐過這麼一整天，等過這麼一整天嗎？」雷維克問。

「不止一整天呢。你有沒有過啊？」

「有過。可是並不爲了這樣的事情。」

「你有沒有帶什麼書報去看嗎？」

「帶得很多。可是我就一點兒也沒有看。你在這兒要忙到什麼時候呢？」

莫洛索夫又去開着一輛出差汽車的門。裏邊擠着幾個美國人。他讓他們進去了。『至少還要兩個鐘頭，』他回來的時候這麼說。『你瞧這光景吧。這是幾年來最瘋狂的一個夏季呢。到處都滿滿的了。瓊恩也在裏邊呢。』

「她嗎？」

「是的。又同了另外一個男人，要是你有興趣去看看的話。」

「不，」雷維克說。他轉過身來，準備走了。『那麼，明天再跟你見面。』

「雷維克，」莫洛索夫在後邊招呼着他。

雷維克回來了。莫洛索夫從口袋裏掏出了那個鑰匙。『這兒！你必須等在加爾太子的房間裏！明天之前我不想再來看你。要是你出去，千萬把門開着。』

「我不會睡在加爾太子的。」雷維克接過了鑰匙。『我睡到國際旅館去。在那邊，我的臉還是少露為妙。』

「你應該睡在那邊的。一個人不在房間裏睡，就算不得住在旅館裏。最好還是去睡，萬一警察會到應接室的桌子邊去詢問的。」

「那是對的。可是爲了萬一他們去詢問，最好還要能夠證明我是一直住在國際旅館

裏的加爾太子那邊，我倒早已佈置好了。牀鋪弄皺啦，臉盆，浴缸，面巾，一切都弄成用過的樣子，彷彿我確實一早就離開旅館似的。」

「好的。那麼，再給我那個鑰匙吧。」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最好，他們不看見你在那邊。」

「那不要緊。」

「要緊的，鮑列斯。我們不要做傻子。你的鬚鬚，長得很特別。而且，你說的對：我的行徑，我的生活，一定要顯得沒有什麼特別事故似的。假如明天早晨，哈蓋打電話來，那他下午一定還會得打來。要是我都接不到，那就會一天心神不甯了。」

「你現在上哪兒去啊？」

「去睡覺。這麼早的時間，我們別想接到他電話的。」

「要是你需要我，過後我到什麼地方來看你。」

「不要，鮑列斯。我希望在你下班的時候，我能夠好好地睡覺。八點鐘我還要施行手術

呢。」

莫洛索夫懷疑地望着他。「好。那麼明天下午，我到加爾太子來看你。萬一在這中間發

生什麼事情，請你打電話到旅館裏去。」

「好的。」

這街道。這都市。這殷紅的天空。這房屋背後的紅白藍顏色。風在小酒店的拐角上舞弄，彷彿一隻慈藹的貓。人羣，新鮮的空氣，在沉悶的旅館房間裏挨度了一天。雷維克沿着希海拉柴特背後的馬路在走着。給藩籬圍着的樹木，把森林和植物園的記憶，吐在陰沉的夜裏。突然他覺得空虛而疲乏了，幾乎要傾倒下來。祇要我能夠拋撇掉就好了，他內心中這樣地想着，祇要能夠澈底的拋撇掉，忘記掉，剝落掉，彷彿蛇脫殼似的！這與我有什麼相干呢？這幾乎早被遺忘了的過去的傳奇？而且那個人也與我有什麼相干呢？在中世紀的黑暗的階段，在中歐的日蝕中，那個渺小的偶然的工具，那個卑不足道的玩物？

這與他又有什麼相干呢？一個娼妓，在門口想勾搭他。她在門口的黝黯處，敞開着外衣。這件外衣做得像大氅一樣，解掉了腰帶就可以敞開的。一塊蒼白的肉體，模糊地閃露在外面。長統的黑絲襪，黑眼窩，在眼窩的黑影裏，誰也看不見任何的眼睛；脆弱，腐敗的肉體，彷彿早已發散着燐光。

一個老鴿上嘴脣貼着一枝紙烟斜倚在樹上凝視着他幾輛蔬菜貨車過去了馬匹低垂着頭，肌肉在皮膚下緊張地牽動。香草的馥郁的味兒，花甘藍的花球，好像在綠葉中的石化了的腦袋，番茄的紅色，盛放着豆類、洋蔥、櫻桃、和芹菜的竹籃。

這與他又有什麼相干呢？多一個或者少一個。在跟他一樣地壞甚至比他更壞的一萬個人中，多一個或者少一個。他驀然間停住了脚步。就是！他突然清醒了過來。就是！那便是讓他們滋長的原因，那事實：一個人覺得疲倦，一個人需要忘記，一個人這麼想：這與我有什麼相干呢？就是了！少一個！是的，少一個——那原是無所謂的，可是也是緊要的！緊要的！慢慢地他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枝紙烟，又慢慢地燃上了火。當那火柴的黃橙橙的光芒，在他彷彿縱橫着線條的洞穴似的手掌心裏照亮的時候，他突然明白了沒有什麼足以打消他暗殺哈蓋的東西。說也古怪，好像一切都有賴他這一舉動似的。陡然地，那彷彿不僅是他私人的復仇。而好像是，假如他不做，反而犯了天大的罪孽；又好像是，假如他不做，世界上的什麼事情便變得沒有辦法了。而同時，他又確實知道，事實上決不是如此——可是，超乎理解和邏輯，他那血液裏的幽暗的意識，却衝動着他必須那麼做，彷彿看不見的波濤，會從那兒洶湧出來，而以後就將發生更大的變故。他明知道哈蓋不過是一個恐怖的卑官，並無

多重要的地位；然而他突然又想到，暗殺他倒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火光在他手掌的洞穴裏熄滅了。他便摔掉了火柴。晨曦高懸在樹梢上。一幅銀色的綾綢，給纒醒的麻雀的指彈樂音●所織成的。他愕然地瀏覽着四周。彷彿他發生什麼事情了。好像展開了一個看不見的法庭，宣佈了判決。他清晰地看見那些樹木，一座屋子的黃色的圍牆，在他旁邊的灰色的鐵欄，籠罩着藍色烟霧的街道；他覺得這一切都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而且，他也知道，他要暗殺哈蓋，這一件事情，不復是他個人的小事情，而是更大更重要的。這是一個開始——

他走過奧雪里斯的門口。有幾個酒鬼蹣跚着出來。他們的眼睛很滯鈍，臉孔都緋紅。雷維克盯着他們看。他們走向階沿。那兒沒有一輛出差汽車在。他們咕嚕着咒詛了一陣，然後又移步向前，沉重，強悍，而喧鬧地走着。他們說的都是德語。

雷維克原預備回到旅館裏去的。現在却改變了主意。他記起羅蘭苔的話來，她說近幾個月來，奧雪里斯常常有德國旅行者去逛狎。於是他進去了。

羅蘭苔穿着黑色的搗婦制服，冷然而凝神地站在酒排裏面。唱機的樂音，打在埃及式的牆壁上，散發着回響。『羅蘭苔，』雷維克說。

她轉過了頭來。『雷維克！你好久不到這兒來了。你真來得很好。』

『爲什麼？』

他站在她旁邊，環顧着四周。裏面已經沒有多少客人了。他們零落地靠在這兒那兒的桌子上，弓着背脊在養神。

『我要離開這兒啦，』羅蘭苔說。『一星期之內就要動身的。』

『不回來了嗎？』

她點點頭，從衣服的頸項裏掏出了一張電報。『這兒。』

雷維克拆開看了，又遞回給她。『你的姑母嗎？她畢竟死了嗎？』

『是的。我要回去了。我已經跟老闆娘說過。她很忿怒，可是她也瞭解的。珍妮蒂一定補我的空缺。我還得訓練她一下呢。』說着羅蘭苔便笑了起來。『可憐的老闆娘。她原想今年在坎市風光一番的呢。她的別墅裏，現在一定擠滿了客人。一年前她受封了伯爵夫人。跟一個土魯斯的面首結了婚。祇要他不離開土魯斯一天，就津貼他五千法郎一月。現在，她却不

能不耽在這兒了。」

「你還預備開咖啡館嗎？」

「是的。我整天在外面買東西。巴黎的價錢，總要便宜得多。印花布的帘幔，你說怎麼樣啊？」

她從外衣的頸項裏又掏出個盤旋彎曲的東西。黃地上有花的。「好極了，」雷維克說。

「給我打了一個七折。還是去年的囤貨。」羅蘭苔的眼睛裏，閃着溫暖而和藹的光芒。

「我少花了三百七十五法郎。不壞吧，呃？」

「好得很。你預備結婚嗎？」

「是的。」

「爲什麼你要結婚了？爲什麼你不肯等一個時候，把要做的事先做好了？」

羅蘭苔笑了起來。「你真不懂得生意經呢，雷維克。沒有一個男人，事情是不好辦的。必須有一個內行的男人。我也知道自個兒能做。」

她站在那兒，堅定，舒泰，而鎮靜。一切事情她都考慮過了。需要一個內行的男人。「你不要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錢財，用他的名義去存放，」雷維克說。「先得看看一切的計劃實現

得怎麼樣？」

她又笑了起來。「我知道計劃會怎樣地實現。我們都很靈敏。我們在生意上需要彼此的互助。假如錢財由他太太當手，那麼男人就不成其為男人了。我不要什麼面首。我必須尊重我的丈夫。我不願意那麼做，要他每一分鐘儘跑來問我要錢。你懂得嗎？」

「哦，」雷維克連眼也不望地說道。

「好的。」她滿意地點點頭。「你要喝點兒東西嗎？」

「不要。我要走了。我是順道來看看你的。明天早晨，我還要施行手術呢。」

她瞟着他。「你真是太嚴肅了。你要不要女人啊？」

「不要。」

羅蘭若做了一個輕微的手勢，指揮兩個姑娘，走到一個坐在長檯上瞓睡着的男人那兒去。其餘的姑娘，都在四周歡躍着。祇有很少幾個還坐在有墊腳檯上，那是沿着中間的甬道分兩排放着的。還有幾個在走廊裏的光滑地板上滑着，彷彿孩子們在冬天滑冰似的。兩個姑娘拖着一個蹲踞着的姑娘，在長廊裏馳騁。她們蓬鬆的頭髮飄揚着，她們的胸脯擺動着，她們的肩膀袒露着，她們身上遮着的一束絲綢，也遮不住什麼東西，她們在歡樂地呼嘯，

突然這與雪里斯成了一片古希臘的景象了。

「夏天，」羅蘭苔說。「早晨總要讓她們有點兒自由的。」她瞧着雷維克。「星期四是我最後的一晚。老闆娘還預備給我舉行一次宴會。你肯賞光嗎？」

「星期四嗎？」

「是的。」

星期四，雷維克想。在七天之內。七天。那彷彿是七年。星期四——那時候一定已經幹好了。星期四——誰能夠預想到這麼長呢？「當然囉，」他說。「在哪兒？」

「這兒。六點鐘。」

「好的。我到這兒來。晚安，羅蘭苔。」

「晚安，雷維克。」

當他運用縮肌器的時候，事情果然發生了。事情發生得很快，驚人而灼熱的。他踣倒了。一下。那個張開着的鮮紅的肚腹的窟窿，那條紮着腸臟的濕潤的繃帶的蒸汽，那些從夾子旁邊的微細血管裏流淌下來的鮮血——於是他突然看見尤琴妮用質詢的眼光瞧着他。

他看見范勃爾的臉，在金屬的燈光底下看見他臉上的細孔和每一莖鬚鬚——於是他重新振作了一下，鎮靜地繼續進行他的工作。

他縫合着，雙手縫合着，刀口闔拙了，他覺得腋窩裏滲透着汗珠，它一直淌下他的身體，「你能把它縫合好嗎？」他問范勃爾道。

「好的，有什麼事嗎？」

「不，就是那熱氣，我沒有足夠的睡眠。」

雷維克望着尤琴妮的臉。「確是會有這樣的事的，尤琴妮，」他說。「即使是一個正當的人。」

這房間，彷彿一下子都給鎖閉了起來。真是說不出的疲累。范勃爾繼續在縫合着。雷維克不由自主地幫助他。他的舌頭厚了。上下顎硬得像棉花了。他慢慢地喘息着。佛蘭德斯的罌粟花。紅的，盛開着的罌粟花，不知羞恥的祕密，生命，操在執着刀的手裏；一陣震顫，通到一個人的手臂下，一種磁性的接觸，從遙遠的地方，從縹緲的死。我再也不能施行什麼手術了，他想。這件事，先得解決了再說。

范勃爾塗抹着刀口。「完工了。」

尤琴妮把手術枱的脚，折低了下來，便毫無聲息地推出房間去了。「要抽烟嗎？」范勃爾問。

「不。我一定要走了。我還有一點兒事情。這邊還有什麼必要的工作嗎？」

「沒有了。」范勃爾愕然地望着雷維克。「爲什麼你這樣的匆遽啊？要不要喝點兒蘇打苦艾酒這一類的冷飲呢？」

「不要。我必須趕快了！還不知道時間會不會過遲。再會吧，范勃爾。」

他急急地走了。招呼一輛出差汽車吧，他走到門外時便這麼想。一輛出差汽車，快！他看見一輛雪鐵龍靠近他停了。「到加爾太子旅館快！」

我應該告訴范勃爾的，說我這幾天裏不能夠幫他的忙，他這樣想。可是也不行。假如我在施行手術時突然想起哈蓋就在這會兒打電話給我，那我一定會神魂不定的。

他付了車錢，便急急地穿過大門裏面的廊廡。等着電梯下來，又彷彿是一個悠長的時間。他走下寬闊的走廊，開了門。看見電話機，便舉起聽筒，好像十分沉重似的。「我是萬·霍恩。有過什麼人打電話給我嗎？」

「請等一下，先生。」

雷維克等着。那接線員的聲音又響了。「不，沒有什麼電話。」

「謝謝你。」

下午，莫洛索夫來了。「你吃過什麼東西嗎？」他問。

「沒有。我等着你呢。我想我們在這裏一塊兒吃點什麼東西。」

「胡說！那要給人家注意的。在巴黎，除非生病，誰也不在房間裏吃飯的。還是出去吃點兒什麼。我可以就在這裏。這個時間，沒有人會打電話來的。現在，大家都在吃飯哪。這是神聖的習慣。話雖如此，萬一他打電話來，我可以冒充是你的隨從，問他的電話號碼，告訴他你在半小時之內就會回來。」

雷維克猶豫着。「你說的對，」他然後說。「那麼我在二十分鐘裏邊就回來。」

「鎮定一點。你已經等得夠長久了。現在可以不用心虛啦。你現在到福奎飯店去嗎？」

「是的。」

「你招呼一點兒開瓶的一九三七年華夫萊酒。我剛纔喝過。確是上乘的東西呢。」

「好的。」

雷維克下去了。他穿過街道，沿着花壇走去。然後他在酒店裏轉了一匝。哈蓋不在那兒。他便在靠近喬治五世路的花壇上，找了一個空桌子坐下，招呼一碟 *boeuf à la mode*。（法語：和脂油燒的牛肉）生菜，羊油，和一大玻璃杯華夫萊酒。

他在吃東西的時候，十分留神着自個兒。他勉強着自己，注意這酒味是很醇厚，還浮現着氣泡。他慢慢地吃着，望望四周，他看見高懸在凱旋門上的天空，彷彿一面藍色的錦旗，他叫了第二杯咖啡，他覺得這味兒很苦，然後又慢慢地點了一枝紙烟，他不願意太匆遽，他想多坐一會兒，他看着客人們經過，於是他站了起來，走過街道，回到加爾太子旅館，把一切都忘記了。

「華夫萊酒的味道怎麼樣？」莫洛索夫問。

「很好。」

莫洛索夫從口袋裏掏出一副小型棋子。「你要下一盤嗎？」

他們把棋子放進了棋盤的洞眼。莫洛索夫坐在一把椅子裏，雷維克坐在一張沙發上。「我想沒有護照，恐怕不能再在這兒耽過三四天了，」他說。

「是不是賬房間裏問你要過嗎？」

「還沒有。有時候他們在登記處問着要簽署過的護照。所以我在晚上搬進去的。夜班的看門人倒不問什麼問題。我祇告訴他要開一個五天的房間。」

「那些不招待外僑的旅館，照例都是如此的。」

「萬一他們要我的護照，那可麻煩了。」

「目前他們還不至於。我問過喬治五世和李滋這兩家旅館的。你在登記的時候，說是美國人嗎？」

「不。說是烏得勒支來的荷蘭人。不配用一個德國的姓名。爲了安全起見，所以我改了個姓名。萬·霍恩。不用豐·霍恩。要是哈蓋打電話給我，兩個姓名聽起來是一樣的。」

「對的。我想那還是不要緊的。你住的當然不是一個最便宜的房間吧。那麼，他們不至於會來麻煩你。」

「我也希望他們不要。」

「你用霍恩這個名字，真是可憐見的。我知道有一張再可以用這麼一年的身份證。那是我的一個朋友，他在七個月以前亡故了。驗屍官來驗屍的時候，我們都說他是一個沒有身份證的德國難民。因此我們把那張證明文件藏了起來，留着應用。後來用約瑟夫·華埃

斯的名字給他埋葬了，反正在他也無所謂。可是已經有兩個難民，就用着那張身份證在居住了。伊凡·格魯奇不是一個俄國人的名字。原來的照片已經模糊，而且是側影，又沒有打印，很容易調換的。」

「還是像現在這樣子的好，」雷維克說。「等我從這兒搬出去的時候，霍恩這個名字，便不復存在了，而且也沒有身份證。」

「若以警察的檢查而言，那畢竟要安全得多。不過，他們也不會來的。他們不會去檢查一家房金在一百法郎以上的旅館。我就認識一個難民，他並沒有身份證，却在李滋旅館裏住上了五年。知道這個祕密的，祇有一個夜班的看門人。你有沒有考慮過，萬一這兒的人們竟問你要起身份證來，你怎麼辦呢？」

「當然囉。我可以說，我的護照送在阿根廷大使館簽署。我會答應他明天拿給他看。於是，我把手提皮包留在這兒，自己就溜之大吉了。時間也是來得及的。而且，要問身份證，總是旅館裏的賬房間先問，不會是警察們來問的。我算得到。祇是——那就一切都完了，這兒。」

「那不要緊。」

他們下棋下到八點半。『現在你可以出去吃點兒東西了。』莫洛索夫說。『我就在這兒。等你吃罷回來，我再走。』

『我等一下在這兒吃。』

『胡說。你現在出去，吃飽一點兒。假如那個傢伙打電話給你，也許你先要跟他喝酒的。那麼，你最好先吃飽了。你打算過跟他到什麼地方去喝酒嗎？』

『是的。』

『我的意思是，萬一他仍然想見識一下，喝點兒什麼東西呢？』

『是的。我知道好些個地方，各人可以祇顧各人自個兒的事情的。』

『現在就出去，吃點兒東西。不要喝酒，祇要吃點兒厚味的和油膩的菜。』

『好。』

雷維克又走到福奎飯店。他覺得，這些都是假的。他好像在一本什麼書裏讀到，一張傳奇劇的電影裏看到，否則他就一定在做夢。他又在福奎飯店的兩邊走了一轉。花壇上擁擠着客人。他將每一張單獨的桌子檢視了一下。哈蓋却並不在那兒。

他坐在靠近門口的一張小小的桌邊，可以看見入口和街道。鄰桌上兩個女人正在談

着季帕列里和瑪恩蒲休的事情。一個長着幾莖稀疏鬚鬚的男人，跟她們坐在一起，却不說什麼話。另一邊，正有幾個法國青年在討論着政治。一個人擁護火十字會，一個人擁護共產黨，還有幾個人却在跟他們倆打趣。討論的時候，他們又在端詳着兩個美麗而矜持的美國姑娘，她們正在喝着苦艾酒。

雷維克一壁吃着東西，一壁還在注意着路上。他還不至於愚蠢得連巧遇的事情都不相信。祇有在好的文學作品裏，纔沒有太湊巧的事情；人生是日常充斥着荒誕可笑的奇事的。他在福奎飯店就了半個鐘點。這個時間，比較中午來得自然得多。然後他沿着上林苑的轉角，盪回了旅館。

「這兒是你汽車上的鑰匙，」莫洛索夫說。「我已經換過了一輛汽車。現在是一輛藍色的泰爾鮑特，有着皮墊的座位。另外那一輛的座位，是用凸花綢製的。皮墊容易洗乾淨。這是一輛輕便小蓬車，你可以把車頂裝上或卸下。可是車窗總是要把它開着的。假如你在汽車靠近的時候就要發鎗，那麼子彈可以從開着的窗子裏射出，免得留下什麼痕跡。這輛汽車，我已經借來了兩星期。事後也不必把它開回到車間裏來。祇要停在小路上就是。讓空氣透出去。現在這汽車就停在朗卡斯式旅館對過的皮里路。」

「好的，」雷維克說。他把鑰匙放在電話機旁邊。

「這兒是汽車的登記證。我却沒有爲你設法一張駕駛的執照。因爲我實在不願意向許多人那裏去設法。」

「我不需要。我在安底卑斯開了那麼多天的汽車，就沒有駕駛的執照。」

雷維克把汽車登記證放在鑰匙的旁邊。「今天晚上你把汽車停在另外一條馬路上，」莫洛索夫說。

真是一齣傳奇劇，雷維克想。一齣拙劣的傳奇劇。「我知道了。謝謝你，鮑列斯。」

「我倒很願意跟你一塊兒去。」

「我不要。那種事情，祇有一個人幹的。」

「假如我不在希海拉柴特門口，請你到我住的地方來叫醒我。」

「我總是要來的。無論事情會不會發生。」

「好的。再見，雷維克。」

「再見，鮑列斯。」

雷維克送走了莫洛索夫，便關上門。突然間這房間裏很靜寂了。他坐在沙發的角落裏。

看着那些懸掛着的帘幔。都是藍色的，還鑲上了邊紋。在這兩天中間，他對於這些東西，比了對於他一起生活了幾年的東西，更知道得熟悉。他知道那些鏡子，他知道那些灰色的天鵝絨似的地毯，靠近窗口處還有黝黑的點子，他知道桌子、牀鋪、和椅套的每一根線條——他知道這一切，熟悉得叫他討厭；祇有那架電話機，他纔是不瞭解的。



那輛泰爾鮑特汽車，停靠在巴賽諾路上，介於一輛雷諾德和一輛邁爾西台朋汽車的中間。那輛邁爾西台朋汽車是新的，掛着一張義大利的磁牌照。雷維克把泰爾鮑特開到了空地上。他好像很不耐煩似地，沒有仔細的留意；因此泰爾鮑特的後面葉子板，擦到了邁爾西台朋的左邊遮泥板，劃出一道擦傷的紋路。他也滿不在乎。竟沒有停車，逕直開到霍斯曼林蔭路下面去了。

他把汽車開得很快。雙手駕駛着汽車，在他覺得很舒暢似的。而況在他胃臟的腔口裏，其時又像水泥似的填塞着一種黝黯的失望。

這是清晨四點鐘。他原想再等候一下的。可是他突然覺得這件事情根本好像毫無意義。大概是，哈蓋早已忘記了許多時候以前的小小的插曲。也許是，他根本沒有回到巴黎來。

這時候，他們還有別的事情在那邊料理呢。

莫洛索夫站在希海拉柴特的門口。雷維克把汽車停靠在拐角上，纔走了回來。莫洛索夫期望似地聽着他。「你看到我打電話去留出的話嗎？」

「沒有。怎麼樣啊？」

「五分鐘以前我打過電話去的。一羣德國人坐在裏邊。一起有四個。其中的一個很像

「在哪兒？」

「樂隊的旁邊。祇有一張圍坐四個人的桌子。你從門口就可以望得見的。」

「好的。」

「你到門口那張小桌子邊去坐吧。我已經爲你留着了。」

「好的，鮑列斯。」

雷維克在門口立定了。房間裏很暗。燈光打在舞池的地板上。一個歌手站在裏邊，穿着一套銀色的衣服。圓錐形的小小的燈光，照的很強烈，其餘的地方，什麼東西都看不清了。雷

維克凝視着樂隊旁邊的桌子。可是還辨不明。給一堵白牆壁擋住了。

他在門口的一張桌子邊坐下。一個侍者送來了一大玻璃杯伏特加酒。樂隊彷彿在拖延着時間。樂曲的甜蜜的霧靄在蠕動着，蠕動着，慢得像一隻蝸牛。J'attendrai J'attendrai

(法語：我要等着)

歌手鞠着躬。一陣彩聲，立刻喧騰起來。雷維克向前靠着。他等着燈光的熄滅。歌手回到了樂隊裏。一個吉卜賽人點着頭，拿起了他的提琴。鏡鏡便將一陣含糊的樂音，灑落在空中。第一支歌曲。La chapelle au clair de lune (法語：明月下的小教堂。) 雷維克閉着他的眼睛。幾乎不耐煩再等了。

他在歌曲唱完之前，早就挺直了身子。燈光畢竟給關閉了。桌子上的電燈，都開亮了起來。起初的一瞬，他還是一點兒也看不見，祇看見模糊的輪廓。因為他向燈光凝視得太久了。於是他閉上眼睛，然後再抬起頭來。他立刻發現了那張桌子。

慢慢地他又靠到椅背上。一個都不是哈蓋。他就這樣坐了很久。突然地覺得疲累得要死。眼睛背後的疲累。間歇地把他沖蕩在不平衡的波濤中。那樂曲，那聲音的起伏，在旅館裏的靜寂之後，突然讓那嘈雜的喧鬧把他包圍在一重烟霧中間，還有那新的失望。彷彿睡夢的萬花筒，彷彿輕微的催眠，裹紮着腦子的細胞，他們的概略的思想，以及他們苦痛的徹夜。

驚覺。

他從舞影婆娑的光霧中，忽然發現了瓊恩。她那坦率乾燥的臉孔，向後傾仰着，頭部靠着一個男人的肩膀。這種情形，並沒有打動他的心。天下沒有再比愛過的人更容易陌生的了，他沒精打彩地想着。當那聯繫着幻想與實物的謎似的臍帶，一旦給撕裂的時候，空中的閃電還是可以打這個跳到那個上去的，仍然會發出彷彿從幽靈似的星星上散射出來的螢光；可是這光芒是絕無生氣的了。縱然還刺目，然而再也發不出火來——也不會飛來飛去的了。他把頭顱靠着長椅的背墊。超乎沉淵的親呢。用着一切甜蜜名字的兩性的暗影。種植在泥濘中的星形花，你去採擷的時候，便會給泥濘坑陷下去呢。

他挺直了身子。不待睡熟就應該走了。便招呼那侍者。「請你拿賬單來。」

「沒有什麼賬啊，」侍者說。

「怎麼會——」

「你什麼也沒有喝。」

「哦，是的，對的。」

他給了幾文外賞，就走了出去。

「不是嗎？」他走到外面，莫洛索夫便這樣問。

「不是，」雷維克答道。

莫洛索夫望着他。「我放棄了，」雷維克說。「真是他媽的印度人的鬼把戲。到現在，我已經等候了五天。哈蓋告訴我，他在巴黎祇耽這麼兩三天。要是真的，那麼他一定已經又離開了。假如他到過巴黎的話。」

「快去睡吧，」莫洛索夫說。

「我睡不着。現在我要回到加爾太子旅館去，收拾我的手提皮包，把房間退掉了。」

「好的，」莫洛索夫說。「那麼，明天中午我到那邊來找你。」

「哪兒啊？」

「到加爾太子旅館。」

雷維克望着他。「是的，當然囉。我真是胡說。是不是啊？也許不是吧。」

「且等到明兒個晚上再說。」

「好的。哦，是的。晚安，鮑列斯。」

「晚安，雷維克。」

雷維克把汽車開過奧雪里斯，便停在拐角上。要回到國際旅館去的意念，使他震顫了一下。也許在這兒還可以睡這麼幾小時吧。今天是星期一。照例是妓院的清日。看門人已經不在門口了。大概裏面早沒有了客人啦。

羅蘭若倚立在門側，照顧着這個寬敞的房間。在這個幾乎空寂的地方，留聲機發着吵人的樂調。「今晚上沒有多少生意了吧？」雷維克問。

「沒有。祇有那邊一個傢伙。簡直像猴子一樣地好色，可是他却不願意跟一位姑娘到樓上去。你總知道那種典型吧。想幹而害怕。又是一個德國人呢。也好，反正他已經付好了錢，也不會耽擱得久的。」

雷維克毫不在意地望着那張桌子。那個人坐着，背向着他。同座的還有兩個姑娘。當他斜倚在一個姑娘的身上，雙手摸着她的奶子的時候，雷維克便看清了他的臉。原來是哈蓋。他聽着羅蘭若在說話，彷彿隔着一重烟霧。他簡直不瞭解她的話。他祇覺得自個兒倒退了一步，便站在門邊，可以不讓對方發現而看清楚那邊的桌角。

最後，羅蘭若的聲音，從烟霧裏傳來了。「要點兒高涅克酒嗎？」

留聲機的粗厲而尖銳的樂音。還有那橫隔膜上的震顫與抽搐！雷維克用指尖刺進自己的手掌：不要讓哈蓋看見他在這兒。而且不要讓羅蘭苔知道他跟他認識的。

「不要。」他聽到自個兒在說。「我已經喝夠了。你說，是一個德國人嗎？你知道他是誰嗎？」

「不知道。」羅蘭苔聳聳她的肩膀。「在我看起來，他們都好像是一樣的。我祇知道，他從沒有來過這兒。可是你，要不要喝點兒什麼東西啊？」

「不要。祇是想看看——」

他覺得羅蘭苔的眼睛在瞞着他，便不能不鎮定一點兒了。「我祇是想聽聽你什麼時候舉行宴會。」他說。「星期四還是星期五啊？」

「星期四，雷維克。你來嗎？」

「我準時到。那便是我要知道的事情。現在我要走了。晚安，羅蘭苔。」

「晚安，雷維克。」

燈光輝煌的夜晚，突然咆哮了起來。再也沒有房屋了——一個巖石的叢叢，一個窗戶的林莽。突然又發生了戰爭，一枝巡邏隊沿着空寂的街道在徐行。那輛汽車，可以作為躲避

的壕塹的，馬達已經響了起來；埋伏着守候敵人的遭遇。

難道等他出來的時候就把他打死嗎？雷維克凝望着街道。幾輛汽車，發着黃橙橙的燈光，彷彿迷途的貓。在遠遠的一盞街燈下，站着一個警察模樣的人。他又看看自個兒的磁牌，想到開鎗時的響聲。羅蘭苔，她纔看見他的——他聽到莫洛索夫的話：「千萬不要冒險，千萬不要！那是不值得的。」

沒有看門人。沒有出差汽車。好的。在星期一的這個時間，也沒有幾個乘客的。當他這樣想着的時候，一輛雪鐵龍的出差汽車，轆轤地經過了他，在門口停靠了。司機點了枝紙烟，大聲地打了個呵欠。雷維克覺得自個兒的皮膚在牽縮着。他還是在等待。

他考慮着是不是需要下車去告訴那個司機，說是裏邊沒有一個客人了。不可能的。找一個理由，給他一點兒錢，把他打發開吧。去找莫洛索夫。他從記事冊上扯下了一張紙片，寫了幾行字，撕裂了，又重寫了一張，莫洛索夫不會在希海拉柴特等他的，用一個假名來簽字吧——

那輛出差汽車發動着引擎駛走了。他目送着它，可是看不見裏邊。他不知道在他寫字的時候，哈蓋會不會坐進了汽車去。於是他立刻扳上了頭擋。泰爾鮑特穿過拐角，追着那輛

出差汽車在急駛了。

從背後的車窗裏，他看不見什麼人。可是哈蓋也許坐在車廂的一邊。他慢慢地駛過出差汽車。在黑暗中也看不見什麼。他的汽車落後了，便又搶上前去，靠到那輛出差汽車的旁邊。司機回過頭來，么喝着他。「嗨，你這個獸蟲，你想衝撞我嗎？」

「我的一個朋友，搭着你的汽車哪。」

「你這個蠢笨的酒鬼，」司機直嚷着。「你不看見車子是空着的嗎？」

那時候，雷維克發現速率表已經不走了。他便轉了個急彎，開着回去。

哈蓋站在人行道上揮着手。「喂，出差汽車。」

雷維克把汽車開近了他，煞停下來。「出差汽車嗎？」哈蓋問道。

「不是。」雷維克從車窗口探出頭來。「喂，」他說。

哈蓋望着他。他的眼睛牽縮着。「什麼？」

「我想我們是認識的，」雷維克用德語說道。

哈蓋向前俯視着。一陣疑雲從他臉上消失了。「Mein Gott—Herr von—von

——德語：「我的天哪——豐——豐——先生——」

「霍恩。」

「對的對的！豐·霍恩先生當然囉！多麼巧啊！我的好人，你這一晌都在什麼地方啊？」

「就在這兒巴黎。來，請進來。我想不出你回來得這樣快。」

「我已經打過好幾次電話給你了。你已經搬了旅館嗎？」

「不。還是在加爾太子旅館。」雷維克開了汽車的門。「請進來。我送你去。這個時間，你可不容易叫到出差汽車了。」

哈蓋一隻脚踏上了汽車板。雷維克可以覺察到他的呼吸。他又看見那張紅噴噴的熱氣騰騰的臉。「加爾太子旅館，」哈蓋說。「見鬼的，原來是那個地方！我把電話打到喬治五世去了。」他大聲地笑着。「現在我知道啦。加爾太子旅館，當然囉。兩個地方攪糊塗了。我沒有帶來那本舊的記事冊。總以為是記得的。」

雷維克斜觀着門口裏邊的人們走出來，總還要些時候吧。那些姑娘們先得換一下衣服。可是，他也必須讓哈蓋快點兒上車。「你想進去嗎？」哈蓋打趣着問。

「我本來想進去的。可是時間已經太遲了。」

哈蓋的鼻子，大聲地掀動着。「你自個兒說的朋友。我是最後一個了。她們快要打烊

啦。」

「那不要緊。無論如何，這兒也不上勁兒。我們還是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吧。來啊！」

「還有什麼地方開着的嗎？」

「當然囉。真正好的地方，現在還祇是開始呢。這兒是旅客們玩的。」

「真的嗎？我想——這兒也實在不錯了。」

「一點兒也不行。還有更好的地方呢。這兒不過是貓窩而已。」

雷維克輕輕地踏了幾下風門。馬達吼了幾響，便又低沉了去。他估計得很對；哈蓋果然小心翼翼地爬上他旁邊的座位。「好得很，又碰到了你，」他說。「真是好得很。」

雷維克伸過手去，關上了車門。「我也很高興呢。」

「這兒真是一個有趣的地方。姑娘們很多袒露着。你想警察局居然會准許她們大多數都像是有毒的，呃，可不是嗎？」

「在這些個地方，一個人就不敢怎麼保證了。」

雷維克踏着嚙接子。「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絕對保證的嗎？」哈蓋咬着一枝雪茄的烟尾。「祇吃這麼一服藥劑，我是不願意就回去的。再說，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呢？」

「是的，」雷維克說着，遞給他一個電燃機。

「我們上哪兒去啊？」

「先到一家 maison de rendez-vous（法語：幽會所，即俗稱台基者）去怎麼樣？」

「那是個什麼場所啊？」

「社會婦女去找發展的地方。」

「什麼？真是社會婦女嗎？」

「是的。有些女人是，因為丈夫太老了。有些女人是，討厭自家的丈夫。有些女人是，丈夫

賺來的錢，不夠維持一家的生活。」

「可是怎麼——她們不能夠單是——她們怎樣弄的呢？」

「那些女人到那邊去這麼一兩個鐘頭。彷彿吃鷄尾酒或者寢酒似的。她們有些人還可以徵召上來。那又不像蒙瑪特那樣的妓院。我就認識一家很好的台基，在森林中段。女主人的儀表，頗類一個公爵夫人。一切都是特別的講究，精緻，和富麗。」

雷維克說得很迂緩，很鎮定，呼吸得也很慢。他聽到自個兒所說的話，竟像一個旅客們的嚮導，可是他還強制着自己繼續地說下去，讓自個兒更能平靜一點。他手臂上的血管在

顫動着。便把轉向盤用雙手緊緊地捏住，藉以控制那顫動。「要是你看見了那些個房間，一定會覺得驚奇呢。」他說。「傢具是真品，地毯和枱毯是陳貨，酒是精製的，服務又特別的道地，說到女人，你可以絕對的保證。」

哈蓋噴吐着雪茄的烟霧，便轉向雷維克說道，「瞧，聽着這些也已經夠舒服了，我親愛的霍恩先生。祇是還有一個問題：價錢當然不會便宜的吧！」

「我可以保證，價錢也不貴。」

哈蓋粗厲地笑着，有點兒窘態。「那要看你怎麼個標準了！我們德國人，錢是帶得有限的！」

雷維克搖着他的頭。「我跟那個老闆娘很熟。而且她還欠着我的錢。她一定會把我們當作特客的。你去的時候，就說是我的一個朋友，說不定還不會要你的錢。萬一要一點兒，也不過是幾文外賞——比在奧雪里斯的一瓶酒錢還要少呢。」

「真的嗎？」

「你瞧着吧。」

哈蓋在他的座位上移動着。「Donnerwetter，那真是太有意思了！」他對着雷維克

微笑。「你好像很精明！你對於那個女人，一定施過很多的恩惠。」

雷維克望着他。他也凝視着他的眼睛。「有時候，這些個地方，當局也會去麻煩的。企圖去敲詐。你總懂得我的意思吧？」

「那怎麼辦呢！半晌，哈蓋思索着什麼。「你在這兒很有勢力嗎？」

「不怎麼。却有幾個朋友倒是地位很重要的。」

「那就好了。我們很可以用你一下，應該是很有利的。過些時候，我們能不能夠再談一談啊？」

「當然可以。你預備在巴黎耽多久？」

哈蓋笑了起來。「我總是在快要離開的時候碰到你。今兒早晨七點半，我就要走了。他看看汽車裏的電鐘。「在兩個半鐘頭裏邊。我要告訴你的。在那個時候，必須到達北火車站。時間來得及嗎？」

「容易。上車之前，你還要到旅館裏去嗎？」

「不。我的手提皮包已經給送到車站上去了。下午我就離開旅館的。那樣可以少付一天的房金。我們的外匯——」他又笑了起來。

突然他雷維克也覺得自己在笑着。他把雙手緊壓在轉向盤上。不可能的，他想，這是不可能的。總還會有事情來打岔呢！這樣的機會是不可能的了！

清新的空氣，使哈蓋覺得了酒意。他的聲音，變得低沉了。他在座位的角落裏，坐了坐舒服，便開始打起瞌睡來。他的下顎垂着，兩眼閉闔。而其時，汽車却開入了萬籟俱寂的黝黑的森林。

汽車的燈光，彷彿兩個雪白的妖怪，將兩旁的樹木，從黝黑中猛驅出去。阿拉毗亞護謨樹的氣味，從開着的車窗裏衝進來。車輪滾過柏油路的聲音，輕微而連續的，彷彿一輩子也不會休歇似的。馬達的呻吟，在潮濕的夜空中，顯得深沉而柔和。左邊閃過一個小池的亮光，車窗的半面黑影比那背後的昏暗的山毛櫸更見得清晰。草原上覆蓋着露水，宛如灰白色的螺鈿。瑪德里路，聖·詹姆斯門路，尼里路。一座沉睡着的屋子。河流的氣息。那是賽納河。

雷維克把汽車沿着賽納河畔的林蔭路在行駛。兩條駁船，浮在月色斑斕的河面上。遠處有一條船，船頭上有着了一匹狗在狂吠。吠聲掠過了水流。前艙裏還燃亮着火光。雷維克沒有將汽車停下。他用勻靜的速率，駛行在賽納河邊，免得驚醒車廂裏的哈蓋。他原想在這兒

停靠的。可是不可能。駁船靠得跟岸太近了。於是他整入福美路，離開了河沿，回到龍鄉小徑。打瑪格里特小徑前面慢慢地開過，然後轉入那些更狹窄的烏道。

當他側過頭來瞧着哈蓋的時候，祇見他雙眼睜開着。哈蓋也瞧着他。他沒有移動座位，僅僅抬起了頭，瞧着雷維克。在遮風板所反映出來的微光中，他的一雙眼睛，宛似一對藍色的玻璃球。叫他觸電似的怔了一怔。「醒來了嗎？」雷維克問。

哈蓋沒有回答。他祇是瞧着雷維克。他也沒有移動。連眼睛也不霎一下。

「我們到了哪兒啊？」他最後纔這樣問。

「在鮑龍森林中。快近卡斯卡特飯店了。」

「我們走了多久啦？」

「十分鐘。」

「好像不止呢。」

「不會多的。」

「我在睡熟以前看過錶的。我們已經走了半個多鐘頭啦。」

「真的嗎？」雷維克說。「我倒想不到已經這麼久了。好在快要到啦。」

哈蓋的視線，始終沒有離開過雷維克。「到哪兒啊？」

「到 maison de rendez-vous」

哈蓋移動了一下。「回去吧。」他說。

「現在嗎？」

「是的。」

他已經不醉了。他已經清楚，已經醒來了。他已經改變了臉色。他的談諧和溫順，已經消失了。雷維克第一次又看見了這張他所熟悉的臉，深印在秘密警察總部的刑房裏受苦的記憶上的臉。而突然地，自他碰到哈蓋以後所發生的那份不安的感覺，也頃刻消失了，那份在他以爲僅僅去謀殺一個跟他全不相干的陌生人的感覺。他原以爲在他車廂裏的，乃是一個灌了些紅酒的和藹的人，從他臉上也找不出值得謀殺他的理由，找不出任何盤踞過他心上的理由。可是現在，突然地又發現那一雙眼睛，在他苦痛地從昏厥中醒來時所看見的那一雙眼睛。還是那雙冷酷的眼睛，那種冷酷的，低沉的，刺耳的聲音——

雷維克的心裏，彷彿有什麼東西驀然間翻了一個身。好比一個改變電流的磁極。緊張仍然存留着；可是那躊躇，那懼怯，那逡巡，却陡然匯成了一道單純的電流，祇有一個目標，祇

有一個鴿的。已逝的歲月化成了灰燼，那個灰色牆壁的房間又出現了，還有那些沒有燈罩的白光，以及鮮血、皮鞭、臭汗、苦痛和恐怖的氣息。

「爲什麼啊？」雷維克問。

「我一定要回去了。還要回到旅館裏去呢。」

「可是你剛纔說過，你的東西都已經給送到車站上去了。」

「是的，確實是給送去了。可是我在離開以前，還有點兒事情要解決。我怎麼全都忘記了。快回去吧。」

「好的。」

上星期裏邊，不論白天或黑夜，雷維克在這兒森林裏，已經開過一二十次的汽車。他知道此刻在哪兒。還有幾分鐘的路呢。便向左轉入一條湫狹的烏道。

「我們是在回去嗎？」

「是的。」

白天也照不到太陽的密樹底下，散發着濃郁的香氣。黑暗更濃密了。汽車射出了更明亮的光。雷維克從鏡子裏看見哈蓋的左手，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從車門上移開了。裝在右邊

的轉向盤。他想，天保佑這輛泰爾鮑特有着裝在右邊的轉向盤！他轉了個急彎，用左手把着轉向盤，裝作爲了轉彎而搖擺着。然後在直路上加快了速率，汽車便像箭似的急駛了過去。可是幾秒鐘之後，他就用足全力踏着制動機。

泰爾鮑特輕輕地跳了起來。制動機吱吱地響了一下。雷維克將一隻脚踏在制動機上，另一隻脚踏着地板，藉以支持身體的搖倒。哈蓋的雙腳沒有踏着什麼東西，而且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急震，因此上身向前重重的一衝。他又來不及從衣袋裏伸出手來，於是那前額猛撞着遮風板和擋水板的邊緣。就在這一剎那間，雷維克便從右邊衣袋裏摸出一把重甸的螺旋鉗，對準他腦壳下的頸根上，沉重的一擊。

哈蓋沒有起來還手。他向旁邊扭成一團。祇有右肩膀還沒有滑瀉下去。把他的身體架在擋水板上。

雷維克立刻繼續前進。他穿過了大路，關暗了車燈。他繼續地前進，等着搜索有沒有人聽到了那制動機的響聲。他考慮着萬一有人走來，是不是要把哈蓋拖下車廂，隱藏到叢林裏去。最後他在一條岔路口停靠了，扭滅了車燈，關好了馬達，跳出車廂，拉下車篷，推開車門，靜靜地諦聽着。萬一有什麼人來，他可以遠遠地看見，遠遠地聽到。那麼把哈蓋拖到密樹底

下，裝作馬達發生障礙的樣子，時間也是綽有餘裕的。

這靜寂彷彿是一種喧鬧。這咿唔的聲音，來得那樣的突兀，那樣的不可思議。雷維克緊扼着雙手，直到它受傷了。他纔知道，在他耳際咿唔着的，乃是流淌出來的鮮血。於是他深深地却又慢慢地呼吸着。

這咿唔的微聲，逐漸地變成了咆哮的巨響。透過這咆哮，他又聽到一陣逐漸響起來的尖聲。雷維克凝神地諦聽着。聲音逐漸地響了起來，彷彿是金屬所發似的——於是他突然明白，這是蟋蟀的鳴叫，而那咆哮也就寂滅了。在他前面的一狹條草地上，在這破曉的時候，祇有蟋蟀在吟哦着。

草原沉浸在拂曉的微光中。雷維克把車篷蓋了起來。這是千鈞一髮的時機了。他不能不在天大亮之前，把一切都收拾好。他望了望四周。這個地方可並不好。森林裏就沒有一個地方是好的。沿着賽納河邊，地方太亮了。他原想不到竟會弄得這樣遲的。他一陣風似的旋了個圈子。彷彿聽到一種脫逃和抓爬的聲音，接着又有一聲呻吟。原來哈蓋的一隻手從開着的車門上滑瀉下來，擱在踏脚板上。雷維克這纔意識到自己手裏還拿着一柄螺旋鉗。於是他抓住了哈蓋的衣領，拉開他的腦袋，猛擊了兩下。於是呻吟聲也便消逝了。

什麼東西噼啪地響着。雷維克站定了。原來是一枝手鎗，從座位掉落到踏腳板。在他沒有踏住制動機以前，哈蓋就一定按着這枝手鎗的。雷維克便把手鎗檢了起來，摔回到車廂裏。

他又諦聽着。那蟋蟀。那草原。那逐漸光亮又彷彿逐漸在後退的天空。一會兒之後，太陽就會出來的。雷維克開了車門，把哈蓋拖出車廂，將前面的座位折倒下來，然後設法把哈蓋移到前面座位和後面座位中間的鋼板上。可是不可能。地位太窄了。他在汽車周圍走了一轉，拉開車身背後的櫃子。急速地把裏邊出空了。然後又把哈蓋拖出車廂，拉到後面。哈蓋還沒有死。拉着很沉重。汗水淌下雷維克的臉頰。結果居然給拉進了車櫃。他把哈蓋的雙膝摺了起來，好像一個胎兒那樣，硬塞進去的。

他從地上檢起幾件工具，一把鐵錘，一副鐵鉗起重機，放在車廂的前面。近處的一株樹上，有一隻小鳥開始在啾鳴。他驀然地怔了一下。這聲音，彷彿他從沒有聽到過似的。噲。他望望那草地。比先前更見得明朗了。

時間更促迫啦。他走到背後，將車櫃的蓋子掀開了一半。把左脚擱在後面的保險梗上，用膝蓋撐住那半開着的蓋子，掀開的寬度正夠他探手去摸索。萬一有什麼人過來，也祇見

他好像在工作着，而他便可以立刻關閉那櫃蓋。前面的路途很長。他必須先把哈蓋弄死啊。
哈蓋的頭擱在右邊的角度。那是他可以看見的。頸項很軟；脈息還在跳躍。他用雙手又住了哈蓋的咽喉，緊緊地扼着。

彷彿過了很久的時間。腦袋纔微微地扭動了一下。真是很微很微的。那身體好像要伸展出來。却似乎給衣服捆住了。嘴張開着。小鳥又尖聲地啾鳴了一陣。舌頭很厚，還罩着一大層黃苔。突然，哈蓋的一隻眼睛睜開了。它突出着，好像要矚視光明，要端詳景物，又好像要掙脫自己，要撲向雷維克去——於是那身體便倒了下來。雷維克還扶掖了一個時候。然後完了。

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却看見一個人穿過了草地在走近他。那個人祇是盯着他看。雷維克站着不動。那個人走近了。他的步態很遲緩，很閒散。穿的是圍丁或是工役的服裝。他望着雷維克。雷維克嘔吐了一口，從衣袋裏掏出一包紙烟。點了一枝，吸了一大口。烟味在他喉嚨裏刺激着，氤氳着。那個人穿過了馬路。他望着雷維克嘔吐的地方，然後又望着汽車，望着雷維克。他既不說什麼，而雷維克從他的臉上，也看不出什麼表情來。於是他慢吞吞地又在岳路前面消失了。

雷維克等了幾秒鐘。然後把車櫃關好，踏動馬達。在這兒森林裏，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了。天色太亮啦。他必須開到聖·日耳曼去。他知道那邊也有樹林的。





一小時以後，他在一家小旅館前面停了車。他很飢餓，頭也有點兒暈。他在放着兩張桌子幾把椅子的門前停下車。他叫了一杯咖啡，幾塊鬆糕，便走過去洗手。盥洗室裏臭得很。他要了一杯清水，漱了漱口。然後洗了洗手，又出來了。

早餐已經端整在桌子上。這杯咖啡的味兒，跟天下任何早餐的味兒是一樣的，燕子飛繞着屋頂，太陽在屋子的牆壁上，鋪蓋了第一條金黃的毛毯。人們都在上工去了，一個撩起了衣服的女侍，在小酒店的繫着細珠的帘幔背後，擦抹着地板。雷維克已經久矣乎不見這樣最恬靜的夏季的清晨了。

他喝着咖啡，却打不定吃東西的主意。他不想用手來觸摸什麼東西。他祇是望着它們。

無聊，他想該死，我又何苦這樣心理失常哪。我必須吃點兒什麼。他又喝了一杯咖啡。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枝紙烟，好容易留神着不把觸摸過的一端放進嘴裏。可是無論如何，他還是沒有吃什麼。我必須先把這件事情弄好了，他想，於是站起身來，付清了賬。

一羣耕牛，蝴蝶。太陽照在田園上。太陽照在遮風板的玻璃上。太陽照在汽車的篷頂上。太陽照在藏着哈蓋的車櫃的金屬把手上——這哈蓋，既不聽到爲什麼被暗殺，也不聽到被誰暗殺的。本來情形倒應該是兩樣的——

「你認識我嗎，哈蓋？你知道我是誰嗎？」

他看見面前出現一張通紅的臉。「不爲什麼？你是誰？我們以前有沒有見過？」

「見過的。」

「什麼時候？我們是知己朋友嗎？倒不是在軍官訓練學校。還要來得遲呢。」

「遲嗎？可是你一晌住在國外哪。我是從沒有離開過德國。直到最近兩年，纔到這兒吧。」

「也許我們一塊兒喝過酒——」

「不，我們沒有一塊兒喝過。也不是在這兒。是在德國哪，哈蓋！」

一重欄柵。鐵軌。一座花園，小小的玫瑰，草夾竹桃，和向日葵。等着一列孤寂的黑色的火

車，在無垠的清晨，吐着氣馳過了。從遮風板的玻璃裏，活生生地反映着一雙膠質似的眼睛，現在給關在車櫃中，承受着鏘鏘裏漏下來的塵屑。

「在德國嗎？哦，我知道了！在一次黨的改組會議上。在紐倫堡。我想我是記得的。是不是在紐倫堡別墅裏啊？」

「不，哈蓋。」雷維克望着遮風板的玻璃，緩緩地說着，他覺得過去幾年的黑色的波浪，又洶湧回來了。「不是在紐倫堡。是在柏林。」

「柏林嗎？」那張給反光映碎了的幽影中的臉，顯出了一絲可笑的不耐煩的痕跡。「讓我們聽吧，我的朋友，讓我們聽聽這個故事吧！別再那麼旁敲側擊，使我坐臥不安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彷彿從地面上升起來的波浪，現在淹沒到他的雙臂了。「坐臥不安，哈蓋！就是那麼啊！坐臥不安！」

一聲遲疑的，小心翼翼的譁笑。「別這樣打趣了，我的朋友。」

「坐臥不安，哈蓋！你現在知道我是誰了嗎？」

那笑聲，更遲疑，更小心翼翼，更彷彿是一種威脅了。「我怎麼會知道呢？我見過成千的

人。我記不出每一個來的啊。假如你說的是秘密警察的話——」

「是的，哈蓋，正是那秘密警察。」

聾聾肩膀。他提防着。「要是你真在那兒受過審問的話——」

「是的。你還記得嗎？」

又聾了聾肩膀。「我怎麼能記得呢？我們審問過成千的人了——」

「審問過！鞭打得昏厥，腎臟給鞭傷了，骨格給打折了，像皮囊似的被擲進了地窖，却又被拖了上來，撕裂臉頰，捺碎畢丸——那樣的酷刑，你就叫它作審問！那些不能再叫喊的人們所發出來的可怖的呻吟——那就是審問！昏迷與意識之間的嗚咽，踢着肚腹，用橡皮的棍棒，用鞭子來抽——是的，所有那樣的酷刑，你就天真地叫它作「審問！」」

雷維克望着遮風板上的看不見的臉，從那遮風板裏，玉蜀黍，罌粟和玫瑰花的鄉村風景，又悄悄地滑過——他凝視着，嘴唇在振動，他說着需要說的一切話，可是他並沒有說，然而他又不能不說的。

「不要移動你的雙手！否則我要打你下來！你還記得那個矮小的瑪克斯·魯森伯，他跟我關在同一個地窖裏，躺在我旁邊，身體給糟塌了，他想將頭顱撞在水泥的牆上，免得再

給拖出去審問——審問，是不是啊？因為他是一個民主黨員！還有惠爾曼，他呻吟在血泊中，牙齒給打落了，只剩了一個眼睛，經你們審問了兩小時之後——審問，是不是啊？因為他是一個天主教徒，他不相信你們的元首是一個新的救主。還有賴森斐爾特，他的頭和背，看去祇像一堆肉，他竟懇求我們咬開他的血脈，因為他沒有牙齒，自個兒不能夠咬了，經你們審問之後——審問，是不是啊？因為他反對戰爭，不相信炸彈和燒夷彈是文化的最完全的表現。審問，成千的人已經給審問過了，是的——不要移動你的雙手，你這個豬獠！而現在，我畢竟弄到了你，我們開到一所牆壁很厚的屋子，祇有我們兩個人，我可以審問你了——慢慢地，慢慢地，審問幾天，用你對付魯森伯的酷刑，對付惠爾曼的酷刑，對付賴森斐爾特的酷刑，正如你們施於我們的一樣！於是，然後——

驀然間，雷維克覺得汽車在開快了。於是他放了點風門。房屋，一個村落，幾匹狗，一羣鷄，馬在走着，馳騁着，伸長着頸根，抬起了頭顱，異教徒似的，半人半馬的怪物似的充滿着活力的生命。一個微笑地提着洗衣籃的女人，一排排晾着的衣服，彷彿幾面愉快的旗幟。孩子們在門邊戲耍着。這一切，他看的很清晰，然而總好像隔着一重玻璃，彷彿很近，又好像無比的遙遠，充滿着美麗、恬靜和天真，強烈地刺激着他，却跟他隔離着，爲了夜間的事情，現在是再

也不能得到的了。他一點兒也不覺得遺憾——事已至此，如斯而已。

汽車開得慢了下來。穿過村落時，便又加快了速度。看看那隻鐘。他差不多已經開了兩小時啦。那怎麼會的呢？他竟一點兒也不知道。他沒有看見什麼東西。祇有那張他正對着說話的臉——

聖·日耳曼公園。先是襯托着蔚藍天空的黑色的棚架，然後是樹木。樹木。樹木的道路，樹木的公園，尋找着的，期望着的，突然出現了森林。

汽車開得更沒有聲息了。前面是森林，一陣蔥鬱和金黃的波浪，展列在右邊，展列在左邊，它們淹蓋着天際，擁抱着萬物——即使那些在它們中間蜿蜒疾馳的閃爍的甲蟲。

土壤很鬆軟，滋生着矮小的樹叢。這兒跟道路已經離得很遠了。雷維克把汽車停靠在相隔一百公尺的地方，還在他視線的範圍之內。於是他拿出了鐵鏟，開始挖掘着泥地。那是很容易的。萬一有什麼人走來，看見了汽車，他也可以藏好了鐵鏟，彷彿一個游客那樣地踱回過去的。

他挖掘着泥地，把足夠掩埋一個屍體的土壤挖掘出來。然後將汽車開到坑邊。屍體很

重。可是他祇把汽車開到硬地上停着，免得在鬆土裏留下輪胎的轍跡。

屍體還是彎曲着。他把屍體拖到了洞口，開始剝下身上的衣服，疊成一堆。這工作，倒是出乎他想像的容易。他讓赤露着的屍體留置在地上，檢起了衣服，放進車櫃，便將汽車開回到原先停靠的地方。他鎖好車門和櫃子，拿了一柄鐵鎚。他考慮到萬一有什麼意外被人家發現了，這樣，他事先必須消滅任何足以證明他身份的憑據。

他此刻覺得再回到那個屍體那兒去，倒是件困難的事情。他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動，真想把它拋擲在地上，自個兒跳進汽車，就這麼溜掉了。他站了一會兒，望了望周遭。幾碼以外的地方，有兩匹松鼠在一棵山毛櫸的枒枝上追逐着。它們的紅毛，在陽光裏閃爍。於是他繼續地前進。

傲然的淡藍的。他把一塊油膩的絨布遮着哈蓋的臉，然後用鐵鎚沉重地擊着。第一下敲過以後，他就停了下來。彷彿聲音太大了。於是他立刻輕輕地敲擊着。隔了一會，纔把絨布翻開。臉孔已經成了一塊汗血斑斕的辨認不出的肉餅了。如同賴森斐爾特的頭顱，他想。他覺得自個兒的牙齒咬得很緊。也不像賴森斐爾特的頭顱，他想。賴森斐爾特的頭顱還要慘得多呢；因為那個時候他還是活着的。

右手指上的戒指。他把它揸下了，然後將屍體塞進了土坑。這泥洞好像還短了一點。他把雙膝折到肚腹上。於是將土壤遮鋪到上面。沒有多少時候。他已經讓坑洞踩平了，再拿預先鏟好的蘚苔遮蓋在土壤上。倒是天衣無縫的。要不是俯下身子，誰也看不出什麼痕跡來。然後把短樹叢都揸直了。

那鐵鎚。那鐵鏟。那塊絨布。他把那些東西，一起跟衣服塞進了車櫃。於是他又慢慢地走回去了一次，找尋着足以洩露機密的痕跡。可是他幾乎一點兒也找不出來。雨水和幾天的滋長，會把一切都恢復原狀的。

奇怪：一對死人的鞋子。一雙短襪。一襲棉毛衫。一套衣服。那短襪，那襯衣，那棉毛衫——怕人的，皺縮的，彷彿跟那死人一起死去了似的。連觸摸它們，看看它們牌號商標也都覺得很怕人呢。

雷維克檢點得很快。把牌號商標都拆去了。然後把這些東西紮成一捆，點火焚燒。這地方離開那掩埋屍體的所在，又有十公里以上的距離，使人家同時看不見兩處。

他繼續地駕車前進，直駛到一條溪邊。纔把拆下來的牌號商標，用紙包紮好。又將哈蓋

的記事冊撕裂得粉碎，再搜索着哈蓋的皮夾裏邊有兩張一千法郎的鈔票，一張往柏林去的火車票，十個馬克，幾張錄着地址的紙條，還有一張哈蓋的護照。雷維克把鈔票藏進了自己的口袋。先前在哈蓋的衣服上，他早已搜到過幾張五法郎的鈔票了。

他對着那張火車票，瞧了好一會兒。往柏林——瞧着彷彿很刺目的往柏林。他把火車票撕碎，跟其餘的東西堆置在一起。對於那張護照，他又踟躕了半天。護照的有效期間，還有三年，簽署的有效期間，還有兩年。他頗想藏了起來，留給自個兒使用。倒很合他目前的生活方式。要是沒有什麼危險，他不會考慮這麼兩次的。

結果，他也把那張護照撕碎了。又撕碎了一張十馬克的鈔票。他祇把哈蓋的鑰匙、手鐲、戒指、和哈蓋幾隻手提皮包的收據，藏了起來。他還需要一點兒時間，去考慮是不是應該領出哈蓋的手提皮包，以便消滅在巴黎的一切痕跡。後來他又找出一張旅館賬單，也把它撕碎了。

他燒燬了一切的東西。時間費得意外地長，幸而還帶着幾張報紙，纔把那些衣服都燒燬了。他把灰燼拋在溪澗裏。然後又檢查汽車上有沒有血跡：一點兒也沒有。他仔細地擦洗着鐵鎚和螺旋鉗，把所有的工具都放進了車櫃。便又仔細地搓抹着雙手，掏出一枝紙烟，坐

了一會，抽吸着。

太陽從高大的山毛櫸樹叢裏傾斜地照射下來。雷維克坐着，在抽烟。他一肚子的空虛，什麼事都不想。

當他又轉入通往城堡去的那條路上的時候，倏然地想起了茜皮爾。在晴朗的夏日，那城堡兀立於永恆不變的十八世紀的天空下。倏然地他又想起了茜皮爾，打那些日子起，像這樣的，不想抗拒回憶，不想推開它，不想抑制它，這還是第一次。他從不敢回憶到哈蓋召喚她進去的那一天。他從不敢回憶到浮現在她臉上的恐怖得發瘋的神態。其餘的一切，都給這樣的回憶掃除淨盡了。而他也從不敢回憶到她自縊的消息。他不相信。那是不可能的——然而誰又知道她以前遭遇過什麼呢？他想起了她，便禁不住頭腦裏覺得一陣痙攣，雙手變成一對爪距，彷彿鐵鉗似的將胸脯緊緊地箍着，使他好幾天逃不出企圖復仇的紅霧。

現在，他又想到了她，而那隻箍圈，那陣痙攣，和那團迷霧，却突然離開了。什麼東西已經鬆掉，一重柵柵彷彿落了下去，恐怖的影痕開始在移動，早不像過去那些年來的凝凍不化了。她那扭曲的嘴在閉闔，眼睛消失了呆定，血液溫婉地流回到她鉛粉似的臉上。不復是一

張永恆恐怖的面具，而仍然是那個他所熟識的茜皮爾，他們曾經一塊兒生活過，撫摸過她柔嫩的酥胸，兩年之間她像一個六月的薄暮似的爬過他的生活。

過去的日子升將起來——還有過去的夜晚——彷彿遙遠的已被遺忘了的烟火，突然地展現在天外的上空。他過去的那扇嚴局着，拴鎖着，血染着的門，此刻又得自然地幽靜地打開了，後面又展現了一個花園——不復是那個秘密警察總部的地窖。

雷維克又把汽車開了一點多鐘。他沒有回到巴黎。却在聖·日耳曼背後的賽納河橋上停靠了，將哈蓋的一把鑰匙，一隻戒指，一枝手鎗，扔在水裏。然後他拉下篷頂，繼續前進。

他穿行着法國的清晨。黑夜幾乎已經被遺忘，彷彿落在他背後。總有幾百年之久了。數小時以前所發生的事情，看來有點兒模糊——而抑壓了幾年的事，却謎似的升騰起來，移近着他，彷彿再也沒有什麼孔隙，跟他分隔似的。

雷維克不知道他自個兒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他原以為他會感覺到空虛、疲乏、淡漠、而憤慨的；他以為他會有一種嫌厭的感覺，緘默的辯解，需要喝水，需要飲酒，需要忘記的——然而他並沒有。他想不到竟會這樣地釋然，這樣地寬慰，彷彿一把鈎鎖關住了他的往事。他望了望周遭。風景在閃馳着，白楊樹的行列高矗着火炬似的蔥翠的歡顏，罌粟和矢車

菊的田野燦爛地展現在前面，小村落的麵包店裏騰出了新鮮麵包的香味，小學兒童們的喧鬧聲壓倒了一張提琴的殘音。

前次他打這兒經過的時候，可會想着些什麼的啊？前次，幾小時以前，幾世紀以前？那玻璃的牆壁到哪兒去了，被擯斥的感覺到哪兒去了？像迷霧一樣地蒸發到初升的旭日中去了。他又看見那些孩子，在門口的平廊上戲耍着，他看見瞌睡着的貓和狗，他看見五色繽紛的衣服當風晾着，還有那個女人，仍然拿着晾衣服的木夾，站在草地上，晒好一長列的襯衫。他看着這些風景，覺得自個兒正是屬於這些風景裏的，這感覺比在許多年以前更強烈了。他心裏有着一種什麼東西，在融化着，柔軟而潮潤地升將起來，一片燒過的田野又苞青了，一種縹渺的牽強的見解，搖曳着回進了平衡的狀態。

他悄悄地端坐在汽車裏，簡直不敢動彈，生怕將這個意境嚇跑了。它在四周滋生着，蔓延着，上上下下都給圍住了，他端坐着，看着還不相信，然而他分明是感覺到的，而且也知道它確然在浮現着。他以爲哈蓋的陰影會坐在他旁邊，瞧着他——而現在，坐在他旁邊的，却祇有他自個兒的生命，這生命已經回來，向着他凝視了。那一雙幾年來在沉靜中，在急切的懇求中，在咒詛中睜大着的眼睛，已經閉着，一張嘴已經得到甯靜，兩隻恐怖地伸展出來

的胳膊最後已經沉落了下去。哈蓋的死，將西皮爾的臉，從死相中拯救出來——這一會兒它彷彿又復活了，可是即刻便模糊了去。最後它會得到甯靜而沉落的；現在是不至於再會出現的了；白楊樹和菩提樹，把它輕輕地埋葬，於是剩下來的，就祇有夏天，蜜蜂的嗡嗡，和一種清澈的，太醒久了的疲乏，彷彿他已經好幾夜不睡，而現在需要長睡一覺，或者就好像永遠不想再睡了。

他把泰爾鮑特停在龐賽關路上。馬達一靜止，他就跳下汽車，便覺得自個兒真是疲乏得要命。倒不像在駕駛時的那種鬆弛的勞頓了；這是一種祇想睡覺的無邊的空虛。他向國際旅館走着，這時候走路彷彿也是很費力的。太陽照着他的肩膀。他突然記起加爾太子旅館裏的房間，必須退掉了。原先可都已經忘記啦。他是那樣的疲乏，簡直想挨到以後再去的。可是經他考慮了一會兒，畢竟還是勉強地走了回去，叫了一輛出差汽車到加爾太子旅館。他付清了房金，幾乎忘記要回他的手提皮包。

他在陰冷的大廳裏等候着。靠右坐在酒排間裏的，正有幾個客人在喝瑪提尼酒。侍役把手提皮包拿來之前，他又幾乎睡熟了。給了一點外賞，他便另外叫了一輛出差汽車。『到

東火車站。」他說。聲音很響，使看門人和侍役都可以清晰地聽到。

他吩咐司機停靠在鮑埃底路的轉角。「我記錯了一點鐘，」他跟司機說。「時間太早呢。就停在那家小酒店門前吧。」

他付了賬，拿了手提皮包，向小酒店走去，看着那輛出差汽車不見了。然後走回頭，叫了另外一輛出差汽車，開到國際旅館。

除了一個打着瞌瞌的侍役以外，樓下就沒有一個人。這時候是正午十二點。房東一定在吃飯了。雷維克拿着手提皮包走進了自己的房間。脫掉衣服，開了淋浴的水龍頭。他洗得很長久，很仔細。然後又用酒精來擦着。這樣纔使他清醒過來。他把手提皮包和帶出去的零星東西整理好了。便換上一件乾淨的絨線衣，一套乾淨的衣服，走到樓底下莫洛索夫的房間裏去。

「我剛纔上樓來看過你的，」莫洛索夫說。「今天是我的空班。我們可以到加爾太子旅館去吃點兒東西——」他自己打斷了話，仔細地端詳着雷維克。

「現在可不需要，」雷維克說。

莫洛索夫瞧着他。「完工了，」雷維克又說。「今天早晨不必多問。我要睡覺。」

「你還需要什么嗎？」

「不需要什麼。一切都完工了。幸運得很。」

「汽車在哪兒？」

「龐賽蘭路。一切都收拾得很好。」

「沒有未了的事情嗎？」

「沒有。突然我頭痛得厲害。我要睡覺去了。等會兒再下來。」

「好的。你確信沒有未了的事情嗎？」

「沒有了。」雷維克說。「沒有什麼了，鮑列斯容易得很呢。」

「你沒有忘記什麼東西吧？」

「我想沒有。沒有。現在我可不能把整個的經過再思索一遍了。首先，我需要睡覺。過後再談吧。你等會兒還就在這兒嗎？」

「當然囉。」

「那就好。待我等會兒下來。」

雷維克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他在窗口邊佇立了一會。難民惠生霍夫的百合花，在下

面窗外的木盒裏閃耀着。對過是格子窗的灰牆。一切都結束了。這樣是對的，這樣是好的，應該是這樣的，可是一切都結束了，再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了。也不剩什麼事情了。不再有什麼事情放在他的面前了。明天這一個詞兒，已經不復有意義啦。今天在他的窗外，昏沉沉地變得空無所有了。

他脫掉衣服，又沖洗了一次。還把雙手浸漬着酒精，好久好久地讓它們在空氣裏晾乾。手指關節四周的皮膚，都顯得緊張了起來。他覺得頭顱很沉重，腦子彷彿在頭顱裏翻滾。他檢出了一副皮下注射的針管，放在窗邊椅子上。一隻小小的電鍋裏煮着。一會兒水就沸了。使他想起了那條溪澗。祇想起了那條溪澗。他敲斷了兩枝小管的尖端，吸進了，潔淨得如同清水一般的針藥。他自己注射着，然後躺到牀上。隔了一會兒，又拿浴衣蓋在自己的身上。他覺得宛似一個十二歲的小孩，疲乏而孤寂，籠罩着一種年青人的落寞之感。

薄暮時分他纔醒來了。屋面上照耀着一片慘澹的石竹色。惠生霍夫和戈爾特堡太太的聲音，打從下面傳了上來。他聽不明白他們在說着些什麼。反正也不想去知道。這時候的心境，頗像一個沒有午睡習慣的人偶然睡了一回午覺似的——彷彿跟一切都分離了，就

可以實行一次猝然間沒有預先打算過的自殺。我希望現在就可以施行一次手術，他的一件嚴重得極少生望的絕症。他忽然又想起一整天沒有吃過什麼東西，便驀然地覺得飢餓得要死。頭痛倒也不覺得了。於是他穿好衣服，走下樓去。

莫洛索夫穿着襯衫，坐在他房間裏的桌子邊，索解着一盤困難的棋局。這房間是差不多很空寂的。牆壁上掛着一套軍裝。一個角落裏供着一尊聖像，前面還點着一盞燈。一個角落裏安着一張桌子，桌上擺着一把煮茶的銅壺，另外一個角落裏放着一隻時式的冰箱。這可說是莫洛索夫的奢侈品了。冰箱裏面，他藏着伏特加酒，食品和啤酒。牀邊鋪着一塊土耳其的地毯。

莫洛索夫一言不發地站了起來，拿了兩個杯子，一瓶伏特加酒。他斟滿了兩杯。「這是塞勃洛伏加酒，」他說道。

雷維克在桌子邊坐下了。「我不想喝酒，鮑列斯。我肚子餓得要死呢。」

「好的。那麼讓我們出去吃點兒什麼東西吧。同時——」莫洛索夫在冰箱裏搜出俄國的黑麵包、胡瓜、白脫、和一小盒魚子醬。「——你先吃點兒這個！魚子醬是希海拉柴特的一個廚房頭目送給我的禮物。靠得住的。」

「鮑列斯，雷維克說，「我們可不必像做戲那麼了。那個人啊，我是在奧雪里斯碰到的，在森森裏殺死，在聖·日耳曼埋葬。」

「有人看見你嗎？」

「沒有。便是在奧雪里斯門前，也沒有人看見。」

「沒有什麼地方有人看見嗎？」

「有人穿過森林裏的草地。那時候一切都已經收拾好了。我已經把哈蓋藏進了汽車。除了汽車和我，就看不見什麼東西，我那時候正在嘔吐着。要不是喝醉了酒，便是身體不舒服。也並不見得怎麼觸目的。」

「他的東西，你怎麼處置的呢？」

「都給埋掉了。拆下的高標跟他的護照什麼的，一起都燒燬。我還留下了他的鈔票，和寄放在北火車站的手提皮包的收據。那時候他已經付清了旅館的賬，打算今兒早晨離開巴黎的。」

「他媽的，真運氣。還有什麼血跡嗎？」

「沒有。根本就沒有什麼血。加爾太子旅館裏的房間，我已經退掉了。東西又搬回到這

兒在巴黎跟他接洽的那些人，可能都以為他搭上了火車。假如我們把他的行李也領出來，那麼那邊就一點兒痕跡都沒有了。」

「他們會在柏林發現他沒有到達，就回巴黎來偵查的。」

「假如他的行李也不在這兒，那麼他們就不會知道他往哪裏去了。」

「他們會知道的。他沒有用掉那張臥鋪的車票哪。那車票你可會燒燬了沒有？」

「也燒燬了。」

「那麼把那張行李收據也燒掉。」

「我們可以把那張收據送到行李房裏，關照他們把手提皮包送到柏林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去，對的。」

「那還不是一樣的。最好還是燒燬了。假如你做得太大方，他們或許會更懷疑的。現在，他還不過是失蹤而已。這在巴黎是可能發生的。他們會偵查，要是幸運的話，他們會偵查到。他最後在什麼地方出現過。在奧雪里斯。你也在那邊嗎？」

「是的。沒有幾分鐘的時間。我看見他。他却沒有看見我。於是我在門外邊等他。沒有人看見我們在裏面。」

「他們也許會問起那個時候，誰在奧雪里斯裏面。於是羅蘭苔就會記得你在那兒的。」

「那兒我是常去的。那倒沒有關係。」

「最好還是不問你。你是沒有身份證的難民啊。羅蘭苔知道你住在哪兒嗎？」

「不知道，可是她知道范勃爾的地址。范勃爾是政府裏的醫生。不過羅蘭苔在幾天之內就要離職了。」

「他們會知道她去什麼地方的。」莫洛索夫斟着自己的酒杯。「雷維克，我以為你還是躲避幾星期的好。」

雷維克望着他。「你說來容易，鮑列斯叫我躲避到什麼地方去呢？」

「躲避到任何一個人烟稠密的地方。到坎市，或者到都維爾。現在正有許多人到那邊去，你就很容易混在裏面啊。或者到安底卑斯。你知道的，那邊沒有人問你要什麼身份證。那麼，萬一警察局要傳你去作證，范勃爾和羅蘭苔也會告訴我的。」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最好是，就耽在老地方，照常地生活，彷彿沒有什麼事似的。」

「不在這件事情上就不能夠這樣。」

雷維克望着莫洛索夫。「我不會逃跑的。我要就在這兒。那不過是一部分。你懂得嗎？」
莫洛索夫沒有作答。「第一，你必須燒燬他的行李收據。」他然後說。

雷維克把收據從口袋裏掏出來，點上了火，讓它在煙灰盤裏燒燬了。莫洛索夫拿過銅盤，將灰燼傾倒在窗外。「哦，那就好了。你身邊還有什麼他的東西嗎？」

「錢。」

「讓我看。」

他端詳着。上面沒有什麼標記。「這是很容易花掉的。你預備怎麼辦啊？」

「我想捐獻給難民委員會。不具名。」

「明兒個你先去兌開了，然後在兩星期之內把兌開的錢都捐掉。」

「好的。」

雷維克把鈔票塞進了衣袋。摺着鈔票的時候，他纔意識到自己正在吃東西。他將雙手瞥視了一下。今兒個早晨，他的思想多麼奇怪哪。於是他又拿了一塊新鮮的黑麵包。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東西呢？」莫洛索夫問。

「隨便哪兒。」

莫洛索夫望着他。雷維克微笑。這是他第一次的微笑呢。「鮑列斯，」他說。「你不要像一個護士那樣地瞧着我，彷彿怕我暈厥似的。我已經掃除了一匹罪該萬死的野獸。我曾經殺死過與我毫不相干的十多個人，我倒引以為榮，是我並不是在堂皇的戰鬥中把他們殺死，却是偷偷地趁他們沒有懷疑的時候，打背後把他們殺死的，那就是戰鬥，而且是認為光榮的。唯一使我遺憾的是，我沒有能夠當面告訴哈蓋，然而那也是一個很傻的念頭。他畢竟被解決，從此不能再荼毒什麼人了，原是我寤寐求之的，而現在却彷彿從報端看到一則大快人心的新聞似的，從我心坎上移掉了。」

「好的。」莫洛索夫扣着衣服的鈕扣。「我們走吧。我需要喝酒。」

雷維克抬起頭來。「你？」

「是的，我，」莫洛索夫說。「我。」他猶豫了一下。「今天我纔第一次覺得自個兒已經老了呢。」

歡送羅蘭苔的宴會，正六點鐘開始。一個鐘頭就散席的。七點鐘又開始營業了。

桌子放在昆連着的房間裏。所有的娼婦都穿戴了起來。大多數都是黑綢的衣服。平時祇見她們赤露着，或者祇遮着一條單薄的草蓆的，現在雷維克跟許多人便認不出來了。祇有六七個人還留在大房間裏，作為應急的部隊。她們準備到七點鐘交班，然後進來吃飯。在赴宴的時候，沒有人會穿那種做生意時穿的衣服。這倒不是老闆娘的規矩；姑娘們自個兒都願意那麼做。雷維克也不覺得奇怪。他懂得這些娼婦們的禮儀；那是比上流社會更來得嚴格的。

姑娘們集了個公份，送羅蘭苔六把柳條的椅子，作為酒店開張時的賀禮。老闆娘送了一架收銀機，雷維克送了兩張大理石桌子，跟柳條椅子相配的。他是這個宴會中唯一的外

客也是唯一的男人。

晚餐在六點零五分開始。由老闆娘主持。羅蘭若坐在她右邊，雷維克坐在她左邊。排下去便是新來的鴉母，助理鴉母，和一排排姑娘。

那 hors d'oeuvres (法語：食事開始時之小食品) 真是好極了。還有斯特萊斯堡的鵝肝，家鄉肉，和陳的白葡萄酒。雷維克給送上了一瓶伏特加。因為他不歡喜白葡萄酒的。接着又來一瓶很好的維希沙埃司。然後是歐洲大比目魚，還有一九三三年的莫沙爾酒。這比目魚的滋味，燒得跟瑪克辛飯店的差不多。酒味也清淡而醇厚。然後是青蘆筍，鬆脆粉嫩的烤雞，一股蒜頭味的精選生菜，還有一瓶聖·愛彌林出產的葡萄酒。桌子那一端，她們正在喝着一瓶一九二一年的羅馬尼·康蒂。「這些姑娘們是不歡喜喝的，」老闆娘這樣說道。雷維克却很愛喝。其時，第二瓶伏特加又送上來了。爲了交換起見，他把香檳酒和巧格力冰淇淋傳遞過去。他跟老闆娘兩個人，吃着乾乳酪下酒，還有不塗白脫的新鮮白麵包。

酒席間的談話，集中在一個婦女膳宿學校的題材上。那幾把柳條椅子牽絆着絲線。收銀機閃爍着亮光。大理石桌子也晶瑩地反耀着。一種淒涼的氣氛瀰漫在這個房間中。老闆娘穿着黑色的衣服。她佩着鑽石，也並不太多。一隻胸針，一個戒指，是很精緻的淺藍色的寶

石。雖然她受封了伯爵夫人，却並不戴冠冕。她很風雅，又喜愛鑽石。她說紅寶石和綠寶石都很危險。惟有鑽石最可靠。她跟羅蘭苔和雷維克談着話。她很有學識，因此談吐都很風趣、輕鬆、和談諧。她時不時引用蒙旦、沙篤勃理安、和福祿特爾的名句。在她聰慧而幽默的臉上，閃爍着白中帶藍的頭髮。

喝過咖啡以後，七點鐘，那些姑娘們便像學校裏聽話的女學生們一樣地站了起來。她們很客氣地辭着老闆娘，跟羅蘭苔道別。老闆娘又耽了一會兒。她還帶着一瓶阿爾瑪涅克白蘭地，彷彿雷維克從來不會喝醉過似的。那枝應急的部隊進來了，她們都已經梳洗過，比她們做生意的時候塗抹得少些，穿着晚裝。老闆娘等到這批姑娘們坐定吃着冰淇淋的時候纔走。她跟她們招呼了一下，對於她們犧牲這一次盛會表示了感謝。然後她親切地說着再會。「我會看見你的，羅蘭苔，在你離開之前——」

① 蒙旦 (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1533—1592) 法國文藝復興期懷疑主義哲學家。

② 沙篤勃理安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 法國文學家，政

治家。與 Strael 夫人同為法國浪漫主義運動之驍將。——譯者

③ 福祿特爾 (Voltaire, de 1694-1778) 法國哲學家，文學家。——譯者

「當然囉，老闆娘。」

「容我把阿爾瑪涅克酒留在這兒嗎？」她問雷維克道。

雷維克向她表示了謝意。老闆娘走了——一舉一動都顯出她最高貴的身份。

雷維克拿了酒瓶，坐在羅蘭苔的旁邊。「你什麼時候動身哪？」他問。

「明天下午四點零七分。」

「那我到火車站上去。」

「不，雷維克。那是要不得的。我的未婚夫今晚上就要到這兒來。我們明兒個一起走。你

總明白爲什麼你不能去嗎？」

「當然囉。」

「我們還打算明天早晨辦幾樣東西，在我們動身之前，把一切都寄運出去。今晚上我要搬到柏爾福旅館去住。很好，很方便，又很乾淨。」

「他也住在那邊嗎？」

「當然不，」羅蘭苔詫異地說道。「我們此刻還沒有結婚咧。」

「哦。」

雷維克知道這話倒並不是假的。羅蘭苔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婦女，不過做着這麼一個職業而已。至於這個職業是一個供給膳宿的婦女學校，或是一個娼寮，那倒是無所謂的。她現在結束了她職業的工作，於是一切都擺脫了，她又回到她自個兒的資產者的世界裏去，對於另一個世界上的一切，她是不留一絲兒懷念的。這兒的許多娼婦，也都是同樣的情形。有幾個後來從了良，變成很好的太太。當娼原是一種不得已的職業，並不是什麼罪惡。這樣倒使他們避免了墮落。

羅蘭苔向雷維克微笑着，拿了那瓶阿爾瑪涅克酒，又斟滿了他的酒杯。然後又從手錢袋裏掏出一張紙條。「要是你有一天想離開巴黎——這兒是我們家裏的地址。你隨時可以請過來玩玩。」

雷維克望着那條紙條上的地址。「上面寫着兩個不同的名字，」她解釋着。「一個是起先兩星期裏用的。是我自個兒的名字。以後，那是我未婚夫的名字。」

雷維克把紙條兒放進了口袋。「謝謝你，羅蘭苔。目前，我總還是耽在巴黎的。再說，要是我突然到你府上來，你未婚夫也許要覺得突兀吧。」

「你的意思是，因為我不要你到火車站上去嗎？那倒不是這麼講的。我是說，萬一你不

能不離開巴黎的時候。很促迫。在那種情形之下。」

他抬起了頭來。「爲什麼？」

「雷維克」她說。「你是一個難民。難民，有時候總會發生麻煩的。在那種情形之下，最好是知道一個警察不會來麻煩的地方。」

「你怎麼知道我是一個難民的呢？」

「我知道。可是沒有跟什麼人講過。不干這兒人的事。你把地址藏着。萬一你有什麼時候需要的話，你就來。在我們那個地方，不會有人來盤問你的。」

「好的。謝謝你，羅蘭苔。」

「兩天之前，警察局裏派過人到這兒來。他問起一個德國人。他要知道那個德國人有沒有來過這兒。」

「真的嗎？」雷維克注意地說。

「真的。那個德國人，在你上次來的那一回來過。也許你已經不記得了。一個魁偉的禿

頂的人。他跟伊伏妮和卡蘭兒坐在那兒。警察就盤問到他有沒有來過這兒，其時還有誰在這兒沒有。」

「我已經不記得了。」雷維克說。

「我相信你不會注意到他的。當然我也沒有說起你在那天晚上也到過這兒一下的事。」

雷維克點點頭。

「還是這樣回答他的好。」羅蘭苔說道。「這樣就不至於讓那些個傢伙有機會去找無辜的人們要什麼護照了。」

「當然囉。他有沒有說起他預備怎麼樣嗎？」

羅蘭苔聳聳她的肩膀。「沒有。也不干我們的事。我祇告訴他沒有人在這裏。這是我們這邊的老規矩。我們從來不知道什麼事。那樣來得好。而且他也不怎麼感覺興趣似的。」

「他不嗎？」

羅蘭苔微笑了起來。「雷維克有許多法國人，對於一個德國旅客所發生的事情，根本不放在心上的。我們自個兒的事情，也已經夠多了。」

她站起身來。「我要去了。再見，雷維克。」

「再見，羅蘭苔。你走了，這兒的情形就不同了。」

她微笑着：「目前也許還不至於。不過也是很快的。」

她出去跟姑娘們道別。一路走過去的時候，她又望着收銀機、椅子和桌子。那些都是實惠的禮物。她在她的咖啡館裏早已看見過了。尤其是那隻收銀機。這是象徵着收入、安全、溫暖和旺盛。羅蘭苔踟躕了一會兒，終於她還是熬耐不住。她從口袋裏掏出了幾個貨幣，放在閃爍的收銀機旁邊，開始試用起來。機器轉動了，上面標出兩法郎又五十，抽屜自動地關閉，羅蘭苔放進自己的錢去，臉上掛着一縷孩子似的愉悅的微笑。

姑娘們也都好奇地走了過來，圍着這具收銀機。羅蘭苔又試了一次。一法郎七十五。

「在你們那邊，花這麼一法郎七十五，可以喝些什麼東西呢？」一個綽號叫作「馬兒」的瑪格麗特問。

羅蘭苔思索着：「一杯杜白納，兩杯普諾酒。」她然後說。

「你們那兒，一杯苦艾酒和一杯啤酒要多少錢啊？」

「七十生丁。」羅蘭苔便在收銀機上標出了零法郎，七十生丁。

「便宜哪。」馬兒說道。

「我們不能不比巴黎便宜哪。」羅蘭苔解釋道。

姑娘們把柳條椅子拖在兩張大理石桌邊，舒服地坐了下來。她們都捋捋了晚裝，突然裝作羅蘭苔預備開張的那家咖啡館裏的座上客。「我們要三杯茶，還要英國的餅乾，羅蘭苔太太，」特別受已婚男人愛寵的那個嬌小玲瓏的黃髮碧眼姑娘苔賽，這樣說道。

「七法郎八十生丁。」羅蘭苔很快地扳動收銀機。「抱歉得很，英國餅乾是很貴的。」旁邊一張桌子上，馬兒瑪格麗特思索一會之後，便抬起頭來。「兩瓶寶茂利，」她興奮地招呼着。她很歡喜羅蘭苔，頗想表示她的親熱。

「九十法郎。挺好的寶茂利了！」

「還要四瓶高涅克！」馬兒費力地喘息着。「今兒是我的生日。」

「四法郎四十生丁！」收銀機骨碌地響了一陣。

「還要四杯咖啡，還要 *meringues*（法語：白糖和蛋白所製的糖果！）」

「三法郎六十生丁。」

看得着魔的馬兒，便凝望着羅蘭苔。她簡直全神貫注了。

姑娘們圍住了收銀機。「一起要多少呢，羅蘭苔太太？」

羅蘭苔拿出那張印着數目字的紙條，開始在加疊着。「一百五十法郎七十生丁。」

「能賺多少錢呢？」

「大約三十法郎。那都是因為香檳的關係。你在香檳酒上，花了很多的錢呢。」

「好的，」馬兒說道。「好的！那就預祝你生意興隆！」

羅蘭苦又走回到雷維克這兒來了。她的一雙眼睛，閃爍着亮光，彷彿祇有這雙眼睛是充滿了愛情和生意似的。「再見，雷維克。不要忘記我告訴你的話。」

「不會的。再見，羅蘭苦。」

她走了，強碩、挺直、而靈敏的——對於她，前途很單純，生活也很優裕呢。

他跟莫洛索夫兩個人，坐在福奎飯店的前面。這是晚上九點鐘。花壇上擠滿了客人。在凱旋門背後很遠的地方，兩盞街燈，發着慘白而陰冷的光。

「那些耗子們正要離開巴黎了，」莫洛索夫說。「國際旅館裏空出了三個房間。這是一九三三年以來從未有過的事。」

「別的難民們就會住進去的。」

「哪一種難民呢？我們已經有俄國、義大利、波蘭、西班牙、和德國的難民了——」

「法國，」雷維克說。「從邊陲那兒來的。難民好像上次大戰時一樣。」

莫洛索夫舉起酒杯，纔發現已經是空着了。便招呼侍者。「再來一大玻璃杯普伊。」

「你怎麼樣，雷維克？」他然後問。

「像一隻耗子嗎？」

「是的。」

「現在啊，耗子們太需要護照和簽署了。」

莫洛索夫頗表異議地瞧着他。「你到現在為止，有了沒有？雖然沒有，你却到過普

拉格、維也納、列克、西班牙和巴黎。現在啊，正是你應該離開這兒的時候了。」

「往哪兒去啊？」雷維克說。他接過侍者送上來的大玻璃杯。酒杯很冷，還有點兒冰。他

把淡味的酒，傾倒在裏面。「到義大利去嗎？秘密警察會在邊陲上等我。到西班牙去嗎？長槍

會員也會在那兒等着的。」

「到瑞士去。」

「瑞士太小了。而且瑞士我已去過了三次。每一次啊，總是一個星期就給警察局抓去，

又送我回法國了。」

「那麼到英國。從比利時可以偷渡過去的。」

「不可能。他們會在碼頭上逮住我，送我回比利時。而比利時又不是一個難民們可以容身的國家。」

「你不能到美國去。那麼墨西哥怎麼樣呢？」

「人太多了。而且那裏也必須有什麼身份證，纔可以入境的。」

「你難道一點證件都沒有嗎？」

「我祇有幾張出獄證，總是因為非法入境而被捕繫獄的，而且用的是，各種的化名。那些都不是可以應用的。當然囉，我還常常立刻就撕掉的呢。」

莫洛索夫緘默着。

「逃難是真是逃到末路了，鮑列斯，雷維克說。『到某個時候，總會逃到末路的。』」

「你知道萬一宣戰之後會怎麼樣嗎？」

「當然囉。一個法國的集中營。因為事先沒有準備，這集中營一定是很壞的。」

「哦。可是你也知道，萬一這兒的一切都粉碎了，而你還坐在集中營裏，那時會怎麼樣嗎？德國人也許會逮捕你吧。」

「我跟其餘許多人也許會。可是也許，他們會把我們放走的。誰知道呢？」

「那麼怎麼樣呢？」

雷維克從口袋裏掏出一枝紙烟。「今天我們不必討論了，鮑列斯。我總之不能夠離開法國的。到處都是一樣的危險，一樣的不可能。而且我也實在不願意再走。」

「你不願意再走了嗎？」

「不願意。我曾經考慮過的。可是不能夠跟你解釋。也不能夠解釋。總之，我是不願意再走了。」

莫洛索夫緘默着。他望望那邊的人羣。「瓊恩在那邊呢，」他說。

她跟一個男人在一起，坐在很遠的地方，一張面對着喬治五世路的桌子邊。「你認識

那個男人嗎？」他問雷維克道。

雷維克瞧了他們一眼。「不認識。」

「她好像變得很快呢。」

「她在追逐着生命哪，」雷維克淡然地答道。「正如我們多數人一樣。屏息凝神的，生怕錯失了什麼。」

「屏息凝神這一句話，也可以用其他的字眼兒來表達的。」

「是的。可是意思仍然是一樣。說是惶惑不安吧，老頭兒。這是最近二十五年來的流行病。誰也不再相信一個人能夠保有他的產業，平平安安地養老送終。每個人都嗅到一種火藥的味兒，都想抓住他能夠抓到的一切。你當然不是那樣的人啦。你是一個趣味單純的哲學家。」

莫洛索夫沒有回答。「她真是不懂得帽子的事兒，」雷維克說。「你瞧她戴的那種樣子！大體上講起來，她的趣味是並不怎麼高妙的。那是她的能力問題。文化削弱了她的能力。結果，往往會祇成了生命的原始的衝動。你自個兒就是一個挺好的例子。」

莫洛索夫苦笑着。「讓我就祇有我的低級趣味吧，你這個天空中的徬徨者！趣味單純的人啊，倒會歡喜很多的事情的。他不會空着雙手，木然地坐着。一個年已花甲的男人，還想拈花惹草，那真是一個傻子，好比跟人賭博，人家在紙牌上做了暗記，他却還想贏人家的錢。一家慫慫招待的娼寮，會叫你心恬意靜。我所常去的一家，有着十六個少婦。那邊啊，價錢倒並不高，我却儼然成了個總督。她們給我的愛撫，比了那些愛情的奴隸們的悲泣，總要真誠得多吧。愛情的奴隸，我說。」

「我懂得鮑列斯。」

「好的。那麼讓我們喝乾這些酒吧。冰冷的淡味的寶茂利。讓我們趁巴黎還沒有染上疫癘以前，先來吸點兒銀色的空氣吧。」

「就這麼辦。你有沒有注意到今年的槲樹，已經兩度開花了？」

莫洛索夫點點頭。他指着火星閃爍的天空，火星在黝黑的屋面上閃爍，很大而很紅。「是的，他們都說這傢伙。現在比過去幾年來更接近我們地面了。」他笑着。「我們不久就會知道什麼地方誕生一個長着一顆刀形黑痣的孩子。而且，一定還有什麼地方，會從天上落下血水來的。現在是，就祇有謎似的彗星還沒有出現，否則一切的兇兆，都齊備了。」

「那兒就是彗星哪。」雷維克指着一家報館屋頂上的霓虹燈光，彷彿在川流不息地互相追逐似的，又指着幽靜地站在那邊的人羣，他們都仰起了頭，在向它們凝視。

他們又坐了一會兒。一個奏手風琴的樂師，在階沿上站定，奏起 La Paloma（西班牙語：鴿子）來。販賣地毯的搨客，肩膀上披着許多絲織的凱興斯地毯。一個兜售阿月渾子的孩子，在挨桌推銷着。一切都還是往常的那種樣子——直到那個報童走來了。報紙便一

下子給許多的手搶了個光，幾秒鐘之後，那滿是翻開着的報紙的花壇，彷彿給埋葬在一大羣偉碩的，白色的，沒有血液的飛蛾底下，它們好像貪婪地蹲在遭難者的身上，撲着無聲的翅膀。

「瓊恩走了，」莫洛索夫說。

「哪兒啊？」

「在那邊，角落裏。」

瓊恩走過了街道，向着一輛開着車門停靠在上林苑的灰色汽車。她沒有看見雷維克。跟她一起走出去的那個男人，繞過了車身，坐在駕駛轉向盤的座位上。他沒有戴帽子，年紀很青。他很敏捷地從汽車羣中直駛了出去。這是一輛台拉海的低身汽車。

「漂亮的汽車，」雷維克說。

「漂亮的輪胎，」莫洛索夫嗤笑着答道。「雷維克你這個鐵鑄的人哪，」他又忿然地加上了一句。「孤立的中歐。漂亮的汽車——他媽的這個娼婦，那倒是我所懂得的。」

雷維克微笑了起來。「這有什麼相干啊？娼婦或者是聖哲——都是自個兒臆斷的。你跟你的十六個女人，都不會懂得這些個道理，你這個安分守己的娼寮的主人。愛情決不是

買賣，投了資不能就指望著酬報。理想祇需要幾個懸掛面紗的釘子。至於這些個釘子是金的，是錫的，或是生了鏽的，那都無所謂。祇要掛得住的，它就被掛住了。祇要月光和真珠母的面紗一旦落到了上面，那麼不論是荊棘，是玫瑰，一樣都會變成天方夜譚中的一個神仙故事。」

莫洛索夫喝了一大口酒。「你說得太多了。」他說。「而且都是錯誤的。」

「我知道。可是在漆黑一團中，即使一星鬼火也是光明哪，鮑列斯。」

從埃都瓦爾那邊，沖出一股寒流，侵襲在銀色的腳上。雷維克用手圍住冰冷的酒杯。於是寒意冷徹他的掌心。他的生命，也在他心坎底下冰冷了。這是由於夜晚的呼吸，於是對於命運也更覺得漠然起來。命運和前途，像這樣的情形，以前可曾有過嗎？在安底卑斯，他追憶着，當他知道瓊恩要拋撇他的時候，那種變成了恬靜的漠然。好像下的決心那樣，不會得逃跑的。不再會逃跑的。他們已經互相聯繫着了。他已經復了仇，有了愛。那就很足夠啦。那固然不能概括天下的一切，可是他已經是一個人所能企求的一切了。任何一樣，他都不希望重演一次。他已經謀殺了哈蓋，而不離開巴黎。現在他還不想離開呢。那還不過是一部分而已。一個投機獲利的人，一定不肯歇手的。那倒不是什麼消沉；那是超乎邏輯的下了決心的恬

靜。心志不定到了一個靜止的時候。什麼東西好像很有條理地安排着。一個人便靜靜地期待，鎮定心神，環顧周遭。那彷彿是一種保證，讓生命停留在一個點逗的前面。什麼也不覺得有意義了。一切的河流都靜止。一個湖沼在夜晚掀起了平鏡的時候，便會在早晨顯示出它奔流的去處。

「我一定要走了，」莫洛索夫說着，便看了看錶。

「好的。我還想耽着呢，鮑列斯。」

「想享受一下Götterdämmerung ①之前的最後的夜晚嗎？」

「對啦。這一切都不會重演的了。」

「難道真會那樣的糟嗎？」

「不。我們也不會再來的了。昨天已經過去，決非眼淚或者魔法所可追得回來的。可是今天，却是永恆的呢。」

「你說得太多了。」莫洛索夫站了起來。「要知足一點兒。你目擊了這個世紀的末葉。這不是一個好的世紀呢。」

「你也說得太多了，鮑列斯。」

莫洛索夫就那麼站着，喝乾了他的酒，便儘可能的小心翼翼地放下了酒杯，彷彿放下什麼炸藥似的，又抹了抹鬍髭。他穿着便服，站在雷維克面前，魁偉而沉重的。「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爲什麼不肯離開。」他然後慢慢地說。「我很知道你爲什麼不肯再到別的地方去，你這副宿命論的骨頭。」

雷維克很早就回到了旅館裏。他看見一個矮小而模糊的人形，在客廳裏坐着，一見他進門，便從沙發上直跳起來，雙手表演着一種極難看的姿態。他注意到一隻袴腳裏少了個腿子。露出在下面的，是一段骯髒的木塊。

「醫生，醫生！」

雷維克更仔細地端詳了一下。在客廳的慘澹燈光下，他看見一個少年的臉，掛着一絲兒苦笑。「季諾！」他愕然地說。「原來是季諾！」

「是的！正是啊！我在這兒，等了 you 一個晚上！今兒下午，我纔知道你的住址的。我以前問過那個老鬼好幾次，就是醫院裏的那個護士長。可是每一次啊，她總是告訴我，你不在

巴黎。」

「有過一個時候，我的確不在這兒咧。」

「直到今個兒下午，她纔告訴我，你又住在這裏了。所以我立刻就過來看你。」季諾微笑着。

「你腿子有什麼毛病嗎？」雷維克問。

「不是！」季諾拍着自個兒的木腿，彷彿拍着一隻忠心的狗背似的。「絕對不是。一切都很好。」

雷維克望望那條木腿。「我看得出你已經如願以償了。你怎麼跟那家保險公司交涉的啊？」

「還不壞。他們答應我裝上一條機器的假腿。我就跟那家店舖裏打了一個八五折，拿到了現款。一切都弄妥了。」

「那麼，你的牛奶店呢？」

「那便是我來看你的原由啊。我們開了一家牛奶店。很小，可是也開張了。母親負責推銷。我自個兒負責批貨和會計。我們的進貨倒很好。直接從鄉下批來的。」

季諾跪着腿子，走回到那張骯髒的沙發旁邊，檢起了一個紮得緊緊的褐色的紙包。

「這兒醫生！這是送給你的！我給你帶來了這一點兒東西，並不珍貴。可是都是我們店裏的土產——麵包，白脫，乾酪，雞蛋。假如你不想出去，這倒可以做一頓很好的晚餐，是不是啊？」

他熱切地望着雷維克的眼色。「無論什麼時候，這都是一頓很好的晚餐。」雷維克說。

季諾滿意地點着頭。「我希望你歡喜這乾酪。這是勃里區出產的乾酪，還有點兒是主教橋出產的乾酪。」

「這是最喜歡的乾酪了。」

「好極了！」季諾興奮地拍着他的木腿。「主教橋出產的乾酪，是我母親的主意。我以為你會更歡喜勃里區的乾酪的。這乾酪纔好呢。」

「兩樣都是挺好的。再也沒有別的東西，更配我的胃口了，你猜得真不錯。」雷維克接過了紙包。「謝謝你，季諾。病人還記得他們的醫生，倒是很難得的呢。大多數的病人，無非是到我們這兒來倒扳賬的。」

「那是些有錢的病人吧，呢？」季諾俏皮地點點頭。「決不是我們。我們真是感激你不盡呢，是不是啊？假如那條腿子祇是扭僵了，那我們就不會得到什麼恤金的。」

雷維克望着他。也許他以爲截斷他的腿子，乃是出乎要求的意旨嗎？他這樣想。「除了截掉，我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季諾。」他說。

「當然囉。」季諾擠着眼。「那是很明顯的。」他便帽拉到了額角上。「好的，我現在要去了。母親會等着我呢。我已經出來很久了。還要去跟一個人談談關於一種新出的精製乾酪的事情。再見，醫生。我希望你歡喜這些東西咧！」

「再見，季諾。謝謝你。祝福你。」

「我們會有好運道的！」

那個矮小的個子揮着手，蹣跚地蹣跚出了客廳。

雷維克在他房間裏解開了紙包。他找尋着那隻多年不用的酒精爐，後來給找到了。又在另一個什麼地方找出了一包固體的酒精，和一個小小的平底鍋子。他把兩方酒精放在爐子底下，點上了火。一個小小的藍色火燄，燃旺着。便將一塊白脫丟進了鍋子，打了兩個雞蛋，拌和了。然後切着鬆脆的新鮮麵包，把鍋子移到了桌上，墊着幾張報紙，開了一罐乾酪，拿了一瓶華夫萊酒，開始吃了起來。也沒有花多少時間。他決意明兒個再去買幾包固體的酒

精。萬一給關進集中營，這種平底鍋子，攜帶起來也方便。因為是可以摺縮的。

晚餐。
雷維克慢慢地吃着。他也試了下主教橋出產的乾酪。李諾說的對，這確是一頓很好的





「出埃及呢，」語言學和哲學博士薩登巴恩向雷維克和莫洛索夫說。「就祇少了個摩西。」

他站在國際旅館的門口，瑣小而萎黃的門外，施德恩和華格納兩家，還有單身漢史篤爾士，正在搬運着他們的東西。他們合雇了一輛大篷車。

這是八月的晴朗的下午，許多傢具堆置在街頭。一張罩着奧蒲生套子的鍍金的沙發，配上幾把鍍金的椅子，還有一條嶄新的奧蒲生地氈。這些都是施德恩家裏的東西。另外更有一張桃花心木的大桌子。茜爾瑪·施德恩，一個臉色憔悴眼睛柔潤的女人，站在一邊看守着，彷彿母鷄照顧着鷄雛。

● 「出埃及……摩西」舊約聖經第二卷有出埃及記，故云——譯者

「當心！那桌面不要給擦壞了！那桌面當心，當心！」

那桌面上打着蠟，抹得很光潔。這是一件神聖的東西，主婦們都不惜犧牲地愛護着的。茜爾瑪·施德恩，繞着桌子和兩個搬夫在旋轉，而那兩個搬夫，却毫不在意地把桌子搬了出來，放落在地上了。

太陽照在桌面上。茜爾瑪·施德恩便俯下身子，用一塊抹布在揩拭着。她很小心翼翼地擦抹着檯角。桌面反映出她那蒼白的臉，如同一面昏暗的鏡子——彷彿一個一千歲的女老祖宗，從那時間的鏡子裏，惑然地望着她。

搬夫又搬出一口桃花心木的碗櫥，也是打着蠟，抹得很光潔的。一個搬夫轉彎得太快了，碗櫥的一角碰撞在國際旅館的大門上。

茜爾瑪·施德恩沒有叫喊出來。她祇是木然地站在那兒，手裏擊起了抹布，嘴吧半張着，彷彿她已經變成了石頭，幾乎把抹布都塞在嘴裏了。

她丈夫約瑟夫·施德恩，個子很矮，戴着一副眼鏡，下嘴唇掛得很低，向她走近過來。「

哦，茜爾瑪——」

她沒有瞧見他。祇是惘然地望着。「這碗櫥——」

「哦，茜爾瑪。我們的簽署證要——」

「這是我母親的碗櫥。是我雙親傳下來的——」

「哦茜爾瑪，擦壞了。怎麼啦，果然給擦壞了。最要緊的，還有我們的簽署證，要——」

「那倒不要緊。可是這擦壞的傷痕，却修補不了啦。」

「太太，」搬夫聽不懂他們的話，却知道怎麼回事，便這樣說。「你們自個兒搬吧。又不是我把大門弄窄的。」

「Sales boches」（法語：卑鄙的德國人，）另外一個人說。

約瑟夫·施德恩活躍起來了。「我們又不是德國人，」他說。「我們是難民哪。」

「Sales refugees」（法語：卑鄙的難民，）那個人答道。

「瞧茜爾瑪，我們瞧，」施德恩說。「我們現在怎麼辦啊，就爲了你的桃花心木，可誤了多少的事，就爲了你捨不得拋下這些個東西，我們離開庫勃倫士，便遲了四個月。我們又多付了一萬八千馬克的難民稅，而現在，我們站在這兒街頭，船是不會等着我們的啊。」

他轉過頭來，苦痛地望着莫洛索夫。「我們怎麼辦啊？」他說。「Sales boches! Sales refugees!假如我現在告訴他，我們是猶太人，他一定又會說 sales juifs（法語：卑鄙的猶

「太人」那就什麼都完啦。」

「給他點兒錢，」莫洛索夫說。

「錢嗎？他會把錢摔在我的臉上呢。」

「不見得吧，」雷維克答道。「凡是這樣賭神罰咒的，總是需索賄賂的。」

「這可違背了我的性格了。受了人家的侮辱，還要送人家錢。」

「真正的侮辱，還沒有開始呢，侮辱到個人，纔是真正的侮辱，」莫洛索夫這樣解釋道。「這還不過是籠統的侮辱。你給他點兒錢，無異於也給他侮辱啊。」

施德恩的眼睛裏，閃出了微笑。「好的，」他跟莫洛索夫說。「好的。」

他從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遞給兩個搬夫。他們傲然地接了過去。施德恩也傲然地將皮夾放進了口袋。兩個搬夫彼此覷視了一下。於是他們把奧蒲生椅子搬進了大篷車。照例把碗櫥最後搬上去。當他們搬運的時候，轉了個身，又讓碗櫥的右邊，跟篷車碰撞了一下。茜爾瑪·施德恩震顫着，却不說一句話。而施德恩是，連看都沒有看見呢。他原來又在檢點着簽署證和其他的證件。

「沒有再比傢具堆置在街頭，更令人抑鬱的了，」莫洛索夫說。

現在是華格納家的東西搬放在那兒了。幾把椅子，一張牀，放在人行道的中間，彷彿無恥而淒涼得很。兩個手提皮包，都罩着布套。皮包上貼着許多旅館的招牌紙——凡拉奇奧，加登大旅社，阿特龍·柏林。一面鑲着鍍金框的旋轉的鏡臺，在街頭反耀着。還有廚房裏的器皿——這些個東西，不知道爲什麼也要帶到美國去。

「親戚，」黎奧妮·華格納說。「在芝加哥的幾個親戚，替我們安排了這一切。他們又匯了錢來，還爲我們設法了簽署證。那祇是一種旅行的簽署證。到了美國，我們必須去墨西哥。親戚，我們的幾個親戚。」

她很怕羞。祇要她覺得那些不走的人都望着她，便彷彿自個兒是個逃亡者似的。因此她急於想走開。便幫着把東西搬上了篷車。轉到另外一個角上，她似乎呼吸起來也自由得多。可是新的焦慮又來了。船會不會開呢？她會不會准許上岸呢？他們會不會把她趕回來呢？焦慮的事情，總是不斷地發生的。已經是好幾年了。

單身漢史篤爾士除了書籍以外，還有點兒其他的東西。一隻罩着布套的手提皮包，和他的藏書。初版本，古本，和新書。他是一個肢體生得不甚端正的人，長着紅頭髮，性格很沉靜。那些留着不走的人，此刻慢慢地，在門口，在旅館前面集合擁來了。他們大多是默默無

言。祇望着那些東西，和裝着傢具的篷車。

「那麼就 auf Wiedersehen（德語：再會）吧。」黎奧妮·華格納怯然地說。她們已經把東西搬好了。「或者 Goodbye（英語：再會）」她苦惱地笑着。「或者 Adieu（法語：再會）。現在這種時勢啊，連話都不知道怎麼說了。」

她跟幾個人握手。「親戚。」她說道。「都是那邊的幾個親戚。當然囉。我們自個兒是，怎麼也不能——」

她突然停住了話。恩斯特·薩登巴恩博士拍拍她的肩膀。「不要緊的。有些人是幸運的，有些人纔不幸呢。」

「我們大多數是不幸的。」難民惠生霍夫這樣說道。「不要緊的。敬祝一路順風。」約瑟夫·施德恩跟雷維克，莫洛索夫，和還有幾個人道別了。他笑得彷彿是一個犯了欺騙罪的人。「誰知道我們的前途怎麼樣呢？也許我們還希望我們能夠再回到國際旅館裏來。」

茜爾瑪·施德恩早已在篷車上坐定。單身漢史篤爾士沒有跟什麼人道別。他不是到美國。他祇有往葡萄牙的護照。他覺得這樣的旅行，平淡得無須乎道別的。祇在篷車轆轤地

滾動的時候，草草地揮了揮手。

那些留着不走的人，都像雨淋鷄一樣地呆立着。「來啊，」莫洛索夫跟雷維克說。「讓我們去吧！到「墓穴」裏去喝蘋果白蘭地酒！」

他們剛坐定，別的客人都進來了。他們像秋風裏的落葉那樣，疾捲了進來。兩個臉色蒼白的猶太人，掛着幾莖稀疏的鬍鬚；惠生霍夫，露絲·戈爾特堡，棋局的自動玩具萬根斯坦，宿命論者薩登巴恩，還有幾對客人，六七個孩子，結果終於沒有走掉的魯遜斐爾特，幾個少年，和幾個龍鍾的老頭兒。

晚餐的時間還沒有到，可是大家都好像不願意回進自己冷清清的房間。他們擠緊在一起。大家都緘默着，彷彿都聽天由命似的。大家都有那麼多的不幸，反而覺得無所謂了。「貴族階級都已經走了，」薩登巴恩說。「現在，祇有一批被處死刑或者無期徒刑的人，還在這兒見面。這是「特選的人」！●耶和華的寵兒！特別爲着「坡格隆。」●生命萬歲！」

「還有西班牙呢，」萬根斯坦答道。他面前又放着一副棋盤，和農報上刊的棋譜。

●「特選的人」指猶太人民——譯者

●「坡格隆」(Porrons) 俄語指對於猶太人之殘殺——譯者

「西班牙當然囉。法西斯蒂黨徒來到這兒的時候，會跟猶太人接吻的呢。」

一個嬌艷的亞爾薩斯地方的女侍送上了蘋果酒來。薩登巴恩戴上了夾鼻眼鏡。「我們這批人中間，大多數都做不到那樣吧。」他說道。「要喝得真正的酩酊大醉。消釋這麼一夜的悲愁。連那樣都做不到吧。亞哈隨魯的後裔。連他，那個年老的漂泊者，現在也覺得失望了——他沒有了身份證，也走不多遠的。」

「跟我們痛飲一杯吧，莫洛索夫說。『蘋果酒倒是很好的。感謝天，老闆娘至今還沒有知道呢。否則她一定又要漲價了。』」

薩登巴恩搖搖他的頭。「我不喝酒。」

雷維克望着一個鬚鬚滿面的客人，看他時不時照着鏡子，咕囔地自語着，然後又瞧了瞧護照，隔不上一會，他又這麼來一下。「他是誰啊？」他問薩登巴恩道。「我從來沒有看見他來過。」

薩登巴恩扁扁他的嘴唇。「那是新來的艾隆·戈爾特堡。」

● 亞哈隨魯

Ahasuerus

波斯國王據聖經以斯帖記中載稱有木底改者，曾救猶太人脫出哈曼所發之

難，亞哈隨魯遂擢之為高官——譯者

「怎麼回事啊？難道那個女人不久又結了婚嗎？」

「不。她把死去的戈爾特堡的護照，賣給那個人了。賣了兩千法郎。老戈爾特堡原是有灰色鬚鬚的，因此這個新人，也留上了鬚鬚。就爲了護照上的相片。你瞧他就老是拉着拉着他在沒有長上相彷彿的鬚鬚以前，還不敢使用那護照。這真是跟時間的賽跑哪。」

雷維克端詳着那個人，他正在拉着一撮毛茸茸的鬚鬚，對着護照上的相片。「他總可以說，他的鬚鬚都給燒掉了。」

「好主意。讓我跟他說去。」薩登巴恩拿下了夾鼻眼鏡，忽前忽後地揮動着。「可怕的事情。」他微笑着說。「兩星期之前，這不過是一樁買賣而已。現在啊，惠生霍夫可吃起醋來，而露絲·戈爾特堡也有點兒心旌搖曳了。這都是一張身份證的魔力。照那身份證說起來，他的確是她的丈夫呢。」

他站起身子，走向新來的艾隆·戈爾特堡。

「我就喜歡這「身份證的魔力。」」莫洛索夫轉過頭來跟雷維克說。「你今晚上預備怎麼樣啊？」

「凱蒂·海格斯特朗今晚上就要搭諾曼第號。我想送她到瑟堡。她有自備汽車的。我

把它開回來，送到車行裏。她已經把它賣給那家車行的老闆了。」

「她還能夠旅行嗎？」

「當然囉。她做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的。那條船上還有個很好的醫生。在紐約——」
他聳聳他的肩膀，喝乾了酒。

「墓穴」裏的空氣，悶熱而惡濁。房間裏又沒有窗。一對老夫婦，坐在那棵塵封了的人造的棕櫚下。他們完全沉溺於一種悲愁的氣氛中，這悲愁彷彿一道圍牆那樣地緊繞着他們。兩個兒手攪着手，一動不動地坐着，看光景彷彿他們一輩子都不會再站起來似的。

驀然間，雷維克覺得天下的一切悲愁，都給關閉在這間燈光慘澹的底層裏了。形容憔悴的壁燈，發着黃橙橙的萎靡的光芒，使一切東西都見得更不痛快了。那種沉寂，那種絮語，檢點着早已翻視過百來次的身份證，一遍兩遍計數着，緘默的期待，對於結局的無援的盼望，一時發作的小小的英勇的舉動，千百次被奚落的生命，現在給推到了角落裏，因為再也無法前進了，纔覺得更可怕了起來——他陡然地這樣的感覺到，他可以嗅到它的味兒，他嗅到恐怖，太沉寂的恐怖，他嗅到它，他也知道以前在什麼地方嗅到過，在集中營裏，他們把人羣從街頭，從牀上驅趕了進去，讓他們站在營房裏，等待着命運的宰割。

鄰桌上坐着兩個人。一個是頭髮正中分開的女人，還有一個是男人。一個八歲光景的孩子，站在他們的前面。他正在聽着他們說話，這時候便過來向那個女人問道：「我們爲什麼是猶太人呢？」

那女人沒有回答。

雷維克望着莫洛索夫。「我一定要走了，」他說。「到醫院裏去。」

「我也一定要走了。」

他們走上了樓梯。「太多畢竟是太多啦，」莫洛索夫說。「我從前是反猶太的，現在却這樣告訴了你。」

跟「墓穴」比較起來，醫院畢竟是一個快樂的地方。這兒固然也有苦痛，疾病，和悲愁；可是這兒至少還有一種論理和感覺。一個人可以知道爲什麼這樣，什麼是應做的，什麼是不應做的。這些都是事實：一個人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可以想點兒辦法。

范勃爾坐在診察室裏看報。雷維克站在他旁邊，從他肩膀上俯視着。「消息很好吧，是不是啊？」

范勃爾把報紙摔在地板上。「那批腐敗的傢伙！我們的政客，百分之五十應該處以絞刑的！」

「百分之九十呢，」雷維克說道。「杜倫醫院裏的那個女人，後來你又得到什麼消息嗎？」

「她很好了。」范勃爾怯然地拿了枝雪茄。「你比較單純得多，雷維克。可是我是一個法國人呢。」

「我是根本無所謂的。可是我祇希望德國也像法國一樣的腐敗。」

范勃爾抬起頭來。「我在胡謔。抱歉得很。」他忘記把雪茄點火。「戰事是不會發生的，雷維克。乾脆地說，不會！大家都在那兒狂吠威脅。到臨了啊，總會有什麼轉機的！」

他緘默了一會兒。先前那種自信，現在却消失了。「可是話雖如此，我們畢竟還有那條馬奇諾防線呢，」他隨後懇求似的說。

「當然囉，」雷維克並不信服地漫應着。這些個話，他總聽到過千百遍了。跟法國人談話，歸根結柢總是這樣一句話。

范勃爾摸了下他的前額。「杜倫把產業都轉移到美國去了。那是他一個秘書告訴我

的。」

「對的。」

范勃爾沒精打彩地瞧着雷維克。「也不止他一個呢。我的一位內弟，把他的法國債券，已經換了美國股票。加斯東·聶利把他的現款都換了美金，藏進了保險箱。聽說杜邦還把好幾袋黃金，埋藏在他的花園裏呢。」地站起身來。「我不能再講這些了。我不相信。這是不可能的。法國會被出賣，這是不可能的。當危機威脅到頭上的時候，大家就會團結一致啦。大家。」

「大家，」雷維克說道，連微笑也沒有。「便是那些實業家和政客們，現在還跟德國做着生意呢。」

范勃爾抑壓着自己。「雷維克——我們還是談談別的事吧。」

「好的。我們談談凱蒂·海格斯特朗到瑟堡去的事情。我今天午夜要回來的。」

范勃爾深沉地呼吸着。「怎麼——你自個兒打算怎麼樣啊？」

「沒有什麼打算。我們會給關進法國集中營去的。那比德國的，總要好些吧。」

「不可能。法國不會把難民囚閉起來的。」

「讓我們等着瞧吧。這是必然的事，誰也沒有話可說的。」

「雷維克——」

「是的。讓我們等着瞧吧。但願你的話是對的。你知道盧浮宮那邊的人，已經撤退完了嗎？他們把最名貴的畫，都搬到法國中部去了。」

「不知道。誰告訴你的？」

「今天下午我在那邊。查特爾大教堂的藍窗，已經砌了起來。我昨天到過那兒。真是一次傷感的旅行。我想再去看看他們的。可是他們都早已搬空了。飛機場離得太近。又開了些新窗。正如去年慕尼黑黑會議的時候一樣。」

「你瞧！」范勃爾立刻抓住了這一點。「那個時候畢竟沒有事情吧。好大的騷動，最後却來了一個拿着和平洋傘的張伯倫。」

「是的。和平的洋傘還是在倫敦，勝利的女神，也還是樹立在盧浮宮——就是少了個頭。它還會在那兒的。太重，就不容易搬動了。我要去啦。凱蒂·海格斯特朗正在等着我呢。」

諾曼第號橫在碼頭上，千百盞燈光，在夜空中閃耀。水面上吹來了夜風，寒冷而含着些

鹽味。凱蒂·海格斯特朗把皮大衣拉緊了。她很瘦削。臉上幾乎都是些包着皮的骨頭，大得怕人的眼睛，彷彿兩個黝黯的水潭。

「我甯願就在這兒的，」她說。「一下子怎麼又覺得不忍離開了。」

雷維克凝望着她。那兒橫着一條大船，跳板上照耀得雪亮，旅客們便在推擠着進去，有許多人趕的很慌忙，好像在這最後的頃刻，還怕遲到似的。那兒橫着一座晶瑩的宮殿，它的名字不復是諾曼第號了，它的名字是流亡，逃遁，拯救；在歐洲千萬個城市，千萬個房間，千萬個骯髒的旅館，千萬個地窖中的千萬個人看來，這是超登彼岸的縹緲的蜃樓，然而在他旁邊的這個被死神啃噬着生命力的人，居然用一種微弱而柔順的聲音在說，「我甯願就在這兒的。」

這些都無動於中。對於國際旅館裏的難民，對於全歐洲千千萬萬的國際旅館，對於所有遭難，受苦，逃亡，陷害的人，這是個希望的陸地；假如在他旁邊的那隻疲憊的手裏所揮舞着的船票，落到他們的手裏，他們將不知怎樣的歡喜得流淚，怎樣吻着跳板，而相信了天下的奇蹟，而這一個人，却在向死神旅行，還漠然地說着，「我甯願就在這兒的。」

一大羣美國人來了。從容不迫的，歡笑而喧嘩着。他們始終是這樣的。可是領事館要他

們撤退。他們討論了一下。真是可憐見的。再看看也覺得怪有味兒。他們以後會遭遇到什麼呢？還有那大使！他們原都是中立的。真是可憐見呢！

香水的味兒。珠寶。鑽石的閃光。幾小時以前，她們還坐在瑪克辛飯店裏，算起美金來真是便宜得可笑，還有一九二九年的考爾頓酒，一九二八年的保爾·洛裘酒——現在上了船，也會坐在酒排間裏，玩玩西洋雙陸，喝喝威士忌——

而在領事館前面，一長列絕望的僑民，一種死亡恐怖的氣氛，像雲霧一樣地蕩漾在他們的頭頂上，幾個勞動過度的工人，這是最後的一次嘗試了，那助理秘書一再的搖着他的手，「不，沒有簽署，不可能。」這是沉靜的無辜者所受的沉靜的判決；雷維克凝睇着這條不復是船的船，這是一隻普渡衆生的方舟，在洪水泛濫之前最後漂出的方舟，而這洪水，那個人已經逃生過一次，可是到現在，却又要把那個人吞去了。

「時候到啦，凱蒂。」

「是嗎？再見，雷維克。」

「再見，凱蒂。」

「我們不需要彼此說謊哪，是不是啊？」

「是的。」

「趕快跟着我——」

「當然囉，凱蒂，快的——」

「再見，雷維克。謝謝你的關顧。我要上船了。到了船上，我再跟你揮手。請你也就在這兒，等到啓旋，跟我揮手哪。」

「好的，凱蒂。」

她便緩步走上了跳板。身體微微地搖擺着。她比旁邊的任何人都瘦，輪廓特別的顯著，幾乎是一點兒肉都沒有的，完全是一種將死的黑色的風度。她的臉，凸露得活像一匹埃及銅貓的頭——祇是有輪廓，有氣息，有眼睛。

來了最後一批的乘客。一個猶太人，流着滿臉的大汗，手臂上甩着一件皮大衣，差不多癱瘓了的，帶着兩個侍役，一路的嚷着，一路的奔着。接着還有兩個美國人。於是跳板慢慢地給吊上去了。一種奇異的感覺。不可挽回的，給吊上去了。這是結局。一條湍隘的水流。那是邊陲。祇有兩公尺的距離——然而已經是歐洲和美國的邊陲了。也是援救和破壞的分野。

雷維克找着凱蒂·海格斯特朗。他立刻發現了她。原來她站在欄杆邊，揮着手。於是他也揮着手。

船好像並不動。彷彿祇是陸地在倒退着。也祇有一點兒不容易看見的。於是突然地那條發光的船，給解放了。它浮在黝黯的水面上，襯托着黝黯的夜空，再也不可卽了。凱蒂·海格斯特朗再也認不出來，誰都再也認不出來，於是那些留着不走的人，彼此默默地覷視着，有的露出了困惑，有的強作着歡顏，便都匆促地或者踟躕地各走各人的路。

他自己駕駛着汽車，穿越着黑夜，趕回到巴黎。諾曼第的籬落和果園，在他面前閃逝了。橢圓形的大月亮，掛在夜霧迷漫的長空中。那條船已經被遺忘。祇有風景還留存着。風景，乾燥和成熟蘋菓的氣息，不可避免的岑寂，和深沉的甯靜。

汽車幾乎全無聲息地急馳着。飛閃得彷彿地心沒有了吸力似的。房屋閃過了，教堂，村落，咖啡館和小酒店的金光，一條閃亮的河流，一個磨坊，然後又是那平原的整齊的輪廓，天空穹窿地覆蓋着大地，彷彿一個碩大的貝殼，裏邊的乳白色的螺鈿，輝耀着一顆月亮的珍珠。

這宛似一種結局，一種成就。雷維克以前也好幾次有過這樣的感覺的，可是現在，彷彿圓滿地成就了，強烈而不可避免的，刺透着他，再也不復有一點兒抗拒。

一切都彷彿在漂浮着，沒有一點兒重量。未來和過去，遇合在一起，兩者都沒有希冀與苦痛。什麼也不比其他的事情更重要更強烈的。天際獲得了平衡，在這一個微妙的俄頃，他的生存似乎也給安放在平衡的天秤上。命運不會比一個人的沉着的勇氣更強的。假如一個人也受不住，他可以自殺哪。這是應該知道的事，可是也該知道，祇要一個人還活着，他就決不會完全沒有辦法的。

雷維克知道這危險；他知道他往哪兒去，可是他也知道明天他又會抗拒的——然而，突然在今夜，在他從迷失了的亞拉賴特^①回到血腥味的未來的破壞的這個時候，一切都變成不可名狀了。危險固然是危險，却也並不是危險；命運是一種犧牲，同時也是爲他犧牲的神祇。而明天，却又是一個不可知的世界了。

① 亞拉賴特 (Ararat) 山名，一名「苦痛山」 Painful Mountain，其最高峯 Armenian plateau

海拔一萬七千英尺，位於黑海、裏海、地中海及波斯灣之中心。相傳世界大洪水時，挪亞 Noah 所乘之方舟，即停泊於此——譯者

一切都很好。那些過去的和那些未來的。這就夠了。即使是結局，也還是很好的。他已經愛過一個人，也已經失掉了她。他已經恨過一個人，也已經殺死了他。這兩件事情，都讓他解放了。一個人復活了他的感情；另一個人却殄滅了他的往事。沒有一件未了的塵緣。沒有欲望；沒有憎恨；也沒有哀愁。假如這是一個新的開始，那麼理應是如此的。一個人就無妨不懷什麼希冀地開始，憑他對於一切的準備，以及沒有批評反給加強了的經驗的力量。灰燼已經給掃清。麻痺的地方，靈活了起來。憤世嫉俗的癖性，又發生了力量。那也就很好啦。

過了凱恩，便看見了馬匹。暗夜中很長的行列，馬匹，馬匹，月光下的黑影。接着是人，四個一排，還有一捆捆的，一包包的，紙版的盒子。動員開始了。

幾乎一點兒聲音也沒有。沒有人歌唱。也沒有人說話。他們悄悄地穿行着暗夜。人馬的黑影，靠着馬路的右邊，左邊留着汽車在馳驟。

雷維克閃過他們一個個的面前。馬匹，他想，馬匹。又像一九一四年。沒有坦克。祇有馬匹。他在加油站附近停靠了，加了些汽油。這村莊上，還有幾個窗子裏透出了燈光，可是人聲却幾乎沒有了。有一枝部隊，穿過那個村莊在移動。人們盯着看，却並沒有揮手。

「我明天也要走了。」加油站上的那個人說。他有一張褐色的，輪廓很清晰的，愉快的臉。「我父親在上次大戰中陣亡。我祖父在一八七〇年戰死。我明天就出發。也總是一樣的事。一兩百年來，我們就做着這樣的事情。可是也無補於實際；我們又得出發啦。」

他的臉遮着那架破舊的加油機，這是放在左近一所小屋裏的，一個女人站在他旁邊。

「二十八法郎，三十生丁，先生。」

又是風景。月亮。里西歐。埃甫婁。部隊。馬匹。岑寂。雷維克站在一家小飯店前面。外邊放着一兩張桌子。女店主說，她那兒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吃了。在法國，客飯乃是一餐正式的客飯，一盤炒蛋，一點乳酪，不算一餐飯的。可是她終於答應了下來，給他一個冷盤，一杯咖啡，和一大玻璃杯普通的葡萄酒。

雷維克坐在那所石竹色屋子的前面，獨個兒吃着。夜霧籠罩着艸原。幾隻青蛙在關關地鳴叫。夜是靜極了。可是從那屋子的頂層上，傳出一種擴音器的聲響。那是一種聲音。普通的聲音，安慰，信任，絕望，而完全是多餘的。大家在傾聽，可是大家都不相信。

他說着。「巴黎就要實施燈火管制了。」女店主說。「他們剛纔在電台上報告的。」

「真的嗎？」

「真的爲了空襲。這是一種預防。他們在廣播中說，一切都不過爲了預防而已。不會有什麼戰爭。他們正在談判呢。你以爲怎麼樣啊？」

「我也不以爲有什麼戰爭的。」雷維克簡直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話。

「天保佑。可是那也有什麼用呢？德國會佔領波蘭的。於是他們就要進一步要求亞爾、羅斯、洛林了。然後又會要求其他的屬地。然後還有別的什麼要求。總是得寸進尺，直到我們束手就降，或者背城一戰。所以，倒還是乾脆打一下的好。」

那女店主慢慢地回進了屋子。一枝新來的部隊又從馬路上過去了。

巴黎的紅光，反耀着夜空。實施燈火管制了；巴黎也會管制燈火的。這是必然的事；可是聽起來却是很異樣的。說是巴黎要實施燈火管制了。巴黎彷彿全世界的燈火，都要給實施管制似的。

郊區賽納河。小街上的市聲。然後轉入了那條直達凱旋門的大路，這凱旋門矗立在埃都瓦爾的朦朧的光芒中，依然照耀着電炬，而背後燈火輝煌的，還有個上林苑。

雷維克循着那條大路在駛行着。穿越了城廂，他突然地看見黑暗早已在開始降落了。

彷彿雪亮的皮裘上的斑點，到處都出現了黝黯的區域。彩色繽紛的霓虹燈光，都給蹙縮在紅白藍綠的零星的電炬間的。頗長的黑影所侵蝕了。有幾條街道，早已死沉沉地躺着，彷彿給黑色的蟲豸鑽爬了進去，遮蔽了一切的光亮。喬治五世路上，一點兒燈光也沒有；蒙旦路上的燈光，纔給熄滅掉。那些向來以光流的瀑布奔往繁星去的屋子，現在却祇剩了光禿禿的黑暗的門面。維克多·愛麥虞限三世路的一半，已經管制了燈火，一半却還是光明着，彷彿一個呻吟牀褥的麻痺了的病人，一半死了一半活着的樣子。這病菌到處在蔓延，當雷維克回到康可迪廣場的時候，周圍隨即都黑暗了。

政府的衙門，也慘白而毫無血色地躺着，電燈綴成的花冠，已經熄滅了光亮，在雪白的夜潮中舞蹈着的半神半魚的海神，和海的女神，僵硬得如同一堆不成模樣的灰色，騎在它們的海豚上，噴泉失却了作用，流水消逝了光明，曾經璀璨過的方尖塔，彷彿矗立在暗空中的永恆的怕人的大手指，到處好似微生蟲那樣，出現了空襲警報的，細小而暗藍色的，幾乎瞧不見的電燈，散發着朦朧的微光，宛似肺結核菌遍佈在靜靜地腐蝕着的城市上。

雷維克把汽車還給了車行。却又雇了一輛出差汽車，回到國際旅館。在門口，房東太太

的兒子，站在梯子上。他正在旋上一個藍色的燈泡。旅館門口的電燈，原也祇能夠照出旅館的招牌的，而現在這樣微弱的藍光，更暗澹得不合用了。招牌的前一半的字母，果然沒有給照出來。看得清的，祇是「——rational」幾個字母，而且也要仔細地看的。

「感謝天，你回來了，」那房東太太說。「有人發瘋了。第七號房間。最好的辦法，是把她趕出這屋子。我不願意讓瘋子住在旅館裏。」

「也許她還沒有瘋。也許祇是一種神經錯亂。」

「也一樣啊！瘋子是應該送到療養院去的。我已經告訴了他們。當然他們都不肯。真是多麻煩的事情！假如她還不安靜下來，就必須趕出去。這可不能長此以往的啊。別的客人都要睡覺呢。」

「前幾天，李滋旅館裏也有人發瘋了，」雷維克說。「那是一個親玉。所有的美國客人，後來都願意搬到他的房裏去住。」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是從痴呆變成瘋子的。那可了不得呢。不是因悲愁而發瘋的哪。」

雷維克望着她。「你真瞭解人生呢，太太。」

「我不能不瞭解啊。我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我把難民收容到旅館裏來所有的難民是的，我在他們身上賺了點錢。很少的。可是成天號哭的一個瘋婆子，那也受不了哪。要是她還不安靜下來，我就必須把她趕出去呢。」

這個女人，便是兒子問她爲什麼他是一個猶太人的。她蹣縮在牀角裏，雙手緊掩着眼睛。房間裏電燈通明。所有的電燈都開了，而且桌子上還多放了兩副燭台。

「蟑螂！」那個女人咕噥着。「蟑螂！肥胖發亮的蟑螂！那邊，在角落裏，它們坐在那邊，幾千個，無數個，快開燈，開燈，否則它們要過來了，燈，燈，它們在來了，它們在來了——」

她呼號着，擠到了角落裏，兩支手臂撫摸着胸脯，雙腿翹得很高，眼睛遲鈍地睜大着。她的丈夫想捏住她的手。「可是沒有什麼啊，媽媽，角落裏沒有什麼東西啊——」

「燈，燈！它們在來了！蟑螂——」

「我們是開着燈哪，媽媽。可是，燈是開着的哪，你祇要看，連桌子上還有燭台呢。」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枝電筒，照着電燈通明的房間裏的雪亮的角落。「角落裏沒有什麼東西哪，瞧這兒，瞧我的電筒照射在那兒，那兒也沒有什麼啊，沒有——」

「蟑螂！蟑螂！它們在來了；一切都跟蟑螂一樣地黑，從每個角落裏爬出來，燈，燈，它們在

牆壁上爬着了，它們從天花板上掉下來了！

那女人大聲地喘着氣，她把手臂擎過她的頭。

「這種情形，起了多少時候啦？」雷維克問那個男人道。

「從天黑的時候起的。我不在家。我又被傳去訊問了；據說要我到海地領事館去，我是帶着孩子一起去的；又沒有用，當我們回來的時候，她就坐在那兒牀角裏呼號了——」

雷維克把尖針準備好。「她早已睡熟過嗎？」

那個男人無援地望着他。「我不知道。她是常常沉默着的。我們又沒有錢進療養院。我們也沒有——我們的身份證也不夠。祇要她能夠平靜下來。可是媽媽，大家在這兒啊，我在這兒，齊格斐在這兒，醫生在這兒，這兒却沒有什麼蟑螂哪——」

「蟑螂，」那女人打斷了他的話。「四面八方來的！它們在嗅着！它們怎麼在嗅着啊！」

雷維克給她注射了一針。「她以前有過這樣的情形嗎？」

「不。從來沒有過。我真不懂。我不知道爲什麼祇是——」

雷維克擊起了他的手。「不要提醒她這個了。在幾分鐘之內，她會覺得疲倦而熟睡的。可能是，她做着什麼夢——纔給驚醒了。明天她也許會醒來，把一切都忘記啦。不要再提醒

她這個裝作沒有發生過什麼事的樣子。」

「蟑螂，」那女人又昏昏沉沉地囁嚅着。「肥胖的，厚實的——」

「你們需要所有這些個燈光嗎？」

「因為她嚷着要燈，我們纔把所有的電燈都開了。」

「把上面的電燈熄滅了。其餘的電燈還開着，直到她熟睡。她會睡熟的。這一覺的時間

可長得很。待我明天上午十一點鐘，再來看看她。」

「謝謝你，」那個人說。「你以為不會——」

「不。這種情形，現在是常常發生的。以後幾天裏邊，還得好好地小心一下。不要太表露

出你的焦慮——」

說得多容易，當他走上自己房裏的時候，便這樣想。他開亮了電燈。好幾本書散放在牀

上。賽尼加，叔本華，柏拉圖，里爾克，老子，李白，柏斯卡爾，黑拉克列德斯，一部聖經，還

有別的書——最艱深的，以及最輕鬆的，好多是便於旅途攜帶的平裝本。他選了幾種頗想隨身攜帶的書。然後又看了看其他的東西。也沒有多少需要毀滅的了。他總是生活得很簡單，隨時都可以跑路的。他的破舊的毛毯，他的晨衣——它們全像朋友一樣地可以幫他的

忙。還有他從前帶進德國集中營裏去過的，放在空盒子裏的毒藥——知道自己備着這麼個法寶，知道自己隨時可以拿來用，便更容易熬受殘暴的酷刑——他把小盒子塞進了衣袋。還是帶着它的好。它會再給人以保證的。誰也不知道今後會怎麼樣。也許再給祕密警察抓去了。半瓶蘋果白蘭地仍然安放在桌上。他喝了一點兒。法國，他想。五年不安定的生活。坐了三個月的牢，爲了非法居住，放逐了四次，又回來了。五年的生活，也是好的。

① 賽尼加：(Seneca, Lucius Annaeus) 註見第十六章——譯者

② 叔本華：(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 德國哲學家——譯者

③ 柏斯卡爾：(Pascal, Blaise 1623—1662) 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譯者

④ 黑拉克列德斯：(Heraclitus B. 500 B. C.) 希臘哲學家——譯者

電話鈴響了起來。他昏昏沉沉地拿起了聽筒。「雷維克——」有人在說話。

「是的——」那是瓊恩。

「來，」她說。她聲音很迂緩，很柔軟。「立刻就來，雷維克——」

「不——」

「你一定——」

「不。讓我安靜一下吧。我並不孤寂。我不來。」

「幫助我——」

「我不能幫助你——」

「發生了事情——」她的聲音打斷了。「你一定——立刻——」

「瓊恩，」雷維克不耐煩地說道。「現在已經沒有要這套把戲的餘裕了。你從前這麼做過，我可上過了你的當。現在我早已明白了。讓我一個人在這兒。你還是跟別人去耍吧。」

他不等那邊回答，便把電話掛上了，又想好好地睡覺。可是他睡不着。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他沒有去拿聽筒。儘讓鈴聲響着，響着，響徹了灰色的沉寂的黑夜。他拿了一個枕頭，放在電話機上。含糊的聲音，繼續地在響，半晌纔停止了。

雷維克等着。還是很沉寂。他坐了起來，拿了一枝紙烟。味道可並不好。便把它熄掉了。喝剩的那瓶蘋果白蘭地安放在桌上。他便喝了一口，又推開了。咖啡，他想。滾熱的咖啡。白脫和新鮮小麵包。他知道一家通宵營業的小酒店。

他看了看錶。已經睡了兩個鐘點了，可是他不再覺得疲倦啦。現在也不想再睡第二覺，弄得睡眼惺忪地醒來。便走進浴室，旋開了淋浴的龍頭。

一種響聲。難道又是電話嗎？他關掉水管。一種敲門的響聲。有人在敲他的房門了。雷維克穿好了浴衣。敲門聲愈來愈響。那不會是瓊恩的。要是她啊，她早會進來了。房門又沒有鎖。他等了一會兒，纔走了出去。假如是警察呢——

他開了門。外面站着一個不相識的人，可是他一望就記起了是誰。他穿着一套夜會便

服。

「雷維克醫生嗎？」

雷維克沒有回答。他望着那個人。「你要找誰啊？」他問。

「你是雷維克醫生嗎？」

「你最好告訴我，你有什麼貴幹。」

「假如你就是雷維克醫生，那就請你立刻到瓊恩·曼陀那兒去一次。」

「真的嗎？」

「她發生了點意外——」

「什麼意外？」雷維克惶惑地微笑着。

「一枝手鎗，」那個人說。「發射了——」

「她給射中了嗎？」雷維克仍然微笑着問。也許是假裝自殺吧，他想，企圖恐嚇這個可憐的傢伙。

「我的天，她快要死下來了，」那個人囁囁着。「你一定要去的！她快要死下來了！我打了她的！」

「什麼？」

「是的——我——」

雷維克早已摔下了浴衣，摸索着衣服。「你樓下屜有出差汽車嗎？」

「我有自備汽車——」

「他媽的——」雷維克又披上了浴衣，拿過他的藥包，找着皮鞋，襯衫，和衣服。「我可以把這些東西都放在汽車裏的——來——快。」

汽車在朦朧的黑夜中急馳着。這城市，已經完全給管制了燈火。也看不見什麼街道——祇有漂浮着的白茫茫的一片，淒涼地閃露着幾盞空襲警報的藍燈光——彷彿汽車在海底裏行駛。

雷維克穿上了皮鞋和衣服。他把那件披着下車的浴衣，摔在座位的角落裏。他也沒有穿短襪，沒有結領帶。祇是不安地凝視着夜色。也不想問那個開車的人。他正在全神貫注地駕駛着，開的很急，集中注意着車行的方向。也沒有說話的時間。祇是操縱着轉向盤，爲避免肇事，跟別的汽車讓路，而且在這種不習慣的黑夜中，留心着不要走迷了路。十五分鐘了，他

想，至少要十五分鐘呢。

「開的再快些！」他說。

「我不能——沒有車燈——很黑的——預防空襲——」

「他媽的，那就開了車燈哪！」

那個人開亮了大燈。幾個警察在岔路口喝住了。一輛大燈炫耀的雷諾車，幾乎把他們碰撞了。「前進，不要停快！」

汽車在那所屋子前面煞停了，劇烈地震動了一下。電梯停在底層。門也開着。哪一層樓上，有人在拚命地按鈴。也許那個人衝出來的時候，沒有把門關上的。也好，雷維克想，幾分鐘的時間，倒可以省了。

電梯往上升。在五樓停住了。有人從窗口看見，便開出門來。「你把電梯在樓下停得這麼久，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便是拚命按鈴的那個人。雷維克把他推了回去，關上了門。「立刻！我們必須先上去。」

給推在外邊的那個人，咒罵起來。電梯繼續在爬着。五樓上的那個人，又在拚命地按鈴。

電梯停了。雷維克把門拉開，等樓下的那個人還來不及胡亂謾罵的時候，就讓電梯降落了下去。

瓊恩躺在她的牀上。她穿着衣服。是一套晚裝。領子很高。銀色的，還有好幾灘血跡。給她撲倒過的地板上，也沾染着血跡。後來給這個傻子抬她上牀的。

「安靜點兒！」他說。「安靜點兒！一切都很好。情形還不挺壞。」

他把晚裝的肩披剪開了，小心翼翼地拉了下去。她胸脯上沒有傷。創口在喉嚨上。喉頭總沒有受傷吧；否則她不會打電話了。靜脈也沒有破裂。

「你覺得疼嗎？」他問。

「是的。」

「很厲害嗎？」

「是的——」

「那就會好的……」

注射針已經準備好了。他望着瓊恩的眼睛。「沒有什麼。祇是疼。那也就會好的。」

他拿起注射針，注射了一下。「好了。」他轉過頭來望着那個人。「打個電話給Pussy。」

2741 招呼一輛救護車，兩個担架伙。趕快！

「什麼事啊？」瓊恩勉強地說着。

「Passy 2741」雷維克說。「立刻快去打電話！」

「什麼事啊，雷維克？」

「沒有什麼危險。可是我們這兒不能檢查。你必須進醫院去。」

她望着他。她的臉給弄污了，脂粉從睫毛裏散了出來，一邊的口紅，也給擦掉了。半邊臉頗像一個馬戲班的丑角，還有半邊臉，眼睛底下塗着一塊黑污斑，活像一個精疲力竭的娼婦。上面的頭髮倒還是光光的。

「我不要施行手術啊，」她囁嚅着。

「再看吧。也許不必動手術的。」

「是不是——」她又停住了。

「不，」雷維克說。「不嚴重。祇是那兒纔有一切的器械。」

「器械——」

「爲了檢查。現在我要——不會礙事的——」

注射發生了效果。雷維克替她仔細地檢查了一下，發現她的眼睛已經不復是呆瞪瞪的了。

那個人回來說道：「救護車已經開出啦。」

「再打電話給 Autell 1357，那是一家醫院。我想把她送到那邊去。」

那個人聽話地走了。「你要幫助我——」瓊恩咕噥着。

「當然囉。」

「我不要受痛苦。」

「你不會的。」

「我不能——我不能忍受啊——」她變成昏沉沉的了。聲音也使低沉了下去。「我不能——」

雷維克望着那顆子彈穿入的傷口。大血管都沒有破。却找不到子彈出去的地方。他不說什麼話。祇紮了一根壓定繃帶。也不說他所擔憂的事。「誰把你抬上牀的？」他問。「你不是——」

「他——」

「你不是——你能走嗎？」

怔了一下，她的眼睛又從朦朧的池湖裏瞪了出來啦。「什麼是不是——我——不

——我不能移動我的腳。我的腿——這是什麼啊，雷維克？」

「沒有什麼。我想你是不能走的。你就會復原的啊。」

那個人回來了。「那醫院——」

雷維克立刻出去接電話。「誰啊？尤琴妮嗎？一間病房——是的——打個電話給范勃

爾。」他望着臥房，輕輕地說：「把一切都準備好。我們要來動手。我已經招呼好一輛救護車

了。一個急症——是的——是的——好的——是的——十分鐘之內——」

他掛上聽筒。又木然地站了一會兒。那桌子，一瓶薄荷酒，討厭的東西，酒杯，有香味的紙烟，討厭，這一切都像一張拙劣的影片，地毯上一枝手鎗，這兒還有血跡，一切都像是假的，我怎麼會有這種感覺的呢？他想。這是千真萬確的——而現在，他可知道那個來找他的人是誰。肩膀裨得很厚的衣服，噴香雪亮的頭髮，在汽車裏聞到他討厭的香水味兒，還有手指上的幾個戒指——正是那個戲子，關於他的暴行，他曾經聽得發笑的。瞄得很準，他想。可是又

像沒有瞄準，他想。像這樣的鎗擊，不會是瞄準的，祇有在沒有鎗殺的意旨，而根本不想擊中

的時候，總會鎗傷得這樣的。

他走回到臥室。那個人踢伏在牀邊。當然是跪着的，不會是別的，儘在說話，嗚咽，說話，連珠似的說着。「起來吧，」雷維克說。

那個人聽話地站起來了。茫然地拂着膝蓋上的灰塵。雷維克望着他的臉。眼淚也流眼淚的呢！「我不是故意的，先生！我敢賭咒，我不想打中她，我不是故意的，完全是意外，盲目的，悲慘的意外！」

雷維克的胃部在牽縮着。盲目的意外！一會兒他又唸他的無韻詩，嚕嘛下去了！「我知道的。現在你就下樓去等那救護車吧。」

那個人還想說什麼話。「去！」雷維克說。「把他媽的電梯停放在樓底下。天知道我們怎麼把担架抬下樓去呢。」

「你要幫助我的，雷維克，」瓊恩昏昏沉沉的說。

「好的，」他覺得毫無希望地說着。

「你在這兒。祇要有你在一起，我總就安心了。」

弄污了的臉在微笑着。丑角苦笑了起來，娼婦却很費力地微笑。

「貝貝，我沒有——」那個人在門口說。

「快出去！」雷維克說。「他媽的，去你要！」

瓊恩沉靜了一會兒。然後又睜開了眼睛。「他是一個傻子，」她說得出奇的清楚。「當然他不是故意的——那可憐的羔羊——祇是想表演一下。」她眼睛裏露出一種奇異的，幾乎是頑皮的表情。「我也沒有相信呢——我逗他——到——」

「你不應該講話了。」

「逗——」她的眼睛擠成了一條狹縫。「現在我却弄成這樣了，——雷維克——我的生命——他並不想打中——打中——而——」

眼睛完全閉緊了。微笑也消失了去。雷維克傾聽着門口那邊的聲響。

「我們的担架，抬不進電梯哪。太窄了。最好，把一半擎起來。」

「你們可以在樓梯頭轉彎嗎？」

同來的醫生出來了。「也許可以。我們把担架抬得高一點。最好還是把她縛起來。」

他們在縛着她。瓊恩半睡着。時不時她呻吟了一下。同來的醫生，走出了公寓房間。「你、

有鑰匙嗎？」雷維克問那個演員道。

「我——沒有，爲什麼？」

「把房間鎖起來。」

「沒有。可是總在什麼地方的。」

「找找看，把房門鎖好了。」同來的醫生，已經在下一層樓梯頭忙着了。「把手鎗拿着。你可以摔在外面的。」

「我——我要——我要去警察局自首。她傷勢嚴重嗎？」

「是的。」

那個人在流汗。汗水立刻滲出了毛孔，彷彿皮膚底下簡直沒有什麼東西似的。他又回進了房間。

雷維克跟着同來的醫生，幫抬那担架。裝在走廊裏的電燈，亮了三分鐘就會熄滅的。在每一層樓梯頭，另有一個開燈的電鈕。那同來的醫生，走下每一層樓梯，在一半的地方，總是比較的省力。每一個轉彎，那是太困難了。他們必須把担架擎到他們的頭頂上，抬過樓梯的欄杆，然後能夠轉彎。他們頗長的黑影，在牆壁上晃動着。我以前在那兒看見過這種情形的

啊？我以前總在一個什麼地方看見過的，雷維克倉惶失措地想着。於是他突然記憶起來了。最先是賴辛斯基。

當同來的醫生指揮着方向，而担架把牆上的泥灰攆落下來的時候，好幾家房門都開了出來。一張張愕然的臉，出現在半開着的門口，寬博的襯褲，蓬亂的頭髮，惶悚的臉龐，睡衣，紫色的，野葛綠色的，還有熱帶的花朵——

燈又熄滅了。同來的醫生在黑暗中嘔喘着，停住了脚步。「燈！」

雷維克摸索着電鈕。他摸着一個女人的胸脯，嗅到一股惡濁的氣息，什麼東西觸着他的腿。電燈又亮了。一個黃頭髮的女人瞧着他。她的肥胖的臉給照在燈光下，手裏擦着一件廣東縐紗的外衣，這外衣上打着許多妖冶的褶帶。看去彷彿一匹躺在繩鋪上的肥胖哈叭狗。「死了嗎？」她閃着眼睛問。

「沒有。」雷維克前進着。什麼東西叫了一聲，跳了一下。原來是一匹逃回去的貓。「飛飛！」那女人蹲了下來，擺開她沉重的膝蓋。「我的天，飛飛，他們踩到你沒有啊？」

雷維克走下了樓梯。担架在他下面搖擺着。他看見瓊恩的頭，也跟担架一塊兒在搖擺。却看不見她的眼。

最後一層的樓梯頭。燈光又熄滅了。雷維克便奔到一層樓上去開燈。正在這時候，電梯嗡嗡地響着，燈光雪亮地降落下來，穿過沉靜的黑暗，彷彿從天上降落似的。那演員站在開着的鳥籠裏。他全無聲息地滑下，經過担架，好像一個自天而降的妖魔。他看見電梯停在樓上，便趁了它下來打算追上他們的。這固然很機警，可是發生了鬼出現似的嚇人的可笑後果。

雷維克抬起頭來。震顛倒沒有了。他的一雙戴着橡皮手套的手，也不覺得流汗。他已經換過兩副皮手套了。除了竭力克制，也沒有別的辦法哪。

范勃爾站在他對面。「假如你願意，可以打電話找馬濤來。十五分鐘，他就可以趕到的。你可以幫助他，由他來動手。」

「不，太遲了。無論如何來不及。你瞧，比這個更少了。」

雷維克透了一口氣。他現在倒平靜了。便又開始在工作。那皮膚。白皙的。跟任何人一樣的皮膚。他跟自個兒說。瓊恩的皮膚。也跟任何人一樣的血。瓊恩的血。也跟任何人一樣的血。棉塞。裂開的肌肉。棉塞。當心。繼續工作。銀色錦緞的碎片。絲線。繼續工作。傷口的罅隙。破片。繼

雷維克覺得頭腦裏空空的。慢慢地他挺立起來。「這兒，你瞧這個——第七根脊椎

范勃爾俯視那創口。「光景很壞呢。」

「不是壞。簡直沒有希望了。什麼辦法也沒有啦。」

雷維克望望自個兒的手。在橡皮手套下抖動着。這是一雙強勁的手，精明的手，開過千百次的刀，縫合過斷裂的肢體，往往是成功的，難得有失敗的時候，而且有時候還把絕症都醫好了，百分之一的機會——然而現在，當一切仰仗着這一雙手的時候，却變得無能爲力了。

他簡直沒有辦法。誰也沒有辦法。開刀也不可能。於是他站在那兒，凝視着血紅的創口。他可以把馬濤請來的。可是馬濤也一樣沒有辦法哪。

「還有什麼辦法嗎？」范勃爾問。

「一點兒也沒有。祇有縮短她的生命。減弱她的力量。你瞧那顆打在裏邊的子彈。我簡直沒有辦法可以籍出它。」

「脈搏在浮了，急了——一百三十次——」尤琴妮在隔板後面這樣說。

創口現出了一重灰色的陰影。彷彿給一陣黑暗的氣息噓過似的。雷維克手裏準備了

一管嗎啡針。『可拉明，快！不要上麻醉了！』

他又給她注射了一針。『現在怎麼樣啊？』

『還是那模樣。』

血液仍然現出鉛似的顏色。『把腎素針和養氣筒準備好！』

血液更晦暗了。彷彿外面的行雲，把黑影投擲在上面。彷彿有什麼人站在窗前，把帘幔

拉緊了。『血，』雷維克絕望地說。『輸血。可是我不知道她的血型。』

養氣筒開始抽壓了。『沒有什麼嗎？怎麼樣啊？沒有什麼嗎？』

『脈搏降低了一百二十次。很弱。』

生命又回來啦。『現在呢好了一點嗎？』

『還是一樣。』

他等着。『現在呢好了一點嗎？』

『好一點了。更正常一點了。』

陰影消逝了。創口的邊緣也褪去了灰色。血又變成了血液。仍然是血液。養氣筒還是在抽壓着。

「眼皮在掀動了，」尤琴妮說。

「那不要緊。她會醒來的。」雷維克包紮着繃帶。

「脈搏怎麼樣？」

「更正常了。」

「真是千鈞一髮哪，」范勃爾說。

雷維克覺得自己眼皮上有點兒壓力。那是汗珠。粗大的汗珠。他挺起了身子。養氣筒在嗚嗚地抽壓着。「繼續抽壓。」

他繞過桌子，站了一會兒。不想什麼。他祇是望着水盆，望着瓊恩的臉。臉在震顫着。還沒有死。

「這是過度刺激後的震盪，」他跟范勃爾說。「這兒是她血液的樣品。我們得送出去。什麼地方我們可以弄到血液呢？」

「在美國醫院。」

「好的。我們就去試一下。也沒有用。祇是拖延一點兒時間。」他望着那水盆。「你要報告警察局嗎？」

「是的。」范勃爾說。「我應該報告的。那麼，就會有兩個警官來盤問你了。你願意嗎？」

「不。」

「好的。今天下午我們再來考慮一下。」

「夠了，尤琴妮。」雷維克說。

瓊恩的鬢骨那邊，又有了點兒顏色。灰白中間帶着點桃紅。她的脈搏也跳得正常了，微弱而清晰。「我們可以送她回去。讓我就在這兒。」

她動了。一隻手動了。她的右手動了。左手還不能動。

「雷維克。」她說。

「哦——」

「你替我施行了手術嗎？」

「沒有，瓊恩。不需要。我們祇洗清了創口。」

「你就耽在這兒嗎？」

「是的。」

她閉上眼睛，又睡熟了。雷維克走到房門口，「給我點兒咖啡，」他跟日班的護士說。

「咖啡和圓麵包嗎？」

「不，祇要咖啡。」

他回過去，打開了窗子。晨光清澈而璀璨地爬在屋面上。麻雀在鳥窠裏嬉戲。雷維克在窗邊坐下了，抽着烟。他把烟氣吐到了窗外。

護士端着咖啡進來了。他把咖啡放在旁邊，喝着，抽着烟，瀏覽着窗外。當他從光明的晨光中回過頭來的時候，房裏彷彿變得黝黯了。他站起身子，望着瓊恩。她仍然在熟睡着。她的臉已經抹乾淨了，也就見得更蒼白。嘴唇簡直就看不見。

他把盛放着咖啡壺和咖啡杯的扁盤，端到了外面。放在走廊裏的桌子上。這兒有一種地板的油漆和膿水味。原來是一個護士提着一隻骯髒繃帶的水桶，打他面前經過。什麼地方，有一具真空吸除器在營營地響着。

瓊恩變得煩躁起來。一下子她又會醒了。醒來時就會覺得痛的。這疼痛還會增劇。她也

許可以多活幾點鐘或者幾天的時間。可是那疼痛會強烈得什麼注射都不會奏效的。

雷維克去拿一枝針管和幾瓶針藥。當他回來的時候，瓊恩睜開了眼睛。於是他望着她。

「頭疼，」她絮語着。

他等着。她想移動她的頭。可是眼皮又重得很。她費力地轉動着眼珠。『覺得像鉛呢

——』
她清醒了。『我受不住啊——』

「一下子就會好的——」

他給她注射了一針。『剛纔還沒有這樣疼——』她移動着頭。『雷維克：』她囁囁着，

「我不要受苦。我——答應我不受苦——我的祖母——我看見她——我不要——根本

救不了她——答應——」

「我答應，瓊恩。你不會怎麼疼的。幾乎是沒有。」

她咬緊着牙齒。『就會有用嗎？』

「哦——就會的。幾分鐘之內——」

「怎麼弄的啊——我的手臂——」

「沒有什麼。你不能動。就會好過來的。」

「還有我的腿——我的右腿——」

她想伸起來。却又不能動。

「也一樣啊，瓊恩。不要動。也會好過來的。」

她移動她的頭。

「我剛想開始——改變生活的方式——」她咕噥着。

雷維克沒有回答。他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也許這是確實的。誰不想那樣呢？

她煩躁地擺動着她的頭。聲音也變得單調而費力了。「那是好的——你來了。什麼

事情會發生——要是沒有了你？」

「是的——」

同樣的事情，他失望地想。還不是同樣的事情。任何江湖郎中都會應付的。任何江湖郎中當我最需要一切我知道的知識和學習的經驗時，却都變得毫無用處了。任何庸醫都會應付這同樣的事情的。沒有什麼特殊啊。

中午，她纔有了意識了。他沒有告訴她什麼，可是她自個兒知道了。「我不願意變成一個跛子，雷維克——我的腿怎麼弄的啊？——一條腿都不能動——再也不能了——」

「沒有什麼。當你起牀的時候，你會照常地走動的。」

「當我起牀——的時候。你爲什麼撒謊啊？你不——應該撒謊的——」

「我沒有跟你撒謊，瓊恩。」

「你是——你必須——你不應該——讓我躺在這兒——當我沒有什麼毛病——

祇是疼痛。你答應我。」

「我答應。」

「太厲害的時候——你要給我——一點兒東西。我祖母——躺在牀上五天——尖

叫着。我不要那樣，雷維克。」

「你不會的。你不會怎麼痛苦的。」

「太惡化的時候——你一定要給我——一點兒足夠強烈的東西——足夠永遠的。

你一定要那麼做——即使我不要你那麼做——或者不知道那麼做——我現在說的話要實現的啊。後來——你答應我。」

「我答應。那也不需要。」

驚怖的神色消失了。立刻她又甯靜地躺在那兒。「那是很好的——你那麼做，雷維克，她絮語着。「沒有了你——我是無論如何不會活的了。」

「胡說。當然你還是會活的。」

「不會。從那個時候起——當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不知道哪兒是——你給我的——這一年。這是時間的禮物。」她慢慢地轉過頭來，朝對着他。「爲什麼我不能跟你——就在一塊兒呢？」

「那是我的過失，瓊恩。」

「不。那是——我不知道——」

窗外是金黃色的陽光。窗幔給拉着，可是陽光却從兩側透漏了進來。瓊恩還在藥性發作的半睡眠狀態中。意識是早已沒有了。這幾點鐘的時間，彷彿餓狼一樣地吞噬着她。她的身體躺睡在毛毯底下，顯得很平。抵抗力已經消褪了。她浮沉於睡眠與蘇醒的中間。有時候她完全迷惘了，有時候却又分明很清晰。疼痛劇烈了。她開始在呻吟。雷維克又給她注射了一針。「我的頭，」她囁嚅着。「更厲害了。」

隔了一會兒，她又開始說起話來。「那光——太強烈的光——要燒了——」
雷維克走到窗口。他找到了百葉窗，便把它拉下來。然後又把窗幔遮緊了。現在這房間裏幾乎是漆黑的一片。他走回來，坐在她的牀沿上。

瓊恩掀動着嘴唇。「這麼些時候——不會有用的了，雷維克——」

「幾分鐘之內——」

她靜靜地躺着。雙手動也不動地攤放在毛毯上。「我一定要——告訴你——那麼多的——」

「以後吧，瓊恩。」

「不。現在——時間沒有了。那麼多的——要解釋——」

「我想，大多是我知道的，瓊恩——」

「你知道嗎？」

「我想是的——」

波浪。雷維克看見一陣瘦癯的波浪，沖過了她。兩條腿，現在都麻痺了。手臂也如此。祇有胸脯在起伏着。

「你知道——我常常——祇有——跟你——」

「是的，瓊恩——」

「那一個是——不過煩躁——」

「是的，我知道——」

她又靜靜地躺了一會兒。費力地呼吸着。「奇怪——」然後又清晰地說。「奇怪——」

「一個人會死——當一個人愛——」

雷維克彎下身子去看她。祇有黑暗和她的臉。「我還不夠好——配你，」她咕噥着。

「你是我的生命——」

「我能夠——我要——我的手臂却不能再——擁抱你——」

他看見她怎樣掙扎着要舉起她的手臂。「你就在我的懷抱裏，」他說。「我也在你的懷抱裏。」

她停止喘息了一會兒。眼睛完全凹陷了進去。她用力地睜着。瞳孔見得很大。雷維克不知道她有沒有看見他。「Ti amo, (義大利語：我愛你，)」她說。

她說着孩提時的語言。原來她已經疲憊得不能說其他的語言了。雷維克捏住她那雙

沒有生氣的手。他覺得肝腸寸裂着。「你使我活着，瓊恩。」他向着那張眼睛呆瞪瞪的臉說着話。「你使我活着。我本來祇是一塊頑石。是你使我活着的——」

「Mi ami, tu? (義大利語：你愛我嗎?)」

這是一個孩子要睡覺時的一句話。這是疲憊到極點她表示。

「瓊恩，雷維克說：『戀愛不是一句話。光說是不夠的。那是一個小小的組織，一條河裏的一滴水，一棵樹上的一片葉。還不止是這些呢——』」

「Sono stata-sempre contq…… (義大利語：我會——常常告訴你……)」

雷維克捏着她的手，這雙手却已經不覺得他在捏着了。「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他說着，却沒有注意到自己忽然說起德語來。「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不論我愛你，恨你，或者彷彿無所謂的時候——那也不會改變什麼的，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一直在我的心中——」

直到現在為止，他們總是說着別國的語言。而現在，大家在無意中却第一次說着本國的語言，似乎消失了各人語言的隔閡，反而都比從前更瞭解了。

「Paciarmi. (義大利語：吻我。)」

他吻着她那灼熱而乾燥的嘴唇。「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瓊恩——一直——」

「Son' stata perduta senza di te——（義大利語：我是什麼都完了，沒有了

你——）」

「沒有了你，我更什麼都完了。你是一切的光明，甜蜜和苦澀——你震撼了我，你給了我你自個兒和我自個兒——」

雷維克陪伴着她。她的四肢死了，一切的器官都死了，祇有她的眼睛，她的嘴，她的呼吸還活着，而他知道，現在她呼吸的輔助肌肉也在逐漸的麻痺，她已經不能再說話了，她早已在哮喘着，牙齒打着抖，臉在抽搐，她還想掙扎着說話，可是喉嚨痠癢了，嘴唇哆嗦着，夏夏地響着，發出一種低沉的可怕的夏夏聲，最後咆出了一聲叫喊。「雷維克，」她訥訥地說着。「救救！——救救！——現在！」

他早已準備着注射針。便急忙拿了起來，往她皮膚下直插進去。搶着在她第二陣痙攣襲來之前。她不能這樣慢慢地噎氣，苦痛地，一次又一次，拖延着時間，漸漸地減少着氣息。她不能這樣不省人事地受苦。祇有苦痛橫在她面前。也許還要拖延幾小時呢。

她的眼皮，煽動了一陣。然後靜止下來。她的嘴唇鬆弛了。呼吸也停止了。

他將帘幔拉開，把百葉窗捲起。然後回到牀前。瓊恩的臉，變得呆木而異樣了。

他關好了門，走進辦公室去。尤琴妮坐在桌邊，攤着一張表格。「十二號裏的病人死

了。」
雷維克說。

尤琴妮點點頭，却並沒有抬起來。

「范勃爾醫生在他房裏嗎？」

「我想在裏邊。」

雷維克走下了走廊。有幾扇房門敞開着。他逕向范勃爾的房間那邊走着。

「十二號死了，范勃爾。你現在可以報告警察局了。」

范勃爾並沒有抬起頭來。「警察局現在正有別的任务呢。」

「什麼？」

范勃爾指着一張晨報的號外。德軍進佔波蘭。「我從政府方面得到消息。今天就要宣

戰了。」

雷維克放下了報紙。「果然是了，范勃爾。」

「是的。這是個結局。可憐的法國。」

雷維克坐了一會兒。除了空虛，也沒有別的什麼了。「也不止是法國呢，范勃爾，」他然後說。

范勃爾凝視着他。「在我，就祇有法國。那也夠了。」

雷維克沒有回答。「你預備怎麼樣？」隔了半响他纔這樣問。

「我不知道。我要應徵入伍。這兒的事情——他做了個姿勢——『有人會接替的。』」

「你會耽在這兒的。在戰時，醫院是需要的哪。他們會讓你留在這兒的。」

「我不願意耽在這兒。」

雷維克環顧四周。「今天是我在這兒的最後一天了。我想一切都已經安排得很好。那個子宮病人已經在復原；胆囊病人的情形也很好；就是那個癌症病人是沒有希望了，再開刀也沒有用。就是如此而已。」

「爲什麼？」范勃爾沒精打彩地問。「爲什麼今天是你最後的一天呢？」

「祇要一宣戰，他們就會把我們包圍起來的。」雷維克注意到范勃爾想說什麼話。

「不必爭辯了。他們一下子就會那麼做的。」

范勃爾坐到了他的椅子上。「我真是不能知道了。也許是的。也許他們連仗也不打。就把國家投降的。一個人真是不能知道了。」

雷維克站起身來。「假如我還在這兒，今晚上我就要回去。八點鐘。」

「哦。」

雷維克出來了。他看見那個演員還在客廳裏。他已經完全忘記了他。那個人便直跳了起來。「她怎麼樣啦？」

「她死了。」

那個人凝望着他。「死了？」他的手，萬分悲傷地壓在他自己的心上，蹣跚地顛躓了一下。

他媽的這個喜劇角色，雷維克想。大概是，他演慣了這一類的戲劇，所以真有那麼一件實事發生的時候，便當真做起主角來了。然而，也許他倒是很真誠的，而他演戲的姿態，却把他真誠的悲傷，顯得很可笑起來了。

「我能看看她嗎？」

「爲什麼？」

「我一定要再看她一面的！」那個人用雙手撫着他自己的胸脯。手裏還拿着一頂淺棕色銀邊的渾堡帽。●「你懂得嗎！我一定要——」

他眼睛裏裏滿了淚水。「你聽我講，」雷維克不耐煩地說道。「你還是溜走的好。那個女人已經死了，也沒有辦法的了。你自個兒去解決這件事情吧。滾你的蛋！誰也不來管你。判處一年的徒刑，或者就那麼戲劇性地把你赦免了。無論如何，你總可以在幾年裏邊，利用這件事情來在女人面前逞威風，來征服她們的。滾你的，你這個傻子！」

他把他一把推到了門口。那個人還踟躕了一下。在門口，他便轉過頭來。「你這個沒有感情的野獸！Sale Boche! (混蛋德國人)！」

街上擁擠着人羣。他們一簇簇佇立在報館的電動新聞佈告板前面。雷維克一個人駕駛着汽車，開到了盧森堡公園。他想在被捕之前，享受幾小時的孤獨的甯靜。

園子裏沒有什麼人。照耀着深秋下午的和煦的陽光。樹木顯示出落葉的朕兆，不是那

● 渾堡帽 (Homburg) 男子所戴之一種傘邊凹頂之圓帽，最初用於渾堡，故名——譯者

種枯萎的樹葉，而是那種成熟的樹葉。陽光是金黃的，藍色乃是夏季的最後的綢旗。

雷維克在那兒坐了很久。他看着陽光的游移，影子也逐漸地拉長了。他知道這是他自由自在的最後幾小時。國際旅館的房東太太，一到宣戰，便不會再庇護什麼人的。他又想起了羅蘭苔。羅蘭苔也不會。誰也不會。假如他現在還想出走，那就會被人家懷疑他是一個間諜的。

他在那兒，坐到晚上。他並不悲愁。許多的臉，在他面前閃過。臉和往事。然後是那張最後的不動的臉。

七點鐘他纔離開。他離開了這最後的殘餘的甯靜，這黑暗下來的公園，而他是知道的。在街上走過了幾步，便看見幾張報紙的號外。宣戰了。

他在一家沒有收音機的小酒店裏吃着。然後他回到了醫院。范勃爾見到他。「你可以再施行一次子宮切開的手術嗎？剛送來了一個病人。」

「當然囉。」

他走去換手術衣。路上他碰到了尤琴妮。一看見他，她突然的一怔。「你想不到再會見到我了把？」他這樣問。

「不」她答道，便匆匆地過去了。

嬰兒在啼哭着。正在給洗滌。雷維克望着那張漲得通紅的臉，和那些小手指。我們總會微笑着降臨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他想。便把嬰兒遞給了助理護士。這是一個男孩。「誰知道他現在一出世就遭遇的，是哪一種戰爭，」他說道。

他洗着手。范勃爾也在他旁邊洗着手。「萬一你給逮捕了，雷維克，你會不會立刻讓我知道你在什麼地方嗎？」

「爲什麼你要自找麻煩呢？像現在這種時勢啊，還是不要知道我們這種人的好。」

「爲什麼？因爲你是一個德國人嗎？你是一個難民哪。」

雷維克淒慘地微笑着。「你也知道難民總像石頭中間的石頭嗎？在他們祖國看起來，都是些叛逆。而在國外，他們却還是祖國的人民。」

「在我倒並沒有這樣的差別。可是我希望你趕快離開。你肯給我作一個參考嗎？」

「假如你需要我。」雷維克知道他不曾那麼做的。

「這是一個討厭的念頭。你到那兒預備怎麼辦？」

「醫生總是到處可以工作的。」雷維克抹乾了他的手。「你肯幫我一次忙嗎？你肯照料一下瓊恩的喪葬嗎？我已經來不及自個兒辦了。」

「當然囉。還有什麼別的事情，需要我照料嗎？像財產之類的東西？」

「那個可以讓警察局去處理的。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親戚。反正也無所謂。」他穿上了外衣。「再見，范勃爾。跟你同事，非常欣幸。」

「再見，雷維克。我們還要解決子宮切開的手術費呢。」

「我們就彼此劃了賬吧。無論如何還要你多花幾個錢呢。讓我把不夠的款子補給你。」

「不會的。不會的，雷維克。你想把她葬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隨便哪個公墓都好。我把姓名和住址留在這兒。」雷維克便在一張醫院的賬單上寫了下來。

范勃爾把紙條兒壓在一塊水晶的鎖紙下，這鎖紙裏照出了一隻銀色的羊。

「好的，雷維克。我想我在這幾天裏邊也要走了。沒有你在這兒，我們是沒有幾種手術可以施行的了。」他跟他一起走了出去。

「再見尤琴妮。」雷維克說。

「再見，雷維克先生。」她瞧着他。「你要回到你的旅館裏去嗎？」

「是的，爲什麼？」

「哦，沒有什麼。我祇是想——」

天黑了。一輛卡車停靠在旅館的門前。「雷維克，」莫洛索夫從旅館附近一家屋子裏走出來，這樣說道。

「鮑列斯嗎？」雷維克停住了脚步。

「警察都出動了。」

「我早知道會如此的。」

「這兒我有一張伊凡·格魯奇的身份證。你知道的，那個死了的俄國人。有效時期還有十八個月呢。你跟我一起上希海拉柴特去。我們可以換貼相片。那你就住在別一家旅館裏，作爲一個俄國的難民了。」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太危險了，鮑列斯。在戰時，一個人不應該用偽造的證件。倒還是

乾脆沒有的好。」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要回到旅館裏去。」

「你有沒有鄭重地考慮到啊，雷維克？莫洛索夫問。」

「是的，考慮過了。」

「他媽的！誰知道他們會把你怎麼樣。」

「無論如何，他們不會把我放逐到德國去的。那就好了。而且他們也不會把我放逐到瑞士去。」雷維克微笑着。「警察們居然要留住我們，七年來這還是第一次，鮑列斯。這是用一次戰爭換來的呢。」

「外邊謠傳，他們要在龍鄉建立一個集中營。」莫洛索夫捋着他的鬍鬚。「那你即使逃出了德國的集中營——還是會給關進現在的法國集中營裏去的。」

「也許他們就會把我們釋放出來的。」

莫洛索夫沒有回答。「鮑列斯，雷維克說：『不要爲我耽心。在戰時，醫生是很需要的

「他們萬一來抓你，你預備用什麼名姓啊？」

「用我自個兒的。那個名字，我在這兒祇用過一次——五年前了。」雷維克緘默了一會兒。鮑列斯，他然後又說。「瓊恩已經死了。給一個人鎗殺的。她還在范勃爾的醫院裏。她必須給安葬。范勃爾已經答應我照料的，可是我就不知道他會不會在爲她安葬之前，就被徵召去入伍。你可以去照料一下嗎？不必問我什麼，請你答應，請你照辦。」

「好的，莫洛索夫說。」

「好的。再見，鮑列斯。我的東西，祇要你覺得有用，你就拿去好了。你可以搬到我的房裏去住。本來，你也常常用我的浴室的。我現在要走了。再會。」

「唉！」莫洛索夫說。」

「好的。待戰事結束以後，我到福奎飯店來找你。」

「哪一邊的上林苑的，還是喬治五世路的？」

「喬治五世路。我們都是傻子。英勇的稚氣的傻子。再會吧，鮑列斯。」

「唉！」莫洛索夫說。「我們簡直還不敢行分別禮呢。到這兒來，傻子。」

他吻着雷維克的右頰和左頰。雷維克觸到他的鬚鬚，嗅到他的板烟味兒。不太愉快的

事哪。於是他走到了旅館。

難民們都站在「墓穴」裏。好像是第一批的基督徒，他想。第一批的歐洲人。一個便衣的人，坐在人造棕櫚樹下的桌子邊，記着每一個人的詳細情形。兩個警察把守在門口，其實是誰也沒有逃跑的意向。

「護照呢？」那個便衣的問雷維克道。

「沒有。」

「別的身份證呢？」

「沒有。」

「在這兒是非法的嗎？」

「是的。」

「爲什麼？」

「我從德國逃亡出來。沒有辦法可以得到什麼證件。」

「你的名字呢？」



「佛蘭森堡。」

「姓呢？」

「路特維支。」

「猶太人嗎？」

「不是。」

「職業呢？」

「醫生。」

那個人寫着：「醫生嗎？」他說着，便遞了一張字條兒給他。「你知道一個自稱雷維克的醫生嗎？」

「不知道。」

「猜想他住在這兒。我們接到一件關於他的控告案。」

雷維克望着他。尤琴妮，他想。她問過他是不是回到旅館裏去，而且看見他還很自由，表示頗為驚奇似的。

「我早告訴你，這兒沒有一個那樣名字的人。」房東太太站在通往廚房去的門邊，這

樣說道。

「不要多嘴，」那個人暴躁地說着。「你沒有把這些旅客報告進來，你總之要處罰。」
「我倒引以為榮。假如慈悲人道也要受處罰的話，你就去處罰吧！」

那個人彷彿要回答，可是做了一個相應不理的姿態，他突然又停住了。房東太太挑釁似地瞧着他。她有保障，她可不怕。

「把你的東西收拾起來，」那個人跟雷維克說。「帶一件棉毛衫，帶一點吃的東西，足夠一天的糧食。假如你，再帶一條毛毯。」

一個警察押他到樓上。房門大多敞開着。雷維克拿了他的手提皮包和毛毯。

「沒有別的東西了嗎？」那警察問。

「沒有別的東西了。」

「你把別的東西都留在這兒嗎？」

「我把別的東西都留在這兒。」

「這個也留着嗎？」警察指着一個小小的木刻聖母像，這木刻像是在跟瓊恩初次邂逅以後，她送到國際旅館裏來的。

「那個也留着。」

他們一起下了樓。那個亞爾薩斯人的女侍，克拉蕾茜，遞給雷維克一個紙包。雷維克注意到別人也拿着同樣的東西。「一點兒吃的東西。」房東太太說。「這樣你可以不至於挨餓了。我知道，你們去的那個地方，一點兒準備也沒有的。」

她凝視着那個便衣人。「不要多講話。」他忿然地說。「我並沒有宣戰哪。」

「這些人也並沒有宣戰哪。」

「讓我一個人在這兒。」他望着那些警察。「好了沒有？把他們帶走。」

一簇黑魘魘的人羣，開始移動了。雷維克看見一個男人，跟那個嚷着看見螻蛄的女人。男人用一隻空着的胳膊扶着她。另一隻胳膊底下原是挾着一隻手提皮包的，現在使用那隻手再提了一隻皮包。一個侍役也搬了一隻。那個人懇求似地望着雷維克。雷維克點點頭。

「我帶着醫療器械和藥品。」他說。「你不必耽心的。」

他們爬上了卡車。馬達發動了。汽車直駛了出去。房東太太佇立在大門下，揮着手。「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啊？」有人問一個警察道。

「我不知道。」

雷維克站在魯遜斐爾特和那個冒充的艾隆·戈爾特堡的旁邊。魯遜斐爾特的腋下，挾着一圈東西。裏邊是賽尙和高根的名畫。他的臉在搖動着。「那張西班牙的簽署證，」他說。「滿期在我——」他嚥住了以後的話。「死神之鳥」倒已經走了，」他接着又說。「瑪古斯·梅埃，昨天去美國的。」

卡車在顛簸着。他們大家緊緊地擠靠在一起。誰也不說一句話。他們給顛到了一個角落上。雷維克便瞧見那個定命論者薩登巴恩。他擠縮在角落裏。「我們又在這兒見面了，」他說。

雷維克搜索着口袋裏的紙烟。一枝也沒有。可是他分明記得裝滿在提包裹的。「哦，」他說。「人能夠忍受很多的事情的。」

卡車沿着華格萊路，轉入了埃都瓦爾廣場。到處都沒有燈光。方場上祇是一片漆黑。黝黯得連凱旋門都看不見了。

譯後記

着手繙譯 E·M·雷馬克的『凱旋門』是在民國三十四年的冬季。那時我從“Collier's”周刊上讀到這部連載的長篇，便定下了把它彙譯出來的計劃。剛巧有一家日報需要我寫點文章，我就把『凱旋門』的譯稿陸續送去連載。不料祇給刊登了兩個多月，忽然被腰斬了。於是我意興闌珊，也就沒有勇氣繼續繙譯下去。三十五年初夏，一個親戚從美國寄來了一本『凱旋門』的單行本，經我仔細閱讀一遍之後，纔發現“Collier's”上所連載的，還祇是原書的最簡單的節本，並非全豹。而原書中頗多精彩的章節，周刊上都沒有給刊登出來。於是我又索性把全書繙譯出來，介紹給我國的讀者。

我所根據的是，D. Appleton-Century 出版，Walter Sorell and Denver Lindley 的英譯本。雷馬克的德文原本，我也托過在美國的親戚，設法購置，可是始終沒有給買到。因此，

我這裏的譯本，完全根據英譯，並沒有參照原本的機會。便是我自己先前在日報上連載過的譯文，也幾乎沒有什麼用處；因為單行本跟周刊上發表過的文字，別說章節根本不同，便是內容也頗有出入，這個譯本，可說是完全另起爐竈的。

關於作者，我想熟悉他的讀者一定很多，似無需乎再作什麼詳細的介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作的「西線無戰事」，全世界公認爲一部劃時代的傑作。當時在我們中國，先後也出過兩三種譯本，曾經風靡一時。這以後，他又寫過「The Road Back」，「Three Comrades」，「Flotsam」，可是除了「退路」以外，其餘兩種似乎都還沒有什麼譯本。作者在納粹秉政以後，就逃出德國，僑居美國，這個長篇，就在美國寫作，在美國給繙譯，在美國出版的。

這個長篇，無論在故事的安排，在文字的技巧上，歐美批評界都認爲超過了作者過去的任何一部作品。因此，本書出版之後，其銷路之佳，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而美國的電影界，也紛紛以爭得本書的電影攝製權爲榮；預料這部影片，必然也會使世界影壇，熱烈地轟動一番的。

作者在這個長篇中間，充分展露了磅礴的才氣。單講文字方面，他寫得很風趣，很雋永，

很俏皮；而且洋溢着玄妙的哲理。我在繙譯的時候，雖然儘可能地設法保存原作的風格，可是也許由於天分不夠，總難免仍有許多失却原著優美筆致的地方。再說作者在各種知識方面，也顯得很淵博，很精深。講醫學，大至施行手術，小至醫療器械，他都有內行的經驗。講美術，他對於各國的古今作家和作品，也彷彿歷歷如數家珍。講國際政治，講社會問題，他都有精細的分析，獨到的見解。我自問沒有那麼精深淵博的知識，因此在繙譯的時候，儘可能地花費一番斟酌的功夫，而且儘可能地附加必要的註譯，藉供讀者們萬一必要時的參攷。可是我相信，不妥的地方一定還是有很多的。

在若干處所，我爲了斟酌行文，曾經請教過一位英國友人 Mr. H. McAlvery 和錢鍾書傅東華兩先生，得到他們很寶貴的幫助。在出版方面，我應該特別感謝李先生，假如沒有他對於原著的卓越的鑒賞，以及對於譯者的友善的鼓勵，我還不敢相信在物價騰貴的今日，能使這樣一個拙劣的譯本，得到出版的機會。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版權所有

不計翻印

譯文叢書

凱旋門

雷馬克著

朱雯譯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三十元



購於南京

10129925



中華民國玖壹年玖月拾捌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32581

